道德經參補註釋

老子道德經序

五味辛甘不同期于適口麻絲涼煥不同期于適體學術見聞不同要于適志今夫天下所以不治堵貪殘奢傲吏不能皆良民不能皆讓以及於亂誠使不貪矣不殘矣慈儉而讓矣天下豈有不貪不殘慈儉而讓乃有不治者乎今夫儒者高仁義老氏不言仁義而未嘗不用仁義儒者蹈禮法老氏不言禮法而未嘗不用禮法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民自化焉故其言曰我

有三寶、持而行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爲天下先、非禮乎、故用世之學、莫深於老氏、今儒者不務自治、而虛名之幻、內貪殘而外仁義、處奢傲而治禮文、此乃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而老氏之所下也、河上公序 見陳明卿選諸子奇賞

道德經序

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紿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倫化、爲天地而立根、布炁於十方、

抱道德之至淳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淵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爲神明之宗三光恃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闡敘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爲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匠成萬物不言我爲玄之德也故衆聖所共尊道尊德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惟老氏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老子

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於無數之劫其窈窕冥冥眇邈久遠矣世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關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爲我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諸天歡樂則攜契玄人靜思期眞則衆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炁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爲之文洿之不辱飾之不榮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自然也應

道而見傳告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道何爲哉弘之由人所以尊妙可不極精乎粗述一篇唯有道者寶之太極左仙公葛玄誤

老子題辭見中都
四子

郭子章曰自玄風既遠民生殷軫欲克氣激攘臂而仍之急于名尸務于智競於是老氏之教生焉其文五千其旨玄玄執之於聖人之道不無有過然通萬方之際不隨一隅之迹遍九野運十門挾日月捭山川孔乎滔乎而足以擊乎周乎樸乎莫得其終綦乎

希言若歎、而無不包裹之矣、經曰、言有宗、信爲卮言之宗、而法之者、終莫能及之、是後若莊若管若淮南、皆足以雄長百世、然以眎之老、乃纔居曼之十分一耳、張君攀龍守中都、亾何朱君元曦、以觀察至、子章以有事　祖陵至、相與上下今昔論之、則曰老氏故中都人、今亳之天靜宮、其遺跡也、而莊而管而淮南、求其居里、亦皆中都屬焉、足稱中都四子、盍彙而刻之、余讀列代藝文志書目、注道德經、自河上公嚴君平而下、以至李含光、無慮百家、曰指趣、曰新記、曰講

疏曰正義其名不一而足然莫善河上公以公秦人去老氏不遠與

道家類總題百家類纂

漢藝文志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隋經籍志云道者蓋爲萬物之奧聖人之至賾也易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陰陽者天地之謂也、天地變化、萬物蠢生、則有經營之迹、至於道者精微淳粹而莫知其體、處陰與陰爲一、在陽與陽不二、仁者資道以成仁、道非仁之謂也、智者資道以爲智、道非智之謂也、百姓資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聖人體道成性、淸虛自守、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學聰明而人自化、不暇修營而功自成、其玄德深遠、言象不測、先王懼人之惑、置於方外、六經之義、是所罕

言、周官九兩、其三曰師、蓋近之矣、然自黃帝以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爲之、不惟其本、苟以異俗爲高、狂狷爲尚、迂誕譎怪而失其眞、

宋蘇軾氏曰、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虛無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昇變化之

衛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眞、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切論之、黃帝老子、道之本也、方士之言、末也、

馬端臨氏曰、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先儒之論備矣、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敎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爲而已、而畧及煉養之

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淨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爲之說罕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欲冒以老氏爲之宗主而行其教蓋嘗即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如清淨無爲之言曹相國李文

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半者也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嘗刪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於名教也至於經典科教之說盡鄙淺之言庸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爲世患蠹未爲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藥大李少君子

吉之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斃其戮、張角孫恩呂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五千言曷嘗有是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

老莊解序 閻閎望

莊老莊者、無慮數十家、言人人殊、支離破碎、讀者病之、石簣陶先生、去舊解十七、出獨解十二三、而老莊二經、灑然復其故、如撥雲翳而覩青天也、或問曰、解則善矣、然往往以禪語解之者、何也、予曰、老莊與禪

語奚必不同若從其異者求之老莊固非同調也請
遂妄言之夫五千言具在初不及修煉引年之法不
過曰沒身不殆而已亦絕無離世遺俗之心功成名
遂乃身退耳夷考其術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
已愈多欲奪故與欲廢固興欲歙固張確然有一定
之畫舉天下惟吾所操縱而無不如意然又未嘗秘
其術以籠世也直明揭其道以示天下曰虛曰無曰
退曰損曰柔曰下曰不敢先曰不自大曰昏愚頑鄙
曰嬰兒赤子如是而已矣然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天下雖欲稍出其範圍而不可得三代而下精於用世者莫老子若也若莊生者善揣人情籌世故亦與老子同然以之進爲而撫世則慮有陰陽人道之患不免有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之意以之退居而閒遊則快然如得其所欲蓋老子之學猶有轍可循有柄可執莊子則益汪洋浩渺而無所歸宿梵書未入先有蒙莊亦天機之不容不洩者也所不及佛氏者佛氏嚴密而莊生則稍疎誕矣吾故曰精於用世者惟老子獨也老子蓋霸者

之祖乎漢室君臣用黃老致治而宣帝謂本以霸王道雜之者此之謂也後儒緣飾儒術汲汲或有效有不效得老子之意而用之則人我並受其福矣若史遷謂申韓原於道德猶言盜亦有道云耳不應以是而誣道德也莊子之學遂不免爲梟石煙霞之主盟詩壇酒社之濫觴千載而下無一知已雖然大而無用莊子已自道之矣予之蠡測老莊稍稍不同者如此或曰然則又何云與禪語同也余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老子不云乎道之在天下

猶川谷之於江海、而莊子亦云、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石簣精於禪、所見無非禪者、即謂老莊禪也、可也、是編也、侍御劉公秘之帳中久矣、欲梓之以公同好、而屬予序之、因誤次前語、聊以請教云耳、乙卯仲秋日鹿城後學張魯唯誤

老莊解序 陶周望

老氏闡窅渺之微、莊生恢蕩譎之辯、後世尚之者、尊之爲經、排之者、至詆之爲術、余謂經之名、不可妄加也、以經名老莊、老莊所不願也、經者常也、老氏正慮

人由周孔之經循其固然守其當然而忘其自然故日禮者忠信之薄而僞之首日玄之又玄使知揖讓征誅禮樂刑政皆生於有而出於無豈肯道常道言常言者乎莊生意歸自然而故幻其詞不帖帖與老合荒唐悠謬使人尋之無端究之不可紀極而莫可誰何莫可誰何則廢然返矣蓋寓之無不然不必盡然之域以明自然而然故日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正反經之言也亦名爲經不大宪乎若夫徵明敢殺之說弱喪反真有無尻首之論誠有類乎衛然老

莊皆以明道趣也非教人以術也人不善用之則蔽矣非老莊罪也自老莊之書行三千餘年解者亾慮百十家雖互有短長要其意自成一家言耳與老莊綦遠也至我明會稽陶周望先生始以素心道味抑而窮之成老莊解二編其領高其會澹故其旨深平其心虛其我芟其繁疏其固故其辭簡無論開卷了然如晤二叟於語言文字之外即百十家之殊旨亦頓露其精微而掩其醜拙余是以不敢私爲枕中之秘鈔而傳之抑因是而有感焉老氏不當周文之極

敝必無五千言莊生不目覩儒墨縱橫刑名堅白如
徼戰之不相下內外三十一篇可以不作當時尹喜
當關曰子强爲我著書雜篇自標寓言十九其意可
窺也竊怪儒之陋者別之爲出世之宗夫萬物本乎
道道本自然一而已矣孰爲出與入乎凡立言者皆
不得已也言猶藥也有一病發一藥令世無病盧扁
一農夫耳此宣尼晚嘆于忘言釋迦掃影于無字古
之至人其歸一也然則先生之成二編也亦不得已
訂三千餘年百十家之訛耳非眞解老莊也如曰解

之則二叟强言其自然已不勝多矣先生肯更定一足乎世有知道者當然余言卽不盡然先生必然之二叟亦且然之矣丙辰春仲當湖劉廷元題於泊如齋

老子口義發題三子口義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故號曰聃楚國苦縣人也仕周爲藏室史當周景王時吾夫子年三十嘗問禮於聃其言屢見於禮記於夫子爲前一輩語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太史

公謂夫子所嚴事亦非過與也及夫子沒後百二十九年有周太史儋嘗見秦獻公言離合之數或曰儋卽老子非也儋與聃同音傳者訛云周室既衰老子西遊將出散關關令尹喜知爲異人强以著書遂著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其上下篇之中雖有章數亦猶繫辭上下然河上公分爲八十一章乃曰上經法天天數奇其章三十七下經法地地數偶其章四十四嚴遵又分爲七十二曰陰道八陽道九以八乘九得七十二上篇四十下篇三

十二初非本旨乃至逐章爲之名皆非也唐元宗改定章句以上篇言道下篇言德尤非也今傳本多有異同或因一字而盡失其一章之意者識真愈難矣大抵老子之書其言皆借物以明道或因時世習尚就以諭之而讀者未得其所以言故晦翁以爲老子勞攘西山謂其間有陰謀之言蓋此書爲道家所宗道家者流過爲崇尚其言易至於誕既不足以明其書而吾儒又指以異端幸其可非而非之亦不復爲之參究前後注解雖多往往

皆病於此獨穎濱起而明之可謂得其近似而文義語脉未能盡通其間窒礙亦不少且謂其多與佛書合此却不然莊子宗老子者也其言實異於老子故其自序以生與死與爲主具見天下篇所以多合於佛書若老子所謂無爲而自化不爭而善勝皆不畔於吾書其所異者特矯世憤俗之辭時有太過耳伊川曰老氏谷神一章最佳胡文定曰老氏五千言如我無事我好靜我有三寶皆至論也朱文公亦曰漢文章曹參只得老子皮膚王

導謝安何曾得老子妙處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晉宋人多說莊老未足盡莊老實處然則前輩諸儒亦未嘗不與之但以其借喻之語皆爲指實言之所以未免有所疑議也此從來一宗未了欵若研究推尋得其初意眞所謂千載而下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

明文奇賞 楊升菴集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爲胡越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亦不幽志又云天地億

[illegible]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倮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式退爲嬖客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諸子辨　宋潛溪集

老子二卷道經德經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陽一字聃聃耳湯無輪也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書授關尹喜今

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實魯隱公之元年、孔子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嘗問禮者、何其壽歟、豈史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及或言二百餘歲者、果可信歟、聃書所言、大抵斂守退藏、不爲物先、而壹返於自然、由其所該者甚廣、故後世多尊之、行之、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家祖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兵家祖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有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莊列祖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申韓祖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張良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曹參祖之朕亦豪傑士哉傷其本之

末正而末流之弊至貽世君子有虛玄長而吾室亂之言雖聊立言之時亦不自知其禍若斯之慘也嗚呼此姑寘之道家宗黃老黃帝書已不傳而老聃亦僅有此五千言爲其徒者乃棄而不習反依　釋氏經教以成書開元所列三洞瓊綱固多亾缺而祥符寶文統錄所紀若大洞真若靈寶洞元若太上洞神若太真若太平若太清若正一諸部總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多雜以符咒法籙丹藥方技之屬皆老氏所不道米巫祭酒之流猶自號諸人曰吾蓋道家吾

蓋道家云、

道德經序 大泌山房集
京山李本寧著

太史公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括地志曰、苦在亳州谷陽界、有老子宅及廟、述異記、瀕鄉石堂、有老子篆書道德經五千字、蔡誕就其旁以隸釋之、馬大夫守亳三年、新老子祠、復勒其書於石、而以余同姓、又嘗承乏載筆玉堂之署、與藏室史略同、屬爲序、蓋老子大指、在澄闇濁而歸清淨、化矯僞而還自然、其治身每退然處下、儉嗇柔弱昏愚拙訥、愈愈

缺損謝絕世之榮名要於少私寡欲見素抱樸得一
黎明致虛守靜比赤子而象帝先其治人則以身觀
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無
棄人無棄物持其安謀其未兆民甘食美服安居樂
俗甲兵不陳什伯人之器不用却走馬以糞鄰國相
望雞狗聲相聞天地相合以降甘露道大矣德至矣
而無如後之學老子而失之也約有三端申韓之刑
名蘇張之捭闔而晉之清談是已老子曰治大國若
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爲刻削者曰致其蹴

而已矣故申韓之刑名罪不在老子在刑名而託之者也老子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曰中則昃月盈則虧天道虧盈而益謙有明徵矣是說也令夫人當張強興與之際懼然而思警也非道之巧爲取也故蘇張之捭闔罪不在老子在捭闔而託之者也程子曰申韓與老子懸絕蘇張取道更遠此定論也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禮之用和爲貴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世儒執名義膠

器數以爲禮人情厭苦之而晉人放達與焉當時莫有識者彼非玄心但利其縱恣耳老子意蓋以行禮者忠信薄而亂始生禮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意豈謂禮薄忠信而首亂哉故兩晉之清談罪不在老子在清談而托之者也文中子曰虛玄長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此定論也易興中古作者有憂患故其辭危老子去中古彌遠憤世疾俗其論更爲激切按八十一章而求言語文字間矣端訟府胥不勝摘惟此三家後人訛病最多不罪後人不善學老

而舉以爲老子罪吾儒之徒有籍六經以文奸學術偏頗釀害天下者可遂日聖賢立教使然耶莊子稱孔子吾見老子其猶龍乎此或老子之徒借孔子以重其師乃孔子家語有之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葢老子之行也老子見周衰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强爲我著書關尹亦言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不金玉中之存羽角甲之存龜石是與非惟置物者知之後人不知而妄卜且有以爲兵家之書爲養生服

食房中之書禍天下更甚又有好老子而過者引與吾儒並立有星月大小之分而道家欲申老子於釋氏上謂釋從老出兩家宗旨自不相蒙而反以毋老子老子注百餘家即　高皇帝嘗爲之注今悉不敢采第以老子本文令讀者涵泳默識至若附覆滋惑增多口也太史公傳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而後人尊之爲經或以道德分上下或以老子自爲一人非孔子問禮之老聃或以列子稱皇帝書任章告魏桓子語周金人銘其言俱見老子前而老子引

之三教論謂五千文容成說老爲尹談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老彭楊龜山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不作可也朱子曰聃周之史官掌國典籍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然於老子書無所短長皆[illegible]論

昔晉江夏李元著學箴大都明老子非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風余與馬大夫俱楚人爲老子亹亹若此詎敢自附楚國先賢亦推明孔子與

老子合易解 大泌山房集 京山李本寧著

自漢尚黃老而老子書盛重於世往往以老易並稱

不嚴遵、貪處鍾縣、何晏、衛玠、阮修、殷浩、謝現、伏曼容、仲長子光、高似孫之屬、不可勝舉、邵子亟稱老子得易體、或謂老子衰世之書、亦猶易之興於中古也、歷世久而更事多、其意危、其語激、第未見所謂與易合者安在、東嘉王勿潛讀老子而以其理合於易、因用易釋之、八十一章皆然、然非臆說也、蓋本於孔子、孔子見老子而歸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遂以

孔子聲見老子龍之說、莫備乎易、易卦首乾、乾純陽陽德變化、故稱龍焉、六爻皆變化、故謂六龍焉、今夫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魚吾知其能遊、至於龍、吾不知能大能小、能出能沒、能明能幽、能上能下、老子之猶龍也、於其書首章知之、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出有入無、無即有、有即無、天道也、龍德也、以潛龍爲首、則不能見以見龍爲首、則不能潛。何者岐有無而言之也。惟時見而見。時飛而

飛時惕而惕時躍而躍時潛而勿用天下無得覩吾之迹時亢而有悔天下無得累吾之素動靜無常陰陽無始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故曰羣龍無首吉言其總龍德而莫知端倪也謂之無則非無謂之有則非有此老子道德之精指與易合者也乾爲天天玄而地黃老子之玄即乾龍用九乃見天則耳荀子曰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伸劉邵曰老子以無爲道以虛爲德是蔽有無爲二豈知老子豈知易豈知天哉論老子合易者不必

莫引惟以易之龍合老之玄而已矣說者云有自然之龍有蛇蠋化成之龍知龍之自然則知玄之自然非强合也或曰老子終潛龍也是不然彼其時有孔子在焉老子可以勿用孔子於淵龍曰可見之行於田龍曰天下文明時舍也舍之而能使天下文明其曰可見之行者非時所能舍也此孔子所以比老於龍也此老子之玄所以合於易乾龍也此解老所以用易也

人物緊海虞陳錫玄輯

賴鄉記曰、老子祠、在賴鄉曲仁里譙城西出五十里、老子平生時、教化學仙、故處也、漢桓帝修建屋宇爲老子廟、廟北二里、李夫人祠、是老子舊生宅也、

杜道堅老子註云、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爲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述古聖遺言、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道德經解序　四明沈蛟門著

萬曆丁亥春、一貫請告歸省、既獲命矣、會上方靜攝

未果解裝已入舟邸中虛無青玉山程孟孺手書五千言來寄發而讀之有會於心也輒令泰鴻從旁錄居數日滿紙遂借諸家箋參互而削成焉成之日次德州矣盍家大人素好老子一貫還患無所操以歲暮手無味之旨庶幾盡一觴云自昔箋老子者何可數以韭思靖所記盍一百二十二家思靖以後手所覩記者復六家雖不盡存可徵尚五十家也味道者各應心而會理纂言者或得意以忘辭曲暢旁通信以難矣矧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雖聖人復生能爲

中人語上哉大道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古之茂哲多矣而不能合孔老之異同有比而同者輒傳會非倫能服人口不能服人心吾惡知同之者是而異之者非也吾惡知異之者是而同之者非也何也凡言之爭起於激老子既欲絕聖棄知絕仁棄義矣何怪乎儒之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異之固宜其尊若義過方外無論矣儒者如蘇異薛王約而附之儒不異不惟不知孔亦不知老起老子而論之其肯甘哉今一貫獨以老解老而同異之際使人自擇焉嘗

爲之說曰、孔子之道中道也。老子之道、厚道也。厚者說中爲分別。中者說厚爲過情。要之中可以治天下國家而厚乃合天。孔子者中而未嘗不厚者也。學者所得其中而至於分。如牛尾去蒲不遠。以道佐之庶幾其爲孔子。抑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今一貫五十加一矣、雖不敢望伯玉、又安知今之所是、他日不以爲非也。存諸家爾、安敢示人、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四明沈一貫書

道德經序

上陽子曰、道始無名、德亦非稱、自伏羲畫卦、蒼頡創爻、玄龜龍馬、河圖洛書、文王重易、箕子洪範、皆存而不名、老子垂世、始强名之曰道、夫道之爲說、先天地而位天地、始萬物而育萬物、草木根實、非道不生、胎卵濕化、非道不產、道果何物也、其可見乎、而功用若是、其可捉摸乎、而造化若是、其可思議乎、而變通若是、自老子一指出、一强名之後、千古之上、此道得老子以明、萬世之下、此道以老子爲法、天以清、地以寧、

三光以明萬物以榮聖人仙佛以修以成噫道最何物而若是其大也孔子與佛皆明此道非別有一道也後來乃分三教儒者不明曾子子思之相授受是何事却猜之爲日用常行釋者不能明心見性只得念誦頑坐道則不究金丹竅妙以爲焚修法術皆非道也蓋未有授受耳道之爲物通炁而生氣復資氣而有炁天地萬物未有非炁而自生有者然吾所謂炁却非天地呼吸口鼻往來要知是炁之名須究內外之道炁之在外者曰黑鉛即金丹之道也佛云摩

尼儒語仁義道曰金丹三教大聖必用是炁而修之
能成佛作仙即此是道非別有一路也炁之在內者
曰黑汞即修定之道也道名雖音儒謂中和釋云世
音即自然之道三教大聖必用此道故名雖殊而道
則同也是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昔者老子西
遊關令尹喜知為聖人迎之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
書老子乃註五千餘言而去其著書處今京兆盩厔
縣終南山宗聖宮是也此書開世始以老子名分上
下二篇真人鄭思遠標註人十一章之目唐開元間

道德經古今解註何啻百人惟河上公所釋以長漢文帝者語淡意深今難得其眞本經中大意第一章顯而出之了具眼者於此早分利鈍夫道也者本無名無爲且名既有復不可常名則無爲而無不爲也故三十八章曰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熟於道德者體無爲而無不爲也無爲者無以爲也無不爲者有以爲也爲是道者慧饒顏閔必待師傳建言有之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上陽子曰

豈古然哉、於今爲然、蓋不可識、則不可見、不可見則不可思議、捉摸、我師緣督真人、受鍾呂王馬之的旨、南嶽一面、悉拜其授、致虛年甫四十、雖居林泉、辭嗜詩書、嘗謂寂滅虛無、其說杳冥、誘說蒙師一指、忽刺脫然、眼下便見、方知脚跟原踏實地、猶如空中浮雲、忽散、實月光明、并得所解道德經、焚香敬覩、至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早是性命雙題、愈覺渾身是汗、坐對老子坐、行其老子行、佛祖在脚跟底、立似三界中我的最尊、超然有何生滅、則三清劍五嶽冠、有與無物

與竅、朱裏汞、水中銀、日烏月兎雌雄黑白、以至金剛
浮幢燈籠、佛殿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百尺竿、西江月、
竹麻荏葦、棒喝照用、恒河沙、無量佛法、莫不皆是、見
了悟了、日夕照覷、大機大用、有時得到休歇之處、尤
爲快活、何以故、只爲此老雙關二意、直要世人明了
爲期、且道同出、却不同入、同出又不同沒、只一已是
强名、況復云此兩者、其下重云、衆妙之門、聖人無空
言、一字是一箇鐵羅漢點檢將來、却是大路傍草裏
有兩顆驪珠、尋常人、都直驀過了、明眼人一見圓陀

陀光燦燦收拾隨身去豈不欣然何哉蓋今世人只是看經却不觀經聖賢仙佛留下經書要引世人皆爲聖賢仙佛一切常人不明其意朝念暮誦以爲祈禱更不於中究竟生死一件實事抑何愚哉猶詩人醫指以訣云左心小腸肝胆腎明了的便以此而脈人之脈不必勞誦千遍萬遍若病不瞭只誦此語須感得叔和立現復奈之何經書亦然若看而不觀亦猶有病之誦而不瞭看者但了其事觀者要了其義了字則訛了舌頭了義則坐斷舌頭訛了非了坐斷

是了不了的是人了的是聖賢仙佛喻如金剛經云佛說非身是名大身六祖釋云色心雖大內心量小不名大身法身雖小內心量大等虛空界方名大身色身雖如須彌終不爲大此欲世人早明色身法身二事若只口誦不觀其義輪廻生死何有了期三教聖師立言垂訓皆欲接引方來非各門異戶以相水炭者師授是經俾之繹其言外之意上陽子曰大哉五千餘言多以天下國家用兵治民之說以翼其道然以之平天下治國家用兵使民無施不可仁者見

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瑩蟾子有治道丹道兵機禪機之說也將以無爲之道奏之於吾皇以敷陶唐無爲之治也其將以有爲之道告之於宰輔行治平日新之德也其將以無不爲有以爲之道訓諸學道之士以修金丹也得此道以無爲而治天下者漢文帝之謂也得此道以佐漢而定天下者張子房之謂也得此道而共鬼不神者張輔漢之謂也得此道而善攝生者許旌陽之謂也妙哉是經其言父則言教父母則云物母此其謂道德也其旨意先有爲

而後無爲。非蠢然無爲也。本道德而後仁義。非毀於仁義也。尚仁義而後禮。非棄於禮者也。如恍惚中有象有物。杳冥中有精有信。不貴難得之貨。此皆有指大道、顯露玄機者也。經內隱八十餘異名、如衆甫神器玄牝橐籥之類、蓋深注意於道、使後人從是而悟、因悟而入、因入而有爲、有爲者、即金丹也、噫、後人之衆其冠者、不明玄牝竅妙之門、曳其裾者、不修無爲有爲之道、使彼之有目者、視之爲異端之教、彼之有口者、呼之爲異端之徒、而世之明敏器識之士、甘與

彼之下愚或躋或蹶奔競是非至於老死而不知有神仙之道惜哉且三教聖賢之所建立者始焉莫不各有其道而繼之者特未善也老子者聖人也太上者巍巍尊居三清之境以生育天地運行日月宰制劫運終始萬物爲心其視天下民物一不安者若已有之中下之人恣其狂愚不知源流妄誕詆誹謂彼之非聖人者罔譴益彰惑之甚也謂此之歸太上者罔福是未得其道也原其著此書甚欲引導修行之士以成真人使天下有以匡世救劫者也始降魔斬

蚊半潮彌災之事焉、然悟者自悟也、迷者自迷也、悟也者因緣時節之來也、迷也者宿昔所未種善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此大道之綱常也、萬世之不可易也、降魔也、斬蚊也、此道成之事也、適時而造就其功也、老子之道、即金丹之大道也、夫金丹之道、先明三綱五常、次則因定生慧、綱常既明、則道自綱常而出、非綱常之外而別求道也、是謂有爲、故云和其光、同其塵也、乃至定慧圓明、是謂無爲、故云知其雄、守其雌也、道至無爲、則神仙之事備矣、

知此經者則明其道故曰太上下知有之不知者則
其語故曰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令遵師訓因併
釋之每章就下轉語夫如此者特爲此老垂一隻方
便手爲天下人具一隻智慧眼垂手接濟逐途具眼
者早自明了使人人回首物物知歸畏生升仙必有
真實根器的至順辛未季秋三日紫霄絳宮上陽子
觀吾陳致虛序

老子註解序

老子性命之書也天下道理論到至處何在而不暗

合諸家舊註各因所見發明然得其立言之指或鮮失蓋自然爲道得道爲德渾淪旁魄生天生地無所不用道也包涵蘊蓄成身成物有以自完德也自無生有道也從有返無德也各正性命道也盡性至命德也故謂失道而後德道生之德畜之皆因所以然而歸自然老子之言道德蓋如此夫人之生也賦質而有必涵至虛而神虛藉有藏質資神運可分而不可分者也然有形終壞有情終歇迫其敝也神以形勞有將虛累若火發木焚薪窮焰熄浮漚泛梗飄泊

生死苦海中。莫能自出。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矣。蓋人生精氣勃勃。只求炫露發泄焉、竭而後已、是書逆道也、與易同體、篇中曰虛、曰無、曰退、曰損、曰柔、曰弱、曰深、曰靜、曰嗇、曰下、曰素、曰樸、曰慈、曰儉、曰守雌、曰去奢、曰挫銳、曰無欲、曰絕學、曰不盈、曰不爭、曰不敢先、曰不自大、曰昏愚頑鄙、曰嬰兒赤子、皆收斂退藏。忘情絕念。兢兢不放之意。凡以葆守未溺。補苴既漏。謝雕琢以還太樸。飡氣母而抱元和。斯德全而道備於我。其旨深矣。自道術裂、百家角出、孰不倣道立論、

秦漢以後、實多散軼無徵、惟理不朽、乃久而傳、今世所分門鼎立、惟吾儒佛老、尚有師承、二家發端雖異、至其綿性理情畢竟無殊、空空也、不貳也、定也、寂也、斯儒與佛同退藏也、立命也、靜也、虛也、斯儒與老合、益儒家順性命以還造化、其道公、禪宗幻性命而超太覺、其義高、老氏修性命而得長生、其旨切、此其大較也、是書與陰符經相表裏、予註陰符、因併註此、是可合而觀焉、中間所發、亦有前人偶同、但愚意惟從性命宗源、闡其微義、固亦不盡合也、嗟乎、華胥浪覺、

舉嗜而趨無味之味、孰甘一嘗第有益身心、皆吾實學、何必更生分別、倘有沉潛之士默契此機、坐進此道、醍醐潤舌、美悅自知、寧暇對搖唇弄筆之子、紛紛辨有無是非哉、何益乎、錄成復敘大端、竢就有道而止焉、敢謂知解旦暮之遇也、洪陽張位序

別教 見文壇列祖

無如子曰、按朱子釋氏論曰、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承蜩削劇之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爲之。由此言而觀、老

氏似爲差勝然論今之老。則弊又與釋均矣大抵二氏之失在倫義周。行。而儒者顧獨於其微深之言非之宜其不帖心齗舌也。故韓文公曰、焚其書、余謂正不必焚蓋聰明辨智之徒。苟能讀二氏書。必能遵儒道譬如人既食稊稗。方知不若五穀也。今二氏所號爲秘典經籍、其徒類能誦說、不必盡錄、錄其餘數十百言、儒而爲二氏指者、又數十百言使一讀而知其爲吾道之稊稗。則何害存其教哉。新都汪昌朝輯

老子論上 見穎濱文滙

善與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爲之言則天下之辯者服矣與其里人言而曰吾父以爲不然則誰肯信以爲爾父之是是故不若與之論曲直雖楚人可以與秦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之所爲多言以排夫異端而終以不明者惟不務辯其是非利害而以其父屈人也夫聖人之所爲尊於天下爲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所以爲信於天下以其子弟而知之也故非其子弟則天下有不知周公之爲周公仲尼之爲仲尼者矣是故老冉莊周其爲說不可以

周孔辯也。何者、彼且以爲周孔之不足信也。夫聖人之於事、譬如規矩之於方圓、而天下之人、信規矩之於方圓、而以規矩辨天下之不方不圓、則不若求其至方極圓以陰合於規矩。使彼以爲規而不圓。矩而不方。則亦無害於吾說。若此則其勢易於折天下之異論。昔者天下之士其論老聃莊周與佛之道、皆未嘗得其要也、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安、吾之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恃以治者、佛之說曰、棄父絕子、不爲夫婦、放雞豚、食菜茹、而後萬物遂、

而吾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雞豚以遂萬物之性夫
且以其說而吾亦以其說彼之不吾信如吾之不從
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彊劫之故夫仁
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守之以
君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
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論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
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
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
以爲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捨而他之惟其無窮

是以知其爲道而無疑蓋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觀焉
而不率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與語此也

老子論下

天下之道惟其辨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辨之而有
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之際處
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爲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
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
氏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爲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
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天屬之親而合其無

故之懽、此其勢然也、故老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起而承之以爲兼愛爲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爲爲我、不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之外、此其意以爲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爲我則天下議其爲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游於其間、而曰我皆無所爲、以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人惟其是所是、非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爲道莫不有執

執也故爲我者爲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爲爲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窒其口益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漸之以爲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惟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爲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

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之所以為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為不深矣、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可不可之際、而遂從而貫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夫虛實之可用與否

而已矣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於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爲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爲易也故曰嘗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既曰無之以爲用又曰有之以爲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爲窮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

遯以爲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深遠集參補註釋

桐城程芳朝其相　晴川顧如華西嶽輯
北平孫承澤北海同定　句容紀映鐘伯紫
滾水嚴正矩絜菴　同邑嚴光化客山　仝較

道德經上篇

體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河上公註、夫道者一元之至理有經術政教之迹有自然長生之道可道非常道者、常道當以無爲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輝藏迹匿端不可稱道名者、三才之總稱有富貴尊榮高世之名有自然常在之名可名非常名者常名似嬰兒之未言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頑愚無名天地之始者、無名謂道無形故道不可名也始者道之本吐烝布化出于虛無爲天地本也有名萬物之母者、有名謂天地有形位陰陽有

剛柔是其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又補云、有名與可名、非相背戾。可名則涉于妄。有名則爲常。況謂之母。非可名之比矣。故常無欲以觀其妙者、妙、要也、人常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妙。常有欲以觀其徼者、徼、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徼、即竅字、又補、一說常無常有句二欲字。帶下讀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者、兩者謂有欲無欲。同出者。同出人心。異名者所名各異。名無欲者常存。名有欲者亾身。

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者玄天也有始之初受炁于天玄之又玄者天中復有天之義人稟氣有厚薄得中和則生賢聖得錯亂則生貪淫能知天中復有天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

陶周望曰可道之道皆屬于名名之可名盡于有無而有無果不足以名道也豈有常道常名乎夫所謂無者以名天地之始耳所謂有者以名萬物之母耳而所以爲天地始萬物母者豈有無之足

名哉。然有無之目。以觀道耳。道虛無形曰妙。故常作無觀。所以體真。物動速泯曰徼。故常作有觀。所以窮妄。而有無者。一物二名。亦無一物。玄耳。此玄亦無。抑又玄矣。吾何以名之。其衆妙之門乎。又云常無空觀也。常有假觀也。同謂之玄。中道觀也。玄之又玄。不思議三觀也。

百家類纂註末二句通結上文。兩者謂有無也。

原下道故曰同出。曰有曰無故曰異名。玄者深遠而不可測之意。玄之又玄。以深歎其不可測也。衆

妙之門。言天下神妙之理。皆出于斯二者也。
張洪陽解。真常之道。不涉言語。不可名稱。天地未
判何名之有。形生既具。方有名稱。物具太極。各正
性命。非有真常定觀。不能窺其妙徼也。故于至靜
時當守真空性根。自露。于至動時。常保妙有。命蒂
自固。這有無兩端。都從元始太虛中生出而爲名
不同。盡性至命。總是玄修。若至無而苞涵萬有。至
有而渾合至無。有無交入。精而又精。是謂玄之又
玄。而形神俱妙。千變萬化。皆從此出矣。此大道玄

學之宗源也。

三子口義摘、徼即禮記所謂竅于山川之竅也、言所自出也、衆妙、即易所謂妙萬物而爲言者也、門言其所自出也、

楊復所解摘、有與無爲兩、蓋妙即徼。徼即妙。有即空。空即有其本同其末異、故曰玄、玄黑與赤同一色。幽也。深也。不可見聞不容思議之謂。

沈蛟門解摘、常于靜而無欲之時。以觀其妙。游心于天地之始。一無所着。則見道之體。眞有冲虛希

爽不可以言語形容者常于動而有欲之時以觀其徼隨順萬物之母一無所過各有止足分限不可恣其情識之所之者徼生于妙有欲生于無欲其出同特其爲名異耳而謂之妙謂之徼則雖有欲而實未嘗有欲故同謂之玄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玄玄不足以盡之故曰玄之又玄非玄之外又有所謂玄也玄之又玄故能并包萬象變化無窮而爲衆妙之門斯則合可道與不可道合可名與不可名者以名道精至于無倫大至于不可

閑動靜一源顯微無間故謂之常道　其在中庸則無欲之妙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也有欲之徼發而中節之謂也節即徼也同謂之玄者中和之謂也　大道一而已故語不謀而同也然則無不同乎曰有老之所謂徼亦節也顧其所謂節者特節省之節曰慈曰儉曰不欲爲天下先是也儒之所謂節則有異焉曰中節中節者時中之謂故有殺而無害于慈費而無傷于儉先天後天無之不與天合而不專于不先此之謂大中至正之道學者

不可不辨　孔門論道未嘗言無而論聖與學如無適無莫無可不可之類未嘗不言無乃知其大旨與孔子不異特其一以懦弱謙下爲表與聖門殊要之不大遠矣

王龍溪答楚侗子問天根月窟之說曰一念之動無思無爲機不容已是曰天根一念之了無聲無臭退藏于密是曰月窟循龍氏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亦是此意

愈　有欲無欲兩者同關之玄可見聖人未嘗

專主無欲一味枯寂此道家之所以稍別于禪宗也　開卷第一義便說玄妙此太上混元之號所自始也　玄之又玄只當微之又微即夫子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之意舊註竟作天字解以爲天復有天終于語氣不順　合諸解微字小異沈以邊微各有止足分限不得過之意亦佳然不如作朕兆機竅字樣解爲切陶解物動速泯曰微故常作有觀近是再註解作歸云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妙無着落

養身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敎。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註。首二句天下之人皆知自揚已美。故惡已之有。危亾也。一補云。惡對美看。知美斯不美。三四句。皆知已有功名之爲善。人之所爭。是爲不善也。故有

無相生有生于無觀有而知其無也難易相成有難必有易所以相成也長短相形有長必有短所以形著也高下相傾有高必有下故相傾軋也音聲相和音聲謂上唱下必和也前後相隨有前必有後故上行而下隨也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以道而治故無爲也行不言之教以身而教故不言也萬物作焉而不辭萬有之物各自動不辭謝而生也生而不有言元氣生萬物而不有其功也爲而不恃言道之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功成

弗居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也夫惟弗居是以不去惟功成不居其位是以福德常在不去其身也

周望解藐子由云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長短難易高下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爲長而有長于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爲前而有前于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嘗事而爲無爲之之心嘗教而

言無言之之意。夫是以出于長短之度。離于先後之敎。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爲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于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爲不言之報。聖人且不知其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聖人居于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于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洪陽解前篇既說常無常有。恐人便生執着。此又

破人之執也有美斯有惡有善斯有不善以至有無難易長短高下倡和互相對待只爲落空一邊是以聖人無爲自處不言行教任作任生任爲任成凡聖情忘能所俱泯即此離此去小常而安大常也若執有無之見者竟墮名相斷滅耳

三子口義摘相生相成以下六句皆承上面美惡善不善之意故聖人以無爲而爲不言而言何嘗以空寂爲事何嘗以多事爲長但成功而不居耳如天地之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離其

勞萬物之生盈于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爲有如爲春爲秋爲生爲殺造化何嘗恃之以爲能故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其意只在于功成而不居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句發明之作猶易曰坤作成物也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自古聖人皆然何特老子但老子說得太刻苦所以近于異端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言有其有者不能有而無其有者能有之此八字最有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此意聲成文謂之音故曰音聲相和

楊復所解美惡皆生于情以適情爲美爲善逆情爲惡爲不善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不善矣有無相生言物生于有有生于無也難易相成難作于易易由于難是相成也長短相形以長臨之則爲短以短臨之則爲長是相形也高下相傾以高爲是而百谷爲川高又傾乎下以下爲是而川瀆爲谷下又傾乎高是相傾也音聲相和黃鍾爲君餘律和之餘律爲君黃鍾和之前後相隨自秋冬而望

春夏則春夏前而秋冬後自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冬前而春夏後是相隨也六者當其時適其情謂之美也善也不當其時不適其情謂之惡也不善也二者迭相往來亦何常哉聖人以常道處事而事出于無爲爲而未嘗爲也以常名行教而教出于不言言而未嘗言也萬物各遂其性不見其作與作之者不見其生與生之者不見其爲與爲之者吾何辭何有何恃哉所以功成而不居不與天下爭功也居則去之矣不居則有其有者不能有

無其有者能有之。即此離此。去小常而得大常也。沈蛟門解摘。世人不知。縱情溺見。殘其淳樸。失其正情。殊不知神奇復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今之所棄。後復用之。昔之所是。今或非之。則善與惡。善與不善。奚擇焉。　孝本美也。善毀受爵者適足以駴世。廉本善也。避兄哇鵝者。乃至于亂倫。循是而往。百行皆然。世道交喪。實原于此。甚哉名之爲害。而可名之非常名也。有無相生以下。由美不美善不善之難言。而推言之

也。

桑　知美之爲美、則惡已、卽莊子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爲美之意。惡依補註。如字讀是。原註甚牽強。不可從。

萬物作焉而不辭。依蘇解甚明。原註不辭謝而逆生語未洽爲而不恃、恃字卽自已矜重之意。如顏子所云伐施也。原註推作望報。亦欠醒。功成弗居、如四時生長收藏成功者退。得序者進。一付自然運轉聖人利濟生民。亦同此意。蘇解

分說貧賤富貴、近名通而未亮　玩諸家惟復所註獨明暢

老子學問、只虛靜無爲、不敢爲先、與不敢尸名、數字是大主意、次章皆全露出、如美惡而忘虛也、行不言之教、靜也、處無爲之事、以無爲爲正也、不敢居先、大意在退遜也、不敢尸名、凡事主功成弗居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註賢謂世俗之賢不尚者不貴之以爵祿使民不競功名也貨謂珍寶珠玉上化清靜則下無貪人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不近聲色邪淫不能惑亂其心也是以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者聖

人治國與治身同。除嗜慾。去亂煩。懷道抱一。以守五神。和兼謙。遏堅強。筋骨使民不識不知。反樸守淳。不敢動作也。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上爲清靜無爲之治。下皆德化淳厚之民也。

陶周望曰。四其字皆指民言。使之無知無欲。故曰虛其心。使夫知者不敢爲。故曰弱其志。若實腹強骨。不過令飽嚼飯。聳力做事而已。讀本文易見。諸解好爲玄妙耳。

王輔嗣曰。心懷志腹懷食。虛有知而實無知也。骨

無知以幹故强之志生事以亂故弱之

李宏甫曰夫腹之所以不充者心累之也今一不見有可欲可尚可貴之事則心虛而腹自實矣骨之所以不剛者志敗之也今一不敢爲悖亂爭盜之事則志弱而骨自强矣所以然者無欲故也

陳明卿曰貴貨者其人盜不見可欲者見亦不見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云骨不可弱腹不可虛

百家類纂恬淡而無所思心之虛也故神氣內守

而腹實矣退怯而無所爲志之弱也故精力不耗而骨强矣

三子口義摘前二句皆發下面可欲之意人惟不見可欲則其心自定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八字最好虛其心無思慮也實其腹飽以食也弱其志不趨競也强其骨養其力也言太古聖人但使民飽於食而無他思慕力皆壯而無所趨競故其民純樸而無所知無所欲雖其間有機巧之心者所知唯務於心而亦不敢有作爲也其爲治也皆以

無爲爲之所以無不治也　老子憤末世之紛紛故思太古之無事其言未免太過所以不及吾聖人也

洪陽解名心不忘便生爭競利心不忘便生貪窮欲心不忘情意迷亂聖人惟心虛而後腹實志弱而後骨強渾然澹泊絕識忘情絨聰明黜智慮寂寞無爲而事得其理矣　復所解民之爭常出於相賢知賢非上之所尚則爭心息矣民之盜常出於貴利知貨非上之所貴則雖賞之不竊矣民之

生亂以欲勝也不見所可欲則其心自定定則不亂矣使上使之也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心虛則神不虧而腹實矣腎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志弱則精不搖而骨强矣聖人使民無他思慕無他趨競黠聰明絕嗜慾澹然純樸何思何慮哉知識雖萌於心亦不敢有所作爲也不尚不貴不見爲無爲也不爭不盜不亂無不治也

沈蛟門解摘戰國之士所至則諸侯擁篲前驅故傾險之習滋東漢之末士爭以氣節相高那國淪

沒此非尚賢之過哉。

泰　民之爭競皆起於尚賢爭名與爭利一般。後世帝王以爵祿爲彌世摩鈍之具皆所以導人爭也。方茲篤如矣。難得之貨、猶召公所謂異物也。不獨指珍寶珠玉。北宋方臘之亂起於朱勔花石綱。非盜之源乎。見欲心亂。卽孟子物交物則引之說。孔子亦云遠色。欲必窒塞終費勉強。不如不見之爲直捷耳。虛心實腹、弱志強骨、陶李二解頗暢。說強骨便不是一味教人柔軟。

同於脂革看他酌劑適中的妙法民之知愚原不一性在上有以使之耳愚者使之安其常蒙知者使之不得展施故連用二使字甚是喫力有知有欲則有爲無知無欲則無爲此眞康衢擊壤而歌帝力之世也又心虛而後腹實志弱而後骨强語氣似有輕重宜玩味

無源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註、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者、冲、中也、道匿名藏譽。其用在中。常謙虛而不滿也。淵乎似萬物之宗、如淵之深。爲萬物之宗祖也。挫其說、解其紛、挫其銳進、釋其紛結。俾法道之自然也。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韜吾光明。混彼清濁。同其垢塵。不自殊別。

此心湛然安靜長存不亡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老子自謂道乃先天地而生在天地之前至今在者以其能安靜湛然無欲使人知修身法道也

洪陽解體道之人冲虛而不盈滿淵深而爲萬物之宗曰或曰似狀能所也不露圭角不逐紛華和光而不耀同塵而不異湛然清靜之中有烟烟者存乃忘形合道吾不知其人爲誰氏之子殆超宗造化無始之前也

三子口義、冲、虛也、道體雖虛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隨時而不定也不日盈不盈。纔有或字。則其意自見。此文法也。淵者美也。似者以疑辭贊美之也。萬物之宗、即莊子所謂大宗師也。言此道若有若無。苟非知道者不知之。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言其磨礱而無圭角也。解其紛、言其處紛擾之中而秩然有條也。光而不露。故曰和其光。無塵而不自絜。故曰同其塵。此佛經所謂不垢不淨也。湛者、微茫而不可見也。若存若亡。似有而似無。故曰

湛兮其若存。吾不知誰之子。亦設辭以美之也。象似也。帝天也。言其在于造物之始。故曰象帝之先。曰象曰似。皆以其可見而不可見。可知而不可知。設此語以形容其妙也。

復所解摘心出而入物爲銳。磨而挫之以去其圭角。物至而交心爲紛。解而理之以絕其紛華。光者塵之外。在光不曖故和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塵不昧。故同之而不異。

叅　無源篇名殊不可解道即是源何以曰無當于末二語會之道書言先天老子雖是世世化度而未顯誕生之跡乃于商十八王陽甲時寄胎于玄妙玉女身中八十一年方于武乙庚辰年二月十五日卯時降誕指李爲姓今自云吾不知誰氏之子無源二字即此可叅

人謂和光同塵是鄉原的派頭不知鄉原但用以媚世老子專用之葆道政自不同王逸少晚年誡謝萬遍識政當隨事行藏願君每與士之

下者同則盡善矣其言有類于和光同塵逸少生平為人清耿豈亦鄉原流乎

虛用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註上二句言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其自然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也補註不仁不有其仁至仁是也下二句言聖人法天地之仁行自然之化以養萬民視之亦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禮意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

不如守中言天地空虛和氣流行萬物自生其空虛猶橐籥動而搖之益出聲不事多言當守德在中養育精神也補註橐籥冶鑄所用致風之器橐者外之櫝所以受籥者也籥者內之管所以鼓橐者也

陶周望曰橐籥因鼓而有風不鼓則風寄何處聖人因時而布澤無感則仁於何藏故曰聖人不仁也夫芻狗之用於祭也盡飾而奉之凡以用敬也而芻無得敬之實聖人之於百姓也嬋心以字之

凡以用仁也而外無可字之人故觀芻狗則所字本空觀橐籥則能仁焉有此聖人所以不仁而爲至仁者與雖然此驚俗之言也故復以多言自貶陳明卿曰橐籥中空虛又能有聲氣又云風自火出言須有物

洪陽解天地聖人若有心去施恩便非至仁普萬物順萬民視如芻狗絕無情也無恩而大恩生矣我身中這一點生生之意亦以無心得之常無常有自露開闔金剛寶劍日遊采真多說無用只此

守中一着也

百家類纂不仁不自有其仁也芻狗已用而棄之相忘之喻也籥者橐之管也橐籥用而風生焉何嘗容心天地之於物亦何嘗容心故以此喻之況用之則有風不用則無亦有過化之意數猶曰每每也意謂天地之道不容以言盡多言則每每至於自窮不如默然而忘言

三子口義說者以爲芻狗之言與視民如草芥何異誤矣大抵老莊之學喜爲驚世駭俗之言故其

語多有病。故曰申韓之慘刻。原於芻狗百姓之意。雖老子亦不容辭其責矣。

沈蛟門解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豈煦煦然。必欲仁之而已哉。方春而生之。涉秋而遽殺之。方德而懷之。執刑而誅之。若芻狗之在祭祀。禮之雖甚恭。棄之亦不惜。存乎其時而已。以此觀之。則仁之者天地聖人也。不仁之者。亦天地聖人也。以至虛爲心。而無意無必。若必煦煦而生之。如婦寺之慈。貪愎之愛。是滯於有欲之境。而非無欲之妙

矣何以爲天地聖人

黍　首四句說天地聖人之道甚大不以仁恩望報所以大也孟子論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不過如此註云橐籥冶鑄所用致風之器如今銀錫匠所用風箱是也陶解以多言數窮爲老子自引俗語恐未必然還當承上泛說爲是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註谷養也神謂五藏之神人能養其神炁則長生不死玄牝者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夫五炁從鼻歸五藏出入於口補註一說玄作贊美之辭牝者言爲天下母也牝叶韻讀否字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者夫五藏之炁出入口鼻呼吸動自綿綿不絕故曰天地根

陶周望曰谷呼即應故曰神應本無聲乘響必有故曰不死本無爲玄能生爲牝緣所用之不勞測知所存之罔間故曰綿綿若存也

陳明卿曰鼻口之門是通天地之元氣所往來故曰天地根

白玉蟾谷神不死論與前陶解谷同一翻玄牝鼻口之說玄者陽也天也牝者陰也地也靈樞內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言人身中上有天谷泥丸藏神之府也中有應谷絳宮藏氣之府也下有靈

谷關元藏精之府也

百家類纂谷神者、虛而無形、感物而應者也。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言皆本于此。物有生則有死谷神本自不生。故不死也。玄者、贊美之辭。牝者、言爲天下母也。列子所謂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也此理至微、學者宜深思而得之則夫天人之道、死生之說、皆可知矣。玄牝以下解、蘇子由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王輔嗣曰、欲言存耶。則不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之

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用而不勞故曰用之不勤

洪陽解因橐籥守中又指出谷神玄牝來虛而不屈便是谷神橐籥便是玄牝陰陽寒暑只從這個關閉處發動然這個關關往來又在聽其自然真息綿綿至微至細而若亡若存雖常用之而不必勤勞加力也

楊復所解谷虛也虛而能受受而不有神妙莫測曰神牝能生物所謂母也牝而曰玄見其生而不

見其所以生也蓋人體心心合氣氣合神神合無合則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之謂玄牝也門言所出之地亦從虛中出故曰根餘俱與洪陽解同

蚊門解谷至虛無物而應聲若響如有神存而不死牝者虛靜主受玄牝則深遠而無極之稱牝以喻谷玄以喻神故曰是謂玄牝生天生地皆由此出故謂之門謂之根非玄牝之外又有門門之外又有根也蓋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漠然無氣之先

忽變而有氣又忽變而有形又忽變而有死有生循環至于無窮而又歸于無生無生而又未嘗不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自然而然何勞之有益自黃帝以來已有此語盡大道體用之全極人心寂滅之狀脩養生秘要之論古今賢聖莫不佩誦稱窺其一班而終身賴之蓋邃古之秘册哉　至人無情故無勤常人有作必有輟愈勤則有不勤者繼之矣天一日一周而未嘗勤行一度故萬古如斯焉斯至人所謂用之不勤也故天之事遵於穆

不已。文王之道。純亦不已。

三子口義此章乃修養一項功夫之所自出。老子之初意。初不專爲修養也。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至遠而無極者也。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個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已。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于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此

語亦好。但其意亦近于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爲養生之用而初意實不專主是也。

黎　舊註玄牝、解爲鼻口呼吸相通綿綿不絕、與養神不死之義、固說得去、然谷訓爲養不若陵谷字面之現成。玄牝訓爲鼻口、不若竟指天地之爲慰貼。當從玉蟾之論爲是。

韜光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註天地所以得長久者以其安靜施不責報故能長生聖人法天地生生不息先人後已薄已厚人百姓親之如父母故身常存以其心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也

楊復所解天地之根出于玄牝玄牝之體立于谷

神之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蓋惟真忘乃能真常也聖人修身何容心于先後何容心于內外故莫之先而常存即緣于不得已而物莫能止立于無何有而物莫能害之謂身者吾之私也後而外之則公而無私矣故能成又釋氏謂實有真空即無私成私之意　此爲狥生執有者立鑑

三子口義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之意天地之生萬物自然而然無所容心故千萬歲猶一日

也聖人之修身無容心于先後無容心于內外故莫之先而常存是以其無私而能成其私也此一私字是就身上說來非公私之私也若以私爲公私之私則不得謂之無容心矣此語又是老子誘人爲善之意

洪陽解必須真忘乃能真常長久莫如天地天地不自生故能長久聖人忘形無我而形乃可久我固長存彼執有貪生者奚足語此

陶解此爲益生者言

蚊門解天地之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生不自生者無欲也故謂之無私也惟無欲能制欲惟無私能成私老子之所謂私與欲者凡今之祿位名壽富貴福澤一切有爲之事皆是非所謂汙染戕賊之欲也

陳明卿曰不自生即生生生生之謂易也勿誤認又曰私私百姓也註曰厚淺矣

叅　天地不自生即是無私聖人無私即是不自生文義互見耳聖人之可配天地者如此

易性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註。上善之人。如水一般。水在天爲霧露。在地爲泉源。故曰水善利萬物。衆人惡卑濕垢濁。水獨靜流居之。故曰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言水性幾于道同也。居善地。水性善喜于地。草木之上。即流而下。有似于先動而下人也。心善淵。水深空虛。淵深

清明也。與善仁。萬物得水以生。與虛不與盈也。言善信。水內影照形。不失其精也。正善治。無有不洗。清且平也。事善能。能方能圓。曲直隨形也。動善時。夏散冬凝。應期而動。不失天時也。夫惟不爭故無尤。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人也。水性如是。故天下無有怨尤水者也。補其後有莊列管韓晏淮南諸子。皆歸善于水。其論本此。

洪陽解。上善之德。如水一般。水之所以爲善者。利澤萬物而就下不爭。又能含垢納汙。故近乎大道

耳。人能不爭。則身所居而善爲地。所存而善爲淵。所與而善爲仁。所言而善爲信。行政則善能舉動則善時。只是處不爭之地。故有善而無咎也。

三子口義。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爲善。能利萬物而何嘗自以爲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就卑就濕。不以人之所惡爲惡也。以此觀水。則近于道矣。幾者近也。居善地。言居之而安也。心善淵。言其定而靜也。與善仁。言其仁以及物也。言善信。言出

日皆實理也。政善治。以之正國。則必治也。事善能。以之處事。則無不能也。動善時。隨所動而皆得其時也。此七句皆言有道之士。其善如此。而不自以爲能。故于天下無所爭。而亦無尤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也。解者多以爲水之小善七。故其說多牽強。非老子之本旨。

陶周望曰。此爲好勝者言。

叅　說水之妙。諸善盡備。猶易謙卦之六爻皆吉也。

運夷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註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治也先揣之後必棄捐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金玉滿堂反爲身災莫能常守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成事立而退身避位乃天道之常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

虧物盛則衰消長之理雖千古不能易也
張洪陽曰持久必盈盈則必壞其所持不如不持
之爲愈矣揣久必銳銳則必虧不可常保其不挫
矣盈滿難持驕矜自敗氣溢思渾才高自炫如金
玉難守富貴遺殃人生到此勇決最難功成名遂
奉身而去四時之序功成者退非天道乎
百家類纂註揣治也持槃水而加盈之非無溢之
道也故不如其已屬鋒刃而加銳之乃速毀之由
也故不可長保借物理之易見者以況下文

邵子曰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然物理即天理也

三子口義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銳爲喻器之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不如不盈之易持已者勿盈之意也揣治也銳銛也治器而至于極銛極銳無有不折不若不銳者可以長保富而至于金玉滿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于驕盈必遺其咎故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爲天道功成名遂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

日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爲成耶何時爲遂耶此日字須仔細看

蛟門解易曰知進退存亡之道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嚴若平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患由于我不在于人陸希聲曰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大位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

恭　全章總是欲人當見幾早退之意最妙在林希逸成遂隨人大小若人能知足則隨地皆

可結局人不知足即位極人臣不肯放手者多矣此解最爲有得

能爲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註。營魄者。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亡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魂靜至道不亂。魂安得壽延年。人能抱一。使不離于身。一者道始所生。太和之精炁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

得一以爲正補註一說營即魂專氣致柔能嬰兒者專守精氣使之不亂則形體柔順能如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者內無思慮外無情撓洗心澄慮居玄冥之處覽知萬事俾無疵病愛民治國能無爲者治國之道布施惠德無令人知天門開闔二句天門開闔明白洞達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有能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者生以養之畜以成之不自恃以爲主宰之功是謂玄妙之德

百家類纂註、營、魂也、神也、魄精也、氣也、魄以載營。則爲衆人。營以載魄。則爲聖人。合而言之。則營魄爲一。離而言之。則營魄爲二。朱子曰、專氣致柔、看他這個是甚磨樣功夫。專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愚謂朱子之說甚善、老子之學、天下莫能行者、此其一也。謂之玄覽、蓋微妙之眞見。而非世俗之解矣。然或存而不忘則是一妄見而已。必滌除之。無使留于胷中。而爲眞體之病也。以上三者、言、治、身、

之要下三者言治國之要司馬溫公曰善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勿傷善治國者任物以能不勞而成天門一開一闔言聖人之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也雖靜也猶夫闔也聖人之道雖曰一動一靜然當以靜者爲本

陶周望曰明目達聰能無知乎此居要語也知此則前五言者不解自明矣滌除玄覽者滌此妄知卻即疵也知滌則心不使氣故專故柔以之治國自無爲以之開闔自能雌一不必抱自然不離

有何恃何宰是玄德也

蘇子由曰神不治則氣亂强者好鬬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爲柔實之極爲剛純性而凶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如嬰兒極矣

焦弱侯曰古者鬼鬼或合而言之左氏心之精爽是謂鬼鬼是也或分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鬼

既生鬼陽曰魂是也大抵清虛則魂即爲魂住著則魂即爲鬼如水凝則爲冰洋則爲水其實一耳夫鬼之營營曰趨于有而此云載者知七情無體四大本空如人載于車舟載于水乘乘然無所歸也如此則化有爲無滌情歸性衆人離之而爲二我獨抱之而爲一入道之要孰切于此專氣致柔者老子曰心使氣曰强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故心使氣則强專于氣而不以心問之則柔

夫專氣致柔所謂純氣之守也非嬰兒其孰能之玄覽玄妙之見也疵病也衆人之疵粗而易除學者之疵微而難遣何以故道之所謂疵則學者狂之爲獨見者也金屑雖精入眼成翳以覺爲礙以解爲縛可勝病乎是故當滌除之也老子之示人可謂盡矣然智者除心不除事昧者除事不除心苟其誤認前言不至以輐斷爲學者幾希故又示之曰我言載營魄者非拱黜之謂也即愛民治國而能無爲也所謂爲無爲也專氣致柔者非鬱閉

之謂也。即天門開闔而能爲雌也。所謂雄守雌也，滌除玄覽者非暗昧之謂也。即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所謂知不知也。夫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其于生之畜之爲之長之皆不廢矣。而無爲也爲雌也。無知也。則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者。非玄德而何。關尹子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莊子曰、老子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說亦甚明矣。紬老子者、猶謂其棄人事之實而獨任虛無也。則未考其文而先有意以誣之者耳。豈不妄哉。

復所解營魂也神也魄精也氣也魂常附魄魄常
檢魂如車之載物也魄以載營則爲衆人營以載
魄則爲聖人合而言之則營魄爲一離而言之則
營魄爲二抱合也猶之能合而一之使無離乎將
離而二之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者神虛之至氣
實之始虛之極爲柔實之極爲剛純性而亾氣是
謂致柔嬰陽氣未散內和以柔不知好惡是以性
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如之則能抱一矣滌
除玄覽能無疵者疵病也金屑雖精入眼則翳以

覺爲礙以解爲縛可勝病乎故滌除塵垢超然玄覽內不爲鬼所載外不爲氣所使不垢不淨能抱一矣愛民治國能無爲以愛愛民愛始不周以事治國國始不治清淨臨民民將自化故有無爲而爲之心則能抱一矣天門闔闢能無雌天門物之所從出也陰陽闔闢有雄雌相感之理陰靜而闔陽動而闢一闔一闢變化所出知雄守雌能抱一矣明白四達能無知知者神之發神至虛至靈者虛則自然明白無所昏蔽靈則自然四達無所障

疑無知而知能抱一矣生之畜之以下聖人于物生之若父母畜之若子孫然生而不恃以爲有爲而不恃以爲功長而不自以爲主非玄德而何玄者幽深之義

蛟門解曰氣之神爲魂精之神爲魄魂精氣盛則魂盛精氣衰則魂衰精氣耗竭則魂遊魄降與形相離死矣老子此章首二語此言聖人長生不死之妙也營魂也魂陽生動有營營往來之意故謂之營因名以示戒也三子口義解相同未云老

子一書大抵只是能實而虛能有而無則爲至道縱說橫說不過此理

又蛟門解呂知常曰魂與神并魄與尸合魂強者生之徒魄壯者死之徒蓋魂屬陽而喜清虛魄屬陰而好營爲魂者陰之偶魄者陰之配亦陽之賊也且魄之爲物喜人眩聲色尚浮華迷昏昧馳騁遊走耗人之情蠹人之氣使人趨於死地形謝之後得以享其祭祀也知常雖道家言亦可采惟朱子載營魄及抱一之注爲王文定所駁駁之殊近

理、今錄諸家始末、以備詳正云、河上公曰營魄、魂魄也、人載魂魄之上以生、當愛養之、喜怒亾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美酒甘殽、腐人肝肺、故魂靜、志道不亂、魄安、得壽延年也、蘇子由曰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爲物遷、雖以魄爲舍、而神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于魄、耳目困于聲色、口鼻勞于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也、朱子駁之曰、以車乘人謂之

載、以人登車、亦謂之載、營與熒同、晶明光烱之意、載營魄者、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魂加魄上、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于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也。河上公以營爲魂、固非字義、又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又失其文義獨其載字之義、粗爲得之、若王輔嗣以載爲處、以營魄爲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之意、至于近世蘇子由王元澤洪慶善皆以載

爲承人之義不惟非文意且將使神將營動而鬼亦不以少息雖幸免于物欲沈溺之累而窈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爲強陽所挾以馳騖于紛拏膠擾之塗卒陷于衆人傷生損壽之域而不自知也

叅　通篇以抱一二字爲主惱焦弱侯以愛民治國後之六句爲發明前載營魄六句意義相承亦有見

[redacted]

無用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註古者車三十輻法月數也共一轂者轂中有孔故衆輻共輳之補註輻輪轑也轂輻所輳也考工記曰轂也者所以爲利轉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爲飯食之器器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埴土之粘者人作屋室戶牖空虛是爲出

人居處觀時用之利利物也利于用謂生處者乃可用盛受萬物故曰虛無能制有形制身者當除私去欲使五藏空虛神乃歸之。

商周望曰有之用全出于無而有即無非如車器戶牖以空中爲無也輻轂號亡而車載水土各異而器成戶牖椽柱互無自稱而室具此所謂無之以爲用也

百家類纂註云吳幼清曰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室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

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然車非轂舘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爲用器以容物者爲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愚按章內雖互生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所以即有而發明無之爲貴也

洪陽解無即虛也轂以虛處運動埏埴以虛處成模範室以虛處藏人物人皆知車器與室有之爲

利而不知這個受用實在處却在虛空不着之所也四大皆實神藏于虛無中生有道之妙也執有者昧矣

復所解摘至人入而未嘗有物所以爲無之用出而未嘗無物所以爲有之利故曰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以崇德

三子曰義轂車中之容軸者也輻輪之股也轂惟虛中可以行車埏埴陶者之器也虛而圄故可以成器戶牖室中之通明處也此三者皆是譬喻虛

者、之、爲、用、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車器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爲車爲室爲器。皆虛中之用。以此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

蛟門解、此章表無之用、王文定曰、王荆公有言、無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有者萬物之所以成也、聖人惟務其成物者、不言其生物者、而老子反之、是不察于理而務高之過、又曰治車者、治其轂輻耳、未嘗治其無也、若知無爲用而不治轂輻、則爲車之術疎矣、荆公之論如此、則判視有無爲二事。其于

聖人體用一原、有無俱妙之道。不同矣。且吾嘗觀治車者、其于受軸之藪、先矩而後規、左斧而右鑿、比之轂輻用力殆半也、以爲此處一差、不可行矣、何嘗止治轂輻、而不及于無哉、楊龜山論荆公以爲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于天下。而經世之務。皆出于私智之所鑿。可謂深中其病。至以爲原于老子、則許之過、荆公未嘗闖猶龍之籓也。况堂奧乎。

叅　虛無相因之理。惟老子發明極透。通篇皆

喻言。只末總二語斷之。章法句法。無不妙絕。諸解皆醒暢。能晰真義。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注、盲者、貪淫好色、傷精失明也、聾者、好和氣少宜、不能聽無聲之聲也、爽亡也、人嗜五味、則口亡失于道也、發狂者、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不知厭足、則行傷身辱、妨者、傷也、聖人守五性、去六情、節

志氣養神明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性
陶周望曰腹受而已別味者口也令耳目之受聲
色如腹之于物也亦何惡于聲色哉
羅什曰不知即色之空與聲相空與聲盲何異爲
腹猶易見其背之意不爲目猶陰符機在目之意
李約曰目無厭聖人不爲腹知足聖人爲之目視
外故云彼腹實內故云此
子由曰視色聽音嗜味其本皆出于性方其爲性
而未有物也至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

味奪于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
聾雖嘗而實爽也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
至于馳騁田獵未嘗不爲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
也然人皆以爲病而聖人獨以爲福何也聖人爲
腹而衆人爲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
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于內者也
百家類纂註爲腹者內養其神可長久也爲目者
外玩物娛反自害也呂氏春秋曰聖人之于聲色
滋味也利于性則取之害于性則舍之此全性之

道也

張洪陽曰聲色五味馳騁貨利紛華絕根中之所存者幾何聖人內重外輕故去彼取此浮世紛紛一切皆爲目也實事漸消虛事在銀魚金帶繞腰光咲乎于腹何益哉

復所解末二句摘腹內也受而不取納而不留目外也貪而不能受愈見而愈不足聖人專內忘外物物而不物于物日遊于紛華波蕩之中而心不爲之動故去彼取此彼物之自外至者此性之凝

于內者染塵逐境皆失其正而要在于目是以始終言之陰符曰機在目夫子四勿而先視釋氏六根而首色皆此意也

三子口義摘老子諸章結語多精絕

蛟門解諸欲居于竅則竅爲之塞故當其無有竅之用而況于心乎腹內體之總名爲腹則守五性謹六情節嗜慾養神明而目者愛春華忘秋實第供觀美而已

叅　通章是論遣欲爲腹不爲目的是道家精

語

厭耻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責以身爲天下則可寄于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于天下篇名未詳

註前六句解人之一身寵辱係焉身寵亦驚身辱亦驚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得失皆驚補註辱原寵來寵本爲下得失之際乃動其心則若驚也中五句解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有身

則愛其勤勞念其饑寒觸情從欲則遇禍患後四句解人君貴爲天下上者託身萬民之上能以天下爲大患處貴不敢驕處富不敢驕雖在上位常如臨深履危則身不忘國無患矣補註貴愛以其身爲天下未肯以其身爲天下也

陶周望曰曾見一解若訓汝言寵辱細故耳而若驚身爲大患而汝貴之得寵失寵皆不免于驚寵之不足尚也明矣無身則無患身之不足貴也明矣惟不自貴其身而貴以爲天下不愛其身而愛

以爲天下則遺其私已而公諸萬物可以寄託天下不獨無患而已也爲天下王寵貴極矣而遺其身以公物孰能驚之諸解皆不明

陳明卿曰得之若驚處高位臨深履危也失之若驚失者失寵處辱也驚者恐禍重來也失之不驚禍至無日矣

洪陽曰此章言身名爲累若汝也寵與辱是你驚心之事至貴而又有大患是你這個身子如何是寵辱若驚榮寵是嚴上的事然因人爲榮辱是嚴

下的事得之汝徒驚喜失之汝徒驚懼如何是貴大患若身我有此身便有許多憂患若能忘形何患之有不自貴而以身爲天下之人不自愛而以身任天下之勞則可寄託天下矣乃身之可貴者此也寵辱是忘名的事貴患是忘形之事忘名而心不驚忘形而身不累至矣

百家類纂註無寵則無辱有寵而失之則有辱是能所以爲辱也人之累于寵者常若有驚悸而不得寧矣無貴則無患有貴而慮失之則有患貴所

以爲大患也夫至人者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取養于世不啻足矣若夫天下之富九州之養無益于生而足以爲患此所以重爲天下也如斯人者寄託之以天下則天下皆蒙其利矣

復所解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爲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爲患本也驚者爾于物而無着者也過則虛矣貴重也謂難之也人情率上寵而下辱不知辱不自生生于寵則寵爲下矣寵爲下故得寵失寵皆若驚遺寵則辱不及矣人情率有

身而難患不知患不自生生于身也無身則無患矣大不以身視身而以患視身忘身而患不及所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忘其所不忘而不忘其所忘也知吾身之可貴知吾身之可愛雖以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吾之身則寵而不有其寵貴而不有其貴可以寄託于天下之上矣

三十日義若而也寵辱不足驚而人驚之身爲大患而人貴之先提起兩句下面却解何謂者不足言也寵辱一也本不足言而人以辱爲下自萌好

惡之心故得之失之皆能驚動其心此即患得患失之意身者我之累也無身則無累矣而人反以爲貴是不知其眞身之身也知其眞身之可愛雖得天下不足以易之人能如此則可以寄託于天下之上寄託二字便有天下不與之意此章兩何謂自有兩意乃古文之妙處

蛟門解爲人上者寵人爲人下者寵于人聞夫之寵妾矣未聞妾之寵夫也聞君之寵臣矣未聞臣之寵君也爲人臣妾不亦下乎持保寵之心則未

得而患得既得而患失惕然惶然而不敢寧其若驚固宜　又施恩者據其權受恩者當其役故曰寵爲下受寵之初賢者懷報稱之憂不肖者深窺據之懼失寵之日不肖者多無聊之意賢者亦有不豫之色得失之患不獨鄙夫人情大抵然矣則其得寵也有以異于得辱乎無以異于得辱乎故曰寵辱若驚人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其有身而持之之過也若後其身外其身則無身無身則無患矣貴者不免誅夷凌轢危亾分崩之患豈不亦

有貴而持之之過乎。無貴則無患矣。惟至人者不輕以其身爲天下而甚貴之愛之。銖軒冕。塵金玉。粟珠羊馬。不當其一盼。故內無驕慢、外無妨人之行。讓之而愈來。則來者堅。推之而愈集。則集者安。故可以寄託于天下矣。深山有寶。惟無意于寶者能得之。雖造物不容人之多取。而況于人乎。又寧獨天下然、古之人、三爲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慍、已貴矣。可使復賤。已富矣。可使復貧。後之人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亾。知得而不知喪。士大夫

一日失官。幾不欲生。貿貿無所容于天地之間、此可與寄託功名者哉悲夫、

叅　說寵即是辱。將富貴功名一念使人氷消、身爲大患。並將修煉黃白一輩人者、皆掃興矣、實不如養眞悟道之爲可恃也。

贊玄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于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註無色曰夷言無采色不可得而見之無聲曰希言無有音聲不可得聽而聞之無形曰微言一無形體不可搏持而得之三者謂夷希微也不可致

詰謂無聲無形無色不可詰致而得故謂合三者爲一也其上不皦在天上不皦皦光明也其下不昧在天下不昧昧暗冥也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不可以聲色形名之也復歸于無物復當歸之于無質也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無形狀能爲萬物作形狀無物質而爲萬物設物質也恍惚若存若亡不可得而見無端末影迹之可求執守古道以御物知上古本始有一是名知道綱紀

李約曰恍有也惚無也謂有不可謂無不可故以

恍惚名之不見其首無來時也不見其後無去日也自古有之謂之日道今欲執之未得其方惟虛其心道將自至繩繩衆多也

洪陽曰世人執有者狗象尚無者着空此道乃無中有有中無不可執着所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道無又有道有又無斯爲妙也故此章言夷希微混爲一源是無未嘗全無也不皦不昧不可名而歸于無物是有亦未嘗全有也無象而有真象是謂恍惚無始無終能御萬有是謂道紀故歷代真

詮曰存無守有曰煉情歸性曰不依一法而心常定只爲信不及無中生有之妙放不下眼前種種的勾當可惜現成物事都遷延敗壞而已奈何彼所解不見者不可以色求然又能玄能黃不可名之以無色曰夷而已夷平也漠漠然無異見也不聞者不可以聲取却又能宮能商不可名之以無聲曰希而已希無也少也不得者不可以形索却又能剛能柔不可名之以無形曰微而已微細也妙也彷彿似有追之又失也三者即希夷微也

形名俱泯莫能議之混沌無分胎令爲一耳一目
目一耳心一耳目矣道之妙在上在下不可謂之
明不可謂之不明綿綿夷運而不絕若有物以維
之不知其卒歸于無也狀其著也象其形也無狀
無象非有非無謂之恍惚以其出入變化不可故
常之謂其未無始其去無終何前後也無始無終
不古不今古非異于今以知古之所自始也今非
異于古以知今之所從來也始無所自來無所從
無端之紀也紀者道紀也道不可執也得此則可

執之以爲德矣執德之謂紀。

三子口義、摘三者之名、不可致詰言不可分別也、故混而一者、言皆道也。此兩句、老子自解上二句、老子自曰不可致詰而解者猶以希夷微分別之、看其語脉不破、故有此拘泥耳、繩繩、多也、多而不可名、其終皆歸于無、亦恍惚耳、迎之而不見其首、無始也、隨之而不見其後無終也。

蛟門解、老子不獨以無聲無臭者論道、而盡形聲色化之類、已歸于無聲無臭之中、法眼洞觀、不得

一物此天命以上之論也蓋察萬物之初而未始有形不惟無形而且未始有氣不惟無氣而且未始有名于無之中而忽瀁然有一物謂之氣有氣之後而忽塊然有一物謂之形比其終也形復銷盡獨存其所謂氣氣復銷盡獨存其所謂名名之又復銷盡而歸于無名然則所謂狀果有狀而象果有象乎無論未生之前謂之無已化之後謂之無即今之有非真有也石火也電光也罔兩也蛇蚹蜩甲也聚沫也泡也芭蕉也幻也夢也響也

實也故曰無狀無象也

矣　此論與中庸闇然一章同意莊子再求問于孔子曰未有天地可知乎孔子曰可古猶今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亦同此意

顯德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其若氷之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註、古之善爲士者、謂得道之君也、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也、深不可識者、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莫知所長也、強爲之容、

測下句也與兮舉事輒加重慎若冬涉川心猶難之也猶兮其進退猶猶如拘制若人犯法畏四隣知之也儼兮如客思主人儼若無所造作也渙兮渙者解散釋者消亡除情去欲日以空虛也敦兮敦者質厚朴者彫未分內守精神外無文采也曠兮曠者寬大谷者空虛不有道德功名無所不包也渾兮渾者守其濁者不昭然也孰誰也誰能知水之濁止而靜之徐徐自清也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也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淫溢

夫惟不盈滿之人能守敝不爲新成敝者匿光榮也、新成者、貴功名、

百家類纂註、冬涉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慎自持也。儼若客、不敢僭也。氷將釋、常恐陷也。若樸、質而無文章也。若谷、虛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也。皆所謂強爲之容也。井汲之多必渾、木徙之數必斃。人之性情。有似於此。除情止念則眙濁去而天光發。收視反聽。則精神定而眞氣生。日孰能者、勉人之辭也。不欲盈者、虛也、敝、故也、保此道者、其中

常虛則似見故而不新此便是首章所謂常道處敝而不新則千載如一日矣能如此而後爲道之大成是以能敝不新是一句成是一句

復所解和盡而微微盡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深於道矣無容識矣惟不可識則其形容安得以強識哉強爲之容而已豫獸名遲回不果若冬涉川迫而後動如不得已也猶獸名疑而不行曰猶長者遲而難之慎也儼若容者無所不敬未嘗情也渙舒散也將釋似散而未散也敦兮若樸

者人爲盡狀。復其初也。曠今若谷者。虛而能受也。渾今若濁者。和光同塵。不與物異也。孰能二句。以物汨性者。濁而不復清。今能濁之亂性。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徐者徐徐不迫之意。以定滅性者。安而不復生。今知滅性之非道。則動之。動之而徐生矣。能清能生。而非虛以守之。則盈。盈則損。終小成矣。此心兢兢。不以盈滿自累。不盈則虛。虛則能受。守常襲故。不以新巧自炫。而臻大成矣。天下之物。敝生於新。敗生於成。能敝不新。所謂常道處敝

而不新千載如一日矣、

三子口義摘、此章形容有道之士、遍於玄微妙、可謂深於道矣、而無所容其識知、惟其中心之虛、不知不識、故其容之見外者、皆出於無心、故曰強爲之容、與兮以下、乃是形容有道者之容、自是精到、孰能者、言孰能若此乎、徐、優游之意、此兩句只是不清不濁、不動不靜、濁中有清、動中有靜耳、

蚊門解摘、此善形容有道氣象也、今之爲士者、惟患人之不知、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耳、古之善爲

士者不然、惟務闇然自修、藏善韜光。潛冥洞極、粗盡而微微盡而妙。妙極而玄。至於空虛之至而無所不通。鬼神莫測其行藏。造化莫知其涯涘。若谿工之處於魏國。列子之居於圃田。誰知之哉。天不可度。地不可量。而擬之曰圓曰方者。強爲之容也。今欲狀至人之容。使後世有聞焉。亦強爲之容而已。強爲之容如何、冬涉川者、方冬徒涉。非有大不得已者、迫之孰敢。至人不爲福先。不爲禍始。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其象如此、畏四鄰者、鄰封密

週覩衆而動朝發夕至爲難甚易至人夙夜警畏常恐獲罪於神明而啓釁於人閒其象如此豫與猶多疑之獸名取其不果之意儼若客者不敢進寸而退尺也古者主人未問客不先舉也渙若氷將釋者氷泮易溺如恐隕也以上四語皆畏慎之意至人應世之象敦兮其若樸者如木未雕質無文章也曠兮其若谷者虛而無藏亦無不受也渾兮其若濁者受汚納滓和光同塵不與物分別也此三語者皆渾沌之意至人混世之象其可見者

如此平平無奇耳顧其濁非世人之濁安非世人之安也中民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矣濁其文而清其質安其體而生其意雖濁而靜之徐清如水之汪洋渟涵而所以燭天地鑑鬚眉者在焉雖安而久之徐生如山之崔巍凝肅而所以生草木居禽獸者在焉非至人其孰能與於此是故謂之微妙之通也夫世人何爲能保此道哉惟其體冲虛之妙性而不欲盈耳不欲盈者即上文七若之事世人

持上人有物之心。故能新而不能敝。至人不然。食舊安成。貴因循。重改作。故與天地俱敝。而自古長存。

叅　此章本註多有可疑者。如解玄爲天、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不若將微妙玄通四字、渾合爲是。與兮、但解舉事輒加重慎、不如別本作豫字、同猶字、爲多疑獸名、總是一遲回意。渙兮若氷釋、渙作解除情欲、釋作日以空虛、爲心融理釋無所疑滯之訓、與前後文不相涉、不如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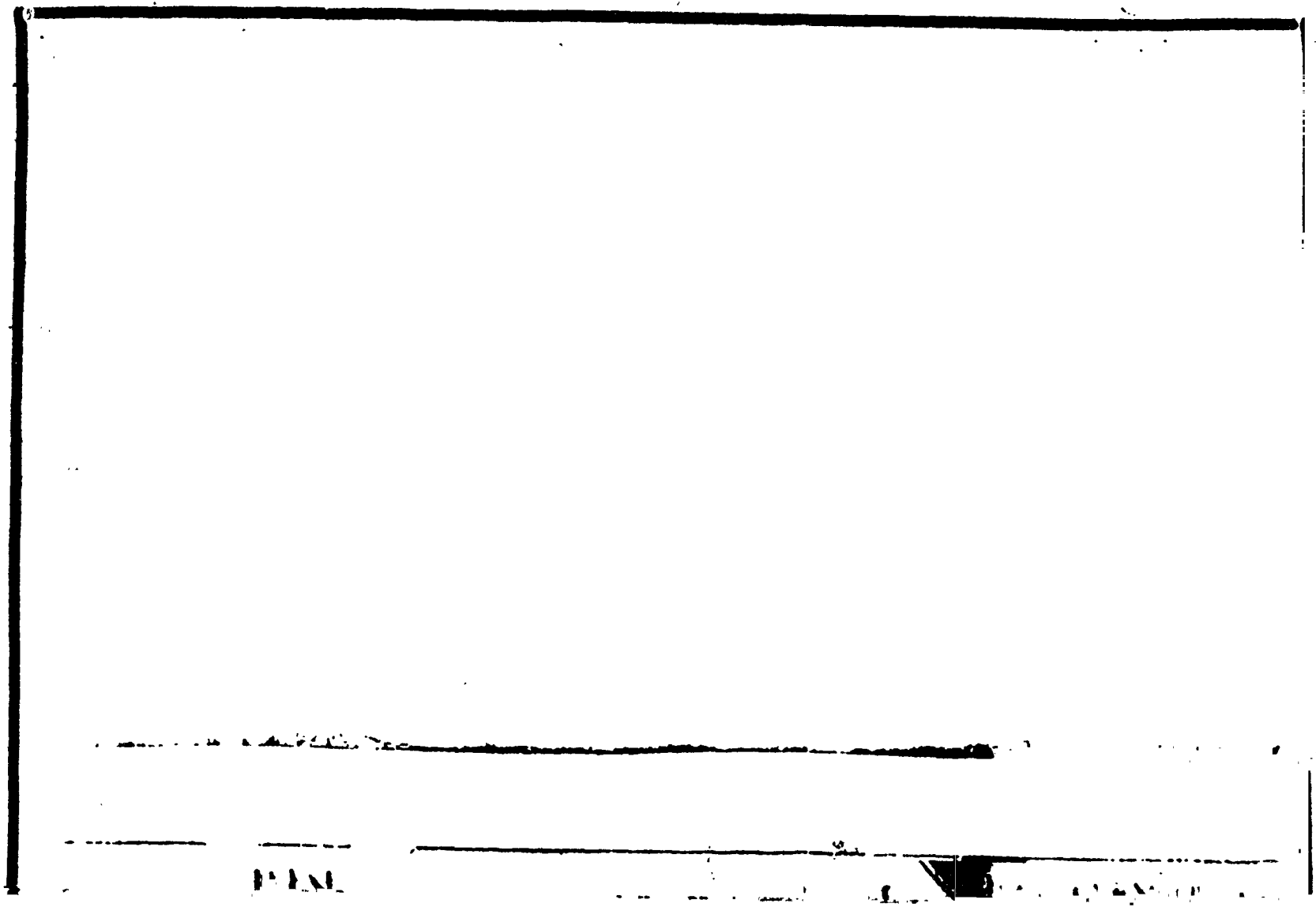
本解作氷泮易溺如恐陷同前畏慎意思爲是

新成、作貴功名、亦朦糊、不如別本解作守常襲

故不爲新巧自炫成字单作一句收結爲當也

此皆是形容有道氣象曰強爲之容猶覺有摹

寫不盡處



歸根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註得道之人捐情去欲五內清靜至于虛極守清靜行篤厚萬物並生日作吾以觀見萬物無不皆歸其本也人當重念本也芸芸者華葉盛貌萬物無不枯落各復反其根而更生靜事根也根安靜

柔弱謙卑處下故不復死也是爲復命言安靜者是爲復其性命使不死也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能知道之所常行則爲明不知道之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神明故凶也能知道之所常行去情忘欲無所不包容也容乃公者無所不包容則公正無私衆邪莫當公乃王者公正無私可以爲天下王身正則形一神明千萬共湊已躬也王乃天者能正德合神明乃與天通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與道合同乃能長久能公能天通天合道

四者純備道德宏遠無殃無咎乃與天地俱歿不
足殆也
百家類纂註虛靜者性命之本然也故爲道者必
損有以之虛損動以之靜損之又損以至于虛靜
之極則私欲盡而性可復矣然虛靜實非二道未
有虛而不靜靜而不虛者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守靜則能復其初動則逐物而失之此靜之所以
爲復命乎此章之言蓋莊子所稱內聖外王之道
也夫語王者之道其極至于王乃天天乃道其道

可謂甚大矣自非聞道之君子知反其本固不越虛靜而已矣虛靜之學成則帝王之道備于已非虛靜之外別有餘事也茲老莊道術之大端也洪陽曰致虛當至于極守靜當至于篤此虛靜二字實修道眞功夫也

陳明卿曰敦根敦復而萬物作萬物並作我不自做與人共做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復所解致推而致之即致中和之致虛字承上不欲盈生來蓋不盈則虛學道而至于虛虛而至于

極則其守靜也篤矣作生也復返其始也觀即常無欲以觀其妙之觀芸芸即並作也根如華葉之生于根而歸于根萬物作于性亦復于性作即復之機芸芸即歸根之機也故以其並作而觀其復則方芸芸而各復其根也未能觀復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惟氣復歸根萬境皆空不求靜而靜乃眞靜也命吾之所受以生者靜則所生之理于此始復常不變也方萬物並作雖天地之大未有不變安可謂常既復命則至虛至靜湛然常存

矣。知常則吉凶悔吝。常見于物之微非明乎不知常久不易之道。妄作妄動。乃趨死道而凶矣。知常而體之。則萬物與我爲一。何廣大而容萬物。皆吾一體。則不內其身而私矣。無私則公也。以其爲萬物主曰王。以其爲衆父父曰天。蓋公則大。大則聖。聖則神。神卽天道者。所以成聖而盡神者。既道與天一。何所止息。守此靜虛。終身無危殆矣。曰久曰歿身。常之謂也。

陶解、焦弱侯曰、致虛而不知實之卽虛。虛未極也。

守靜而不知動之即靜靜未篤也若此者觀無于無而未嘗于有觀無耳試觀萬物方其並作若動且實而實無纖毫動與實者能如是觀是爲觀復復者復其始也夫未能觀復即止動求靜欲靜轉動當物芸芸復歸其根則一切諸念當處寂滅不求靜而自靜乃眞靜也

蛟門解摘、性命之學莫貴于虛莫善乎靜管子曰、館不辟除貴人不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莊子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

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于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于逆粹之至也純粹而不襍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虛之又虛靜之又靜此所謂致虛而至于極守靜而至于篤也是自空也以觀萬物之變則不見萬物之實而見萬物之虛不見萬物之動而見萬物之靜雖遞生迭長充滿覆載而吾獨觀其性命之初握造化之眞體遊宵冥之始境眼底無全牛矣是又空萬物也必空萬物而謂之自空也蓋

虛靜者性命之本然也物雖芸芸枝葉扶踈而終各歸其根皆出于機而入于機也波生于水而歸于水火熾于空而滅于空也然則其出于機者乃倏然有動之用而入于機者則翛然無動之體也有動之用造化之所以役物而無動之體萬物之所以還造化也世界則有成住壞空人物則有生老病死如環無窮終則有始非變遷之異事乃古今之常理知此者謂之知道而愚者芴芴然顧以私智小見分別于其間于是悖性而作謊命而行

以生爲常以死爲變將持有爲之事而窮天地之機得與造化者爭衡力斃神喪凶何如之

觀復者在易則爲雷在地中在堯夫爲月窟天根在人心則爲思慮未起之初在玄門則爲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在佛則爲本來面目

叅　談說虛靜中廣大無私廓然至公氣象何等結構

淳風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註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質朴也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畏之者設刑法以治之也侮之者禁多令繁不可歸誠故欺侮之也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猶兮其貴言說太上之

君、舉事猶貴重於言、恐離道失自然也、功成事遂謂天下太平也、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爲只當自然也、

洪陽曰、治人修身一理也。上古之時無爲自化。民但知有君長而已。忘帝力也。其次以德爲治而民愛戴。其次任法而治而民畏憚。又其次施爲或乖而民侮慢。至若我之誠信不足。民不信之。猶且以命令言辭強聒。其治益衰矣。非無功也。非無事也。功成事遂。百姓不擾。皆曰自然。此則上古極治象

也。但見無爲不知有作。此亦修之至矣。

三子口義摘、猶、夷猶也、猶兮、乃安然之意、太上之時、功既成矣、事既遂矣、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而不自知。皆曰我自然如此。所謂帝力於我何加是也。既謂貴言之非。而以此一句結之。是、傷、今、而、思、古、也。

復所解摘、心有孚之謂誠。言可復之謂信。上以誠感。下以誠應。以心孚心。何貴於言。及誠信之不足。下始有不信之心。上之人猶然懸之象魏。昭之告

戒益以重其疑矣道德既隱仁義斯彰仁義不行政刑斯作而猶禁令強聒之治益衰矣

黍按河上註解猶今其貴言說太上之君舉事猶貴重於言恐離道失自然也蛟門亦從之不如洪陽口義復所各解竟承信不足且以命令言辭強聒爲衰世之象語氣較順俟識者再詳之

俗薄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註大道之時家有孝子戶有忠信仁義不見也大道廢不用惡逆生乃有仁義可傳道智慧之君賤德而遺言賤質而貴文下則應之以爲大偽好詐六親起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收養也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佞爭權乃有忠臣匡正其君也此言天下太平不知仁人盡無欲不知廉各樂已不知

貞大道之君仁義沒孝慈滅猶日中盛時衆星失光

蘇子由曰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洪陽曰混沌既鑿遂有標榜聰明自用反相欺蔽不和顯孝昏亂見忠一切有爲之法皆自私用智之爲去道遠矣

參　未是平論復所以爲猶龍子目擊衰周而

發此憤世之辭也良然。

還淳章第十九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註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垂象蒼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棄智者棄智慧反無爲也民利百倍者農事修公無私也絕仁之見恩惠棄義之尚幸信也民復孝慈德化淳也絕巧者詐僞亂真也棄利者塞貪路閉權門也盜賊無有上化公正下

無邪私也此三者諸上三事所弁絕也以爲文不足者文不足以教民也故令有所屬即如下句見素者當抱素守眞不尚文飾也抱朴者當見朴以示下故何法則少私者正無私也寡欲者當知足也

洪陽曰聖智仁義巧利世方汲汲而趨者我今一切絕棄之三句言辭雖無文采足觀恐聞之者信心不及反以爲落空而無所依傍故又教之以見素抱朴少私寡欲但依此循行不待絕棄而依傍

自消矣。

黎　此莊生駢拇馬蹄在宥三篇章本也皆本猶龍之意而甚言之幾於大罵矣然嘗細思滃沌既開。機利日生遂使耕鑿風覇世道交喪詎不由此。老莊之見雖爲過激未非憂世一段婆心也。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
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
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
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
悶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
似鄙我獨異于人而貴食母若海一本作若晦

註除浮華則無憂患也唯阿同爲應對而相去幾

何、疾時賤質而貴文也、善者和譽、惡者諫爭、能相去何如、疾時惡忠直用邪佞也、人謂道人也、人所畏者、畏不絕學之君也、不可不畏、近佞色、殺仁賢也、荒兮未央、或言世俗人荒亂、欲進學爲文、未央止也、厭厭、淫放多情欲也、如饑思大牢之具、意無止足也、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我獨泊然安靜、未有也、欲之將形爲兆、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也、乘乘如窮鄙無所歸着、乘平聲、衆人餘時以爲奢餘智以爲詐、故曰有餘、我獨

如遺棄似于不足不與俗人相隨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沌沌無所分別也昭昭明且達也若昏如閙時也察察急且疾也悶悶無所割截也若海如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極也漂漂若飛若揚無所止也志意在神域也以有爲也頑無爲也鄙似若不速也食用也母道也我獨貴用道也

百家類纂註夫學者貴以養性而養性莫若無累今世俗之學外以累其性情豈非飲藥以加病乎

絕而不爲可以無憂矣莊子曰繕性于俗學以求

復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唯阿皆應聲言此二者但僅有遲速之分然一則
爲恭一則爲慢其善惡之相去則遠矣事有毫釐
之異而得失遠相懸如此可不致畏于幾微之際
以求免于不善乎人之所畏至未孩一段止解言
畏懼與人同后言好樂與人異葢畏懼者聖人儆
戒之常而好樂者衆人貪欲之志也吳幼清曰食
母二字見禮記內則篇即乳母也鳥獸資道而生
所謂萬物之母也故曰食母

洪陽曰、必絕學方無憂、若但能減省而已、猶唯與阿雖應有緩急。其隨人一也。猶善與惡。雖事有公私。其有爲一也。可見一切伎倆宜消盡。乃可入道。天下事、有世人所共畏者。我亦不可不畏。況此事尤所當畏不可忽者。荒兮其未央哉。中有無窮禍患。衆人固不知畏也。如食太牢、如遊登春臺、方謂快美、我獨泊然至淡。于未萌兆之先。若嬰兒之未孩。而一無所知也。此時心乘乘兮若無所歸着。衆人逞強而若有盈餘。我獨歉然若有遺失。而皇皇

以求之。我此心真若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與太虛同體。俗人昭昭。而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晦。漂兮若浮水。而無所止、衆人于此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這個心獨與衆人不同。而貴能餐此沆瀣生生之氣耳。惟道集虛。求道者。只是無思無爲。不失赤子之心而已。

陶周望曰、善惡、如唯阿耳。皆子孫邊事也。不有無善無惡。爲善惡之母者乎。學也者爲善去惡、逐其子者也。食于母。則絕學矣。絕學則如愚人矣。鄙夫

矣。

三子口義解、爲道日損。爲學日益。此等字義不可與儒書同論。學則離道矣。絕學而歸之無。則無憂矣。唯阿皆諾也。人之學者以善爲勝惡。是猶曰唯勝阿也。不若併善之名無之。此卽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之意。雖然古之知道者。雖以善惡皆不可爲。而何嘗無所畏。凡人之所畏者。我未嘗不畏之。若皆以爲不足畏。則其爲荒亂。何所窮極。荒亂也、未央、無窮極也、禪家曰、豁達空撥因果、便是

人之所畏而不畏也。莽莽蕩蕩，招殃禍，便是荒兮其未央哉。衆人之樂於世味也，如享太牢，如登春臺，而我獨泊守淡泊，百念不形，如嬰兒未孩之時乘乘然無所歸止。兆形也，萌也，此心不萌不動故曰未兆。嬰方生也，孩稍長也，嬰兒之心全無知識乘乘若動不動之意，無所歸，不着迹也。此我之所以異於衆人也。衆人皆有求贏餘之心而我獨若遺棄之。我豈愚而如此沌沌然乎。沌沌，渾沌無知之貌。此意蓋謂我之爲道以不足爲樂而無有餘

之心非我愚而汝智也昏昏悶悶即沌沌是也俗人昭昭察察而我獨昏昏悶悶此其所以異于人也其心澹泊如乘舟大海之中風飄然而無所止宿此即乘乘若無歸之意也有以有爲也衆人皆有爲而我甘于不求故若頑若鄙我豈眞頑鄙哉我之所以異于人者味於道而已有名萬物之母母即道也食味也求食于母言以求味于道爲貴也

俄所解摘唯之爲恭阿之爲慢應有緩急出于聲

一也衛理爲善背理爲惡事有公私離乎道一也
相去無幾不若併善之名忘之善惡從知美之
美斯惡矣生來
蛟門解摘海之爲物八紘九野天漢之流注焉而
不滿至人之心不滯方隅離諸邊徼故曰忽若海
漂兮似無所止此章老子自形容其氣象分明畫
出無懷葛天以前人物當與微妙玄通章參看下
文孔德之容亦如是而已老子新出于沐熟然似
非人而見之者疑其眩壺子未始出吾宗而相之

者期爲死唐舉曰吾聞聖人不相惟至人知之

又此章貴絕學因自狀氣象董思靖曰唯阿同出于聲善惡同出于爲達人大觀本實非異正如臧穀亡羊之意也此故太上忘情是非俱泯者之所爲然學者直須于善惡不可名處着眼始得若直以爲善與惡同耳則是任天下入于惡而不之顧豈理也哉

叅　洪陽解前數句爽甚周望以善惡爲子孫邊事令下食母論更通朗舊註人之所畏指不

絕學之君近于牽強俟識者再詳之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忽。忽兮恍。其中有像。恍兮忽。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父之然哉。以此。

註、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從于道也、道之于萬物、獨恍惚往來于其無所定也、道德恍忽無形之中、獨爲萬物法像、道惟恍惚、其中有

一經營主化、因氣立質、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也、其精甚眞、非有餘也、道匿功藏名、其信在中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也、閱、稟也、甫始也、言道稟與萬物始生、從道受氣、我何以知之以此、此即今也、以今萬物皆得道精氣而生動作起居、非道不然也、

百家類纂註、其中有物、其中有精、此即眞空而後實有也、其精甚眞、其中有信、此兩句發明無物之中、無實有爲、不可以爲虛言也、道之名、在于古今、

一日不可去。而萬善皆由此出。衆甫、衆美也、即天地萬物是也。閱、歷閱也、萬善往來皆出此道也、以此者、以道也。

洪陽曰、學道之人。心地冲虛。廣大無所不容。無他向也。亦惟道是從耳。這個道之爲物。恍惚虛無而中有象有物。窈冥昏默。而中有精。且此精甚眞不假。又有信不爽。是以自古及今。此道之名不去。而人尊信之。亦見天下衆美在此。無以尚之耳。這衆美在我。何以知其然。正以恍惚窈冥之中。而有象

有物有精有信此爲妙也孔大也甫美也
周望曰水中鹽味色裏膠青畢竟似有不見其形此恍惚中有象之說也恍似有忽似無解亦甚精然二字只是狀其無狀如窈冥爾恍忽窈冥了無形色可見畢竟有物甚眞甚信爲萬物之主宰作今古之常住恒居無事以閱衆甫言其似無實有所謂眞空妙有者也　三子口義解同
復所解道無形運而爲德則有容故德者道之見也孔盛也即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是從者

言盛德之容與道周旋也道非有無不可執看故以恍惚言之即無狀之狀也方惚而恍恍則不昧不昧則明明則凝于有物而非物也故曰有象方恍而惚惚則不曒不曒則暗暗則凝于無物而有物也故曰有物恍惚則不測不測則神矣窈冥者神之又神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焉精者得道之一而不襍者也物至成形真僞襍矣精則不容僞也真僞既雜則一而二二而三紛然襍出不可復信矣信則不吾欺也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

去名之閱歷也甫男子之美稱衆父者古今歷代之聖賢也自古及今道之屬于衆甫久矣吾何以知衆甫之得道哉正以恍惚窈冥之中有物有象有精有信此爲妙也

蛟門解道之狀云何恍似有也居有非有惚似無也居無非無有無難定矣然而其中固有象也其中固有物也非無也窈兮冥兮尤不可見然而其中固有精也精甚眞而信不妄也信即眞也眞生而有精精生而有物物生而有象象生而有名名

之曰道。實有一物之可指矣。此名長懸于天地之間。而古今不廢。天下之衆美從此出焉。閱字從門。一一而數其所出之義。喻道爲萬物之門。而經歷于是也。衆甫、指天地萬物稱衆美者。見物無非道之義。然者、所以然也。又言吾何以知衆甫之所以然哉、知之以此道耳。道出于恍惚窈冥之中、而有實體、故曰常道。衆甫生焉、至人葆恍惚窈冥之道而有實德。故曰孔德。衆美具焉。故曰惟道之從也。蘇文忠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

卒莫消長也。禪伯亦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物主。不逐四時凋。皆自古及今。以閱衆甫之義。

叅　老子說無處必兼有即第二章有無相生之意一部道德經多半從此處發揮

益謙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註曲者　不自　則全其身也枉者屈已而卑人久久自得直也窪者地窪下水流久則衆歸之也弊者自受弊薄後已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也少者自受取少則得多也天道祐謙神明託虛

多者、財多惑於所守、學多惑於所聞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爲天下法式也、聖人不以其目視目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聖人不自以爲是、故能彰顯於世、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聖人不自矜大、故能久不危也、故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也、古言曲從則全、身正言非虛妄也、誠實也、能行曲從者、實其肌體歸之于父母、無有傷害也、

百家類纂註、前六句、並古語曲則全者、缺故能全。

如月之未望是矣枉則直者屈故能信如尺蠖之屈是矣窪則盈者謙受益也弊則新者闇然而章也少則得者以約爲紀是以得也多則惑者博而寡要是以惑也

周望曰如愚似鄙故曲枉窪敝少皆其似也有學則有見有善惡則有是絕學無憂何自見自是之有哉抱一者食母也

洪陽曰一曲自守斯太朴渾全枉有直時窪有盈時弊有新時但少則得但多則惑是以聖人之道

只在簡易抱一以爲天下楷式這抱一是忘我忘物收斂退藏的功夫而能爲天下式者蓋惟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章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久即前全直盈新之謂也他只謙退不爭天下式之自然莫能與之爭矣古人所謂曲則全者非實落的確言語乎一有發露便多虧缺惟守其不足以需有餘則抱元守一復歸混沌蓋鏟漏必補繼悉必復所謂全而歸之也滿假矜伐之徒豈足語此

三子曰義解能曲而後能全能枉而後能直能窪而後能盈能弊而後能新能少而後能多此皆能不足而後能有餘能真空而後實有之意少則得多則惑只是少則多三字又細繹作兩句也一者虛也無也不足也聖人所抱只這一件道理所以爲天下之法式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是不有其有之意惟既虛心而無所爭於天下又何爭之有長可久也既如此說了却提起前面曲則全一句作如此歸結亦是文之奇處天地之於

我然所欠闕我但當全而歸之耳又他何所事也誠者實也言實當如此也曲枉窪弊四句皆是設喻以發明下向之意而已

蚊門解曲一偏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道各有所限而才各有所短若于足耳目之各執一官不能兼也而終不見天下有遺能惟不兼能故有全能矣故曰曲則全大壤之屈以求伸也途有東有西而通諸夏也川有源有委而通諸海也父子相隱而直在其中也徑情不

可以爲直矣故曰枉則直川谷滙下而衆水就之地道流謙鬼神福謙人道好謙故曰滙則盈褒敝而新之以葛葛敝而新之以褒不有虧也其何以成故曰敝則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一人可以令百人而兩人不可以令一人道不欲多多則雜雜則擾擾則憂憂則不可救路多岐則亡羊學多方則喪道多指亂視多語亂聽故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不務多而務少還守其一以爲天下極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致虛守靜歸根復命皆其事

也、下復申明曲則全之義、言聖人惟務闇然自修、不自表暴以求人知也、故其道日章而明、好善用中、樂取諸人、惟恐不聞其過而不敢自是也、故其德愈新而彰、有功而不伐、故天下稱功、有長而不矜、故天下稱長、夫爭、逆德也、乘人之不能而取其名、利人之短而著其長、此與操刃而刼者何異、是故聖人耻之、不爭則天下服其德、服其功、而又服其所以居功與德者、誰與之爭哉、夫聖人惡能以一手一足盡天下之事、其不自見、不自是、眞以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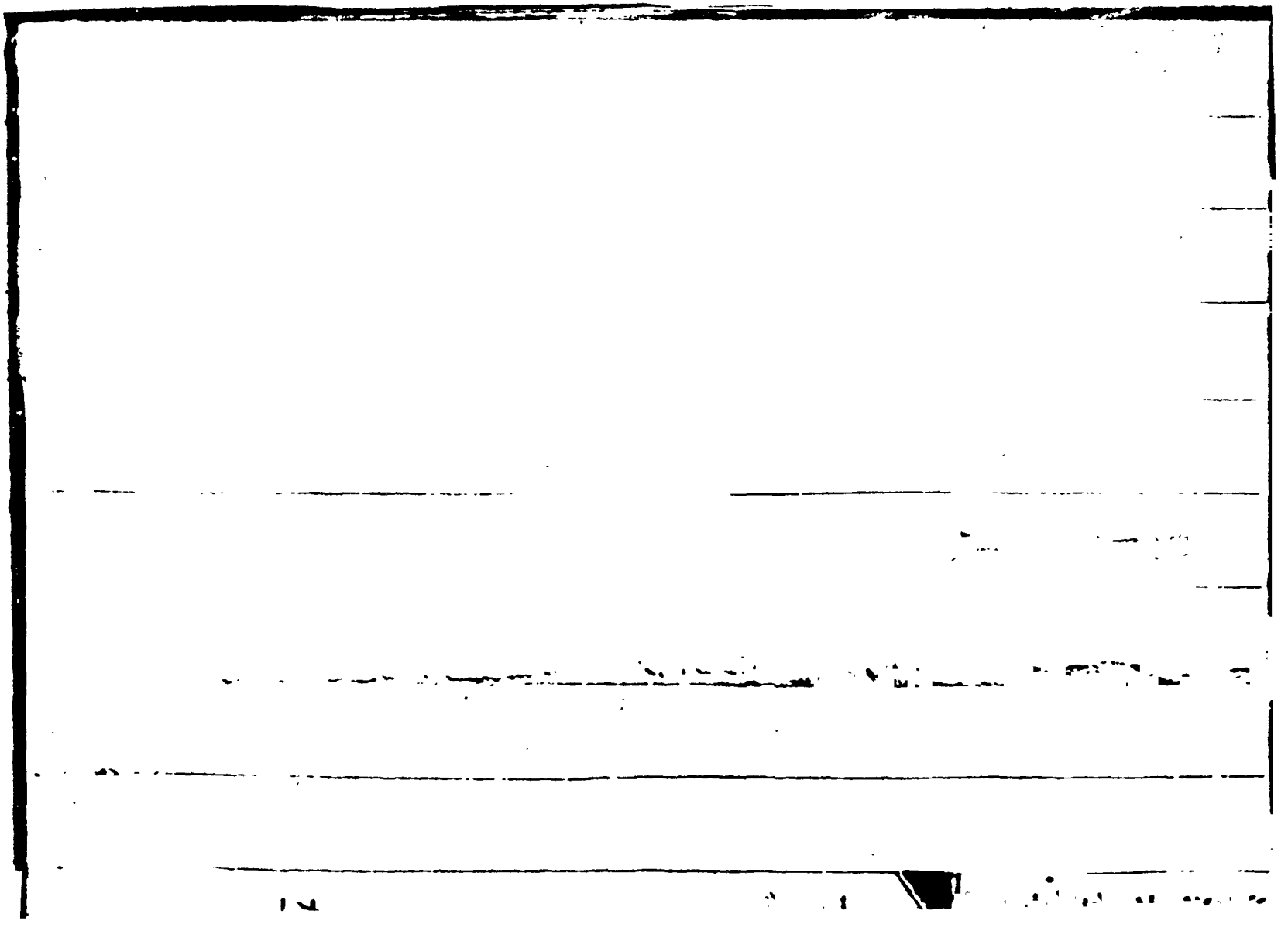
於道未有萬分一也。其不自伐、不自矜、真以爲衆人之功能而非一已力也。非徒爲退託而已。此所謂一偏之曲也。然而天下之至名歸焉、則古所謂曲則全、非虛語也、惟曲而人以全歸之、誠哉是言矣、

復所解、曲即致曲之曲、全、渾全也、以全求全。卒不能全。一曲自守。太樸渾全矣。枉與直當相反。直而非理不可謂直。循理則枉亦天下之至真也。衆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昭昭察察非道也。

悶悶若將敝矣。而日新之所自出也。道一而已。得一則無所不得。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盈虛消息。自然之理。聖人只從簡易中。求抱虛一以式於天下。凡制財用必有式。土木必有式。所持者約。所應者博也。必以抱一終者。曰曲枉曰窪敝。皆抱一之餘也。抱一乃忘物忘我。收斂退藏工夫。而能天下式。惟不自見。故能見物。如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因物之是而我不自以爲是。其所是者終莫能蓋。歸天下以功而我不自有。任萬物以能而我不

自矜。得一則無我。無我則不爭。惟以讓自持。故天下莫與爭矣。必以不爭終者。有而不有。皆不爭之餘也。又寃竟所以不爭者。皆曲全之道也。故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天全而畀之。聖人全而歸之。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復於性。其爲虛也大矣。

參　此章是表無能之能。句句說向收斂退藏一邊。而其功用殊大。蓋精之精矣。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
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
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信
不足有不信

註希言者是愛言也愛言者自然之道天地尚不
能久言不終於朝暮也何況於人欲爲暴卒乎道
者謂好道人也下倣此信不足二句言君信不足

於下、下則應君以不足也、此言物、類、相、歸、同聲相應、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類也

百家類纂註、只自然兩字。可以盡天地之理。希、無也、自然、無爲也、謂此二字其言不多。而天地之理不過如此而已。

洪陽曰、道本自然。世尚矯強造作。少有說到自然者。試看飄風驟雨必不能久。天地且然。況人之於道。可不從容自然而欲速爲乎。故從事於道的人。圓融混同不以得失係念。道同於道、通乎物也德

同於德、忘乎我也。失同於失、齊得喪也。逍遥無累。隨在有得皆順其自然而無驟進之意只是世人信不及此見這等言語無味而皆有不信之心耳。

陳明卿曰、諸本皆作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樂得當如註作樂失字解爲是原無失故樂也此解亦新

復所解言出於自然則簡而中非自然而強聒之則煩而難信矣。聽之不聞曰希言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自然也陰亢於上陽伏於下薦而不能

洩、是爲飄風暴雨、若將不勝、此雖天地爲之、然亦不終日而止、況人之得喪、又安可嘗哉、自旦至晡爲終朝、自朝至暮爲終日、同者、隨順無違之意、言從事學道者、通乎物、忘乎我、齊得喪、無所違逆而不異焉可矣。

三子口義解、天地之間、只自然兩字、可以盡天地之理、希、少也、謂此二字、其言不多、而天地之理、不過如此而已、飄風驟雨、雖天地爲之、而亦不終朝、不終日、人之得喪窮達、又豈可嘗哉、從事於道者、

言學道者也、道行也、德得也、可行則行。我亦無遠焉。可得則得。我亦無遠焉。可失則失。我亦無遠焉。同者隨順而無違之意。可行我亦樂得之、可得我亦樂得之、可失我亦樂失之、行止得失、我皆樂之此所以爲知道之士。然此事須信得及方可、若信處纔有未足、則於此有不能自信者、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蛟門解、天下之言多矣、而希言自然、自然者感應之當理、勢之所必至也、如陰陽調風雨時不鳴條、

不破塊爲和爲井則十日五日時至而悠久若陽擊陰鬪相持而不下猛烈急暴當其時若不可嬰而勢不能終日驀然止矣此自然之理也雖飄與驟豈非亦天地之所爲乎而天地不能逆自然以爲久又況人力幾何能逆自然之理乎喜怒失節動止無嘗矯異以爲高狂躁以爲適突如來如焚如棄如何可久也無足惟者蓋道德之體本無乖逆得則自得失則自失從事於道者即同於道矣從事於德者即同於德矣反道悖德從事於失者

亦同於失矣。豈有從事於此而不同於此者乎。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以至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蓋已之信不足、人亦以不信應之、得失之數。象其行事。此感彼應。歡然就而不逆也。古語云、大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正此謂矣。此非理勢之自然而不爽者哉。得亦自也。失亦自也。非人之所能然。德必得也。失必失也。而又不能反乎其自然。行險僥倖。徒爾爲矣。

叅　希字註訓愛字原不明類纂訓無字較妥
然不如洪陽竟訓少字爲直捷通篇解亦醒豁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註、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也、則不可久立身行道也、跂音企、又去聲、自以爲貴而跨於人衆其蔽之、使不得行、人自見其形貌以爲好、自見所行以爲應道、殊不自知其形、孰操行之鄙、自以爲是而非人衆其蔽之、使不得彰明、自伐取其功美、

即失有功於人也好自矜大者不可以長久矜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曰收斂餘祿食爲貪行化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有不畏惡有道之人不居其國也補註食之餘棄形之贅屬此物情所憎惡有道者不處

百家類纂註舉踵曰跂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過則反害其行借易見者喻下所云也餘食贅行皆長物也莊子駢拇枝指之意也食之餘棄形之贅屬人必惡之此有道者所不處

言不以跡自累也。

復所解、足不着地曰跂、跂而望則不能久立、股不相着曰跨、跨而趨則不能久行、欲速之弊也、飲食適飽而已、有餘則病、四體適完而已、有贅則累、曰餘曰贅皆長物也、有道者無迹。有迹則爲長物矣。人之所惡、有道不處、不以迹自累也、

蛟門解、舉踵曰跂、張足曰跨、以立之未高、而加之以跂、反害其立矣、以行之未速、而加之以跨、反害其行矣、以人不我見而高自衒鬻、將以求明、滋不

明矣以人不我是而過自稱許將以求彰滋不彰矣本有功也張而大之更無功本有長也震而矜之更無長矣夫其所見所是所功所長者非無足稱而加之以自見自是自矜自伐則并其所有者舉無足觀與道爲梗反成長物譬之食非不美而棄餘則穢形本吾貴而附贅則醜不惟無用且爲衆人之所惡有道者不處也有道者以深爲根以約爲本以退爲進以辱爲榮深藏若虛盛德若愚功成名遂衍天之理無所不忘無所不有憺然無

極而衆美歸之。非以是爲恭也。性體虛空。本無我相。性體廣大。本無止所。安見有餘之在已。不足之在人。又安知我之有德於人。而物之被我德哉。譬夫以手救足。以足救手。而未嘗稱恩。耳不足視。目不足聽。而各不相傲。混然大同而已。

三子口義解。足不着地曰跂。跂而立。則不能久。跨者。兩股不相着也。跨則不可以行。此兩句是譬喻也。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皆是有其有而不化者。不明。自蔽也。不彰。名不顯也。不長。不可久也。易曰盈

不可久也亦是此意餘食贅行皆長物也有道者無迹有迹者則爲長物矣曰餘曰贅莊子駢拇枝指之意也食之餘棄形之贅贔人必惡之此有道者所以不處也言不以迹自累也

桑　道本靜虛不着意見不着色相一有欲速自私之心何得於道贅行之行作形字各註俱從此解爲願理跂跱依類纂解更明

象元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註首二句謂道無形混沌而成萬物乃在天地之前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立者無四隻不改者化有常道通行天下無所不入在陽不焦託陰

不腐、無不貫穿、不危殆、道育養萬物精氣、如母之養子、我不見道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見萬物皆從道所生、故字之曰道也、不知其名、强曰大者高而無上、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故曰大也、其爲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復逝去無常處也。遠者窮乎無窮。在氣天地無所不通也。反者、言其遠不越絶。乃復在人身也。道大者、包羅天地。無所不容也。天大者、無所不蓋也。地大者、無所不載也。王大者、無所不制也。四大、道天地王也、凡有稱有

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謂之爲道然則從道稱中之大也不若無稱之大也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天地王皆在手無稱之內也故曰域中有四大也人當法地安民柔和地種之得五穀掘之得其泉勞而不怨也有功而不制也天諶泊不動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而無所依取道清淨不言陰行精氣萬物自成也道性自然無所法也

百家類纂註大不足以盡之又名之曰逝逝者往

也不可迫逐也。逝不足以盡之。又强而名之曰遠。遠者、不可近也。不可得而親附也。遠又不足以盡之。又强而名之曰反。反者復歸于根之意也。此皆鼓舞之文、在莊子此類尤多、

陳明卿曰、不逝則餘食贅行、又曰王不挾貴、是人法也、

鍾會曰、廓然無偶曰獨立。古今常一曰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通曰不殆。

洪陽註摘、此章皆贊道之妙也、道惟大、則逝而不

留。惟逝則遠而無際。惟遠則不爲形相所拘而反其初。故包羅天地。道至大也。天無不覆而大。地無不載而大。王無不統而大。人在天地間。但知王者爲大。不知至尊無上。還有三件而王特居一焉。人大法地。地大法天。天道大又法自然。故自然之道無以加也。

三子口義解有物混成。道也。無極而太極也。其生在天地之先。言天地自是而出也。寂兮寥兮。不可見也。獨立而不改。常久而不易也。周行而不殆。行

健而不息也、可以爲天下母、天下萬物之所由生也、吾不知其名、不可得而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道、字者、代名之謂也、曰道不足以盡之、又强而名之曰大、大不足以盡、又名之曰逝、逝者往也、不可追逐也、逝不足以盡之、又强而名之曰遠、遠者不可近也、不可得而親附也、遠又不足以盡之、又强而名之曰反、反者復歸於根之意也、此皆鼓舞之文、在莊子此類尤多、或以反爲求反諸身、則非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蓋言人居天地之間、但知

有王之爲大、而不知王之上、其大者又有三焉、然而人則法地、地則法天、天則法道、道又法於自然、是自然又大於道與天地也、其意但謂道至於自然而極、如此發揮可謂奇論。

蛟門解摘、此章諸家注多可觀者今錄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蘇子由曰、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爲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耳、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

殆可以爲天下母薛君采曰凡物有因則勢固無輔則力屈此獨立之所以易改也居其所則安出其域則閱此周行之所以易殆也道無匹偶於天下獨立於萬物之表而未嘗改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偏行於六合之間而無所危殆夫義小不能兼濟得博而後遠施道之神妙若是故能均養萬物而可爲天下母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薛君采曰名者自命也字者人所呼也道無名故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從而稱之也字

依乎名既有字。不可反無名。則強爲之名曰大。彼本無名。吾與之名也。王文定曰大道。道也。聖人直謂之道。斯亦足矣。恐人泥其名迹。妄有執著。非惟不能以入。而于道且有害也。故輾轉變易以掃道之名迹。以破人之執著。其要歸於使人識其本體而已。名。體也。字。用也。不知其名。則體既不可以示人矣。因其爲萬物所共由也。而字之曰道。所以表其用也。然未有無名而有字者也。因其爲萬物所共由也。而強名之曰大。又所以擬其體也。然大之

體非一定也自其周流無滯也有逝之象焉謂其充周不窮也有遠之象焉逝矣遠矣使其離此而即彼則亦不足以爲大也近取諸身而退藏於密復歸其根也又有反之義焉道不可道而名非常名也如此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薛君采曰地產萬物而王者牧養之放坤德也天覆萬物而容載之承天施也道母萬物而天發生之助道化也大道虛無清靜而常無爲因自然處蘇子由曰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未足大也然世

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參　此篇極贊道之大，而以逝還反錯互形容。然後能貫三才而獨駕其上。縱說覽說皆不足以盡之。可謂摹寫到極處矣。

重德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註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花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也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天虧也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與重也榮觀謂宮闕燕處后妃所居超然遠避而不處也奈何者疾時

主傷痛之辭王者至尊而以身行天下乎疾苛王奢恣輕淫也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輕淫則失其精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

百家類纂註古者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重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承上言輕重靜躁其事不同君子知其然故其行也不敢輕疾而遠去其輜重其燕處也雖佳麗之玩在前而無所繫累

見君子隨其所在而未嘗失於輕躁也
洪陽解天下至重者能爲衆輕的根本天下至靜
者能爲衆躁的君主辟如人君行動必有輜重相
隨何嘗輕易雖目前有榮華悅觀之事而其宴閒
自處常超然至靜未嘗妄動可見人君出入起居
亦以持重靜鎮爲貴也一涉輕躁是以萬乘之主
而身輕天下矣我若輕率則失人臣之心我若躁
急則失人君之體此章只是戒人輕舉妄動的意
思

陶周望解、終日爲而有未嘗爲者。所謂不離輜重也。若取天下而爲之。是以身輕天下。失其根君者也。

蛟門解摘、蘇子由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爲根。躁以靜爲君。薛君采曰、榮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視曰視、非常曰觀、燕處、由燕居、超然高出物外而無繫著也。

復所解。凡物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

生。故重爲根。靜者役物。躁者役於物。躁常爲靜之役。故靜爲君。譬如人君行動。必有輜重相隨。何嘗輕易。古者吉行師行。皆有輜車在後。以其載重日輜重。此重字生上重字來。應重爲輕根也。雖目前有紛華靡麗。以榮其觀。而燕閑自處。超然至靜。未嘗妄動。處字生上靜字來。言處則靜矣。應靜爲躁君也。人君出入起居。以持重鎮靜爲貴。一涉輕躁。是以萬乘之君。至重之身。而爲天下輕矣。夫重以輜吾之輕。靜以制吾之躁。輕則失其輜。躁則失其

主矣君字臣字應首句君字看

參輔重原註以輔爲靜合承上意未免拘泥不如竟作車衣解爲是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
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
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
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
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註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迹
善言謂擇言而出則無瑕疵讁過於天下善以道
計事則守一不移所計不多則不用籌策而可知

也善以道開情欲守精神者不如門戶有關捷可得開善以道結事者乃可結其心不如索可得解也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使貴賤各得其所也聖人所以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殘傷故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故聖人善救人物謂襲明大道也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爲師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猶教導使爲善得以給用也不貴其師獨無輔也不愛其資無所使也雖自以爲智言此人乃大迷惑能通此意是謂知得

妙要道也

百家類纂註襲明猶言重明謂聖人之智明而又明也列子曰聖識教化夫聖賢之任唯在教化而凡民之事正在從教天下之近其孰有功於此哉陶周望曰聖人未嘗有善也人謂之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而我無有也我未嘗有善故人亦未嘗有不善何棄之有貴其師愛其資且善惡兼取善取即是善救

程俱曰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常善也唯常

善也故能救人無棄人救物無棄物有爲之善其能爾乎唯無積也故能爲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住相之施其能爾乎

洪陽解行無迹言無瑕計不用籌閉不用揵結不用繩都是自然不着形迹的意思一有形迹便生分別人我聰明發露智慮矜誇去道遠矣是以聖人善救人而無棄人善救物而無棄物乃與物混同藏其聰明而不自眩也顯已之長而教人之短是謂善人不善人之師也形人之短以見已之

長。是謂不善人善人之資也。若不好爲人師。不愛取人爲資。妄我妄人。不矜名。不自利。大巧若拙。雖知若迷。此謂學道之要妙也。

三子口義解、善言善行善計善閉善結五者、皆譬喻也、其意但謂以自然爲道。則無所容力。亦無所着迹矣。聖人雖異於衆人。而混然與之而處。未嘗有自異之心。所以不見其迹也。聖人之道。可以救人。可以救物。其於人物也。亦甚異矣。而未嘗有棄人棄物之心。和光同塵而與之爲一。故曰襲明。襲

者藏也襲明、即莊子所謂滑疑之耀也、善人可以師範一世雖異於不善之人。而天下若無不善之人則誰知善人之爲善、是不善人乃爲善人之資也。資者、言其賴之以自別也。此兩句、又發明上面無棄人無棄物之意、若有棄人棄物之心。則是有師而不知貴。有資而不知愛。雖自以爲智而不知乃迷之大者。知此道者、可謂要妙之道。

後所解、車行有轍徒行有迹。行固不能無也。與道爲一、何迹之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不能無過也。

和以天倪故無過萬物之數畢陳于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策天門無有關闔在我我則不開誰能開之妙本湛然不爲法縛不爲法脫堂堂密密了無間然所謂不可須臾離也賢愚不棄善不善兼收乃常道也常之爲道人人而有物物而得彼方失其真常迷於暗昧而我以兼容容之以先覺覺之使彼之天光自發也善者益救人於危難特其形耳而開其迷覺其悟如明燈之傳襲無盡故曰善救人襲重也明之又明猶言大明也善人可以師

範一世雖與不善人異而非不善以形之誰知善之爲善是不善人乃善人之資也何可棄也資者言賴之以自別也若有棄人棄物之心則是有師而不知貴有資而不知愛雖自以爲智實乃遽之大者以智求之而不得此道之妙也

蛟門解神無方易無體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至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爲乎無爲行乎無行從心所欲應用無方如空中鳥何迹之有莊子曰言之足終日言盡道言之不足終日言盡物和之以天倪

因之以曼衍、夫是之謂不言之言、不辯之辯、何適之有、聖人有一於上、使長短廣狹大小各盡其分、不損其才、萬物之數、畢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算、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安用留之、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故無以關捷緇約爲也、斯善用道者之效也、聖人又善救人、善救物、世之君子、其道狹而不廣、其施偏而不公、善則喜其同己而救之、不善則惡其異己而棄之、夫有棄人棄物、吾亦一人一物耳、何以

爲聖人至人者其道大廣其心無偏疵癘殘疾皆吾兄弟牛溲馬渤盡入藥籠任其才性之宜因其一節之用曲而暢之咸之大道故不忍一夫一婦一蟻一蟲之失所而皆救也此之謂襲明襲者重也明而又明其明繼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普度群迷如燈之相傳而不絕也夫聖賢之生天非獨厚之將使之覺天下之愚不肖而命之以爲師也故曰善人不善人之師天下之爲聖賢者少而愚不肖者多非聖賢無以教愚不肖之人非愚

不肖無以溥聖賢之教愚不肖得聖賢而後有所事聖賢得愚不肖而後有所使故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且堯非丹朱則慈不顯舜非瞽瞍則孝不彰湯武非桀紂則功不立伊尹周公龍逢比干非其君則忠不揚孔子非商賜之徒則無起予之歎而教不明若顏子亞聖非助我矣故爲淵驅魚者獺爲叢驅爵者鸇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良醫之門多病人皆以不善人爲善人之資也彼不善皆吾類也皆吾籍也胡可以不愛哉不貴其師則失其主

矣、不愛其資則失其輔矣、雖聖人必有師爲道無窮也、又必有資、公其道於天下而不恐自私也、此聖人之所以益聖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而開之知、吾不知也、故曰雖智大迷、是謂切要、微妙之道知之者希哉、

叅　善人之師資二句、便有長短相形、過生分別之見、故言其人乃大迷惑、洪陽解以爲自以爲智大巧若拙、雖知若迷、竟與要妙二字相接、直捷、緣以師善資不善皆是炫耀一邊事、非要

如所在故以不貴師不愛資正義按蚊門解自是聖賢取益師資正義却於猶龍之教未合則亦以老解老可也

反朴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註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知尊顯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就雌之柔知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深谿也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常在不離

於已、當復歸之於嬰兒、泊然而無知也、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白、當復守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見、却是則可爲天下法式、人能爲天下法則、德曹在於已、不復差忒、德不差忒則長生久壽、歸身於無窮極也、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汚濁、知已之有榮貴、當守之以汚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谷也、足止也、人能爲天下谷、德乃止於已、復當歸身於質朴、不復爲文飾萬物之朴散則爲器用也、若道散則爲神明、流爲日月、分

爲五行也聖人升用則爲百官之元長故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割治身則以大道制情欲不害精神也

百家類纂註守保也雄剛強雌柔弱白明顯黑昏昧榮尊高辱卑下谿谷衆水所注天下極言之也式法也凡人之剛強與夫自見自高者求以服人而人愈不與也夫惟知剛強之不可守而守其柔弱知明顯之不可守而守其韜晦知尊榮之不可守而守其卑下如此則自後而人先之自卑而人

高之是以爲天下之所歸往爲天下之所取法之

嘗德者柔弱晦昧卑下固恒久之德也朴散而爲

器器各有宜而不相通也官長分而爲有司有司

各有所守而不能相兼也

洪陽曰恃雄則必爭惟守雌則以柔勝剛剛咸歸

之若谿壑嘗德在我如嬰兒無知無識人莫不憐

愛之矣潔白則易汚惟守黑則汚不可染無所指

摘人皆以爲楷式嘗德在我可配無極之先矣榮

名則難保惟守辱則藏垢納汚天下皆在所翕受

嘗德在我、充然自足、而還於大朴、這個淳朴一散、斯各爲器用、多不完全、若是聖人以渾然之心用之、則可以官陰陽、長國家、不至擾亂損傷、世人當宰制之權、便起雄長之念、峻潔之行、榮耀之事、未免分析剖割、故大制惟以至德而融化萬有、無爲民歸、不必用割也。

陶周望曰、凡所云妙也、雌也、黑也、君也、母也、朴也、皆各道體也、微也、雄也、白也、臣也、子也、器也、皆名道用也、用可見者也、故曰知、體不可知而不可離

者也故曰守體用混冥故曰嘗德也人以有光耀爲榮故希夷冲漠有辱號也

復所解知知子之知有運用之意守守母之守有主宰之意雄雌以剛柔言谿之爲物受而不拒輸而不積通而無忤者也人之生也嘗德內全與物無迕及爲物遷嘗曰以離專氣致柔嘗德在我如嬰兒無知無識人莫不憐愛之矣白黑陰明晦言白則皦皦易汚黑則汚不能染無所指謫人皆以我爲楷式矣能曲能枉能窪能敝而爲天下式則

真嘗不失復歸於無物之始矣榮辱以貴賤言之者虛而能盈江海之源所自出者爲天下谷則藏垢納汙天下皆在翕受矣嘗德在我充然自足而還於樸樸者真之全而物之混成者也道未散則渾然樸而已。已散則爲器天地萬物皆器也聖人用之官天地長萬物而爲道器之主不割者以道制物自然而解不待游刃。

三子口義解知雄守雌不求勝也知白守黑不分別也知榮守辱無欲艷也知字有能爲而不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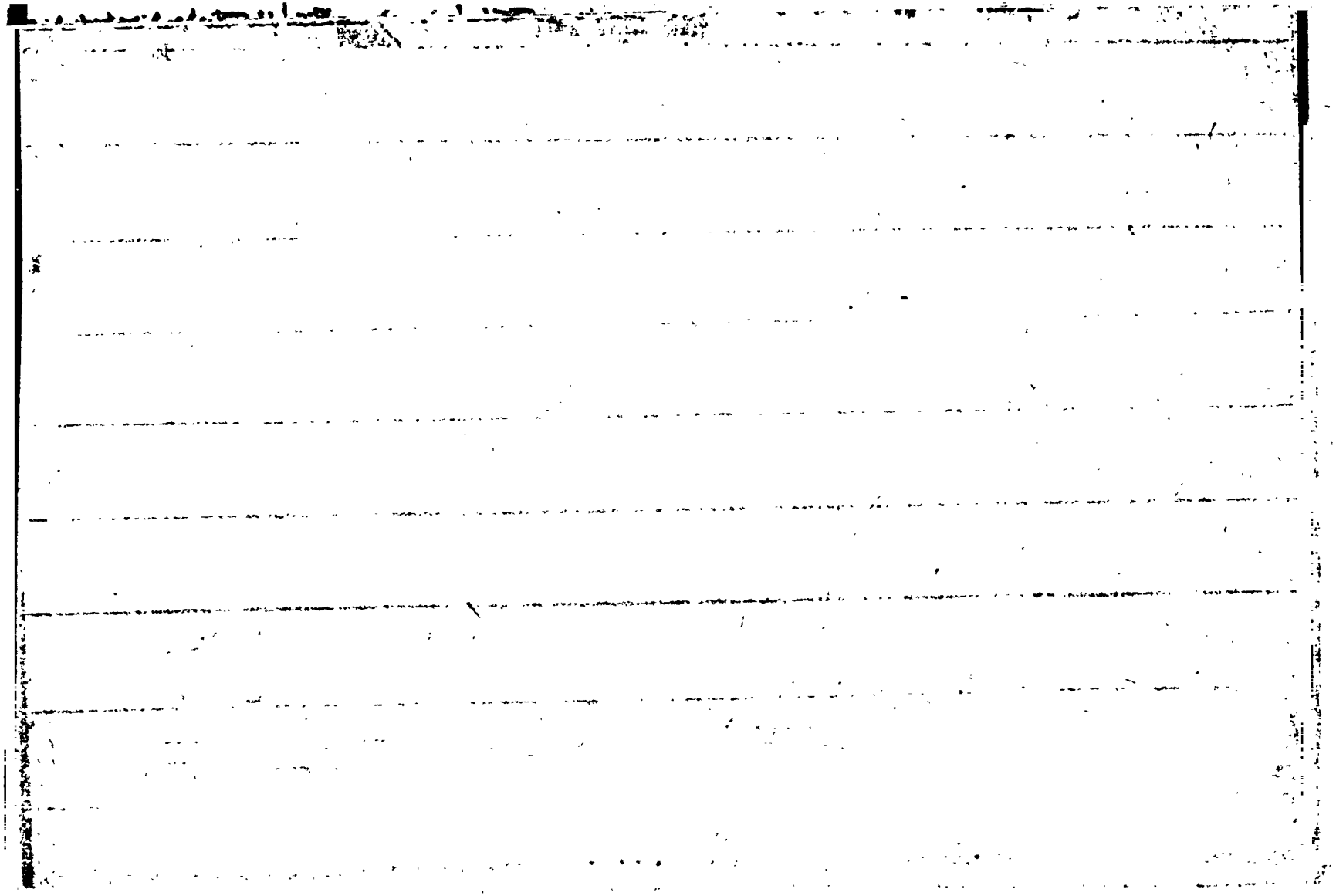
意。谿谷在下、水所歸也、言如此則天下歸之、式天下以爲式也、嘗德即首章所謂嘗道也、不離無間斷也、不忒無差失也、乃足備全之也、嬰兒無知也、無極無物也、樸太樸也、天地之始也、太樸既散而後有器、即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也、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天地之間各有其職、聖人兼三才以御萬物。雖職職覆職載。亦聽命於我。是爲天地之間官於物者之長也。莊子曰、官天地、天地之職亦造化之一官守耳、割離也、以道制物

謂之大制、大制則道器不相離矣。此亦無爲而爲自然而然之意。

蛟門解、王文定曰、知知子之知也、有運川之意、守守母之守也、有主宰之意、此章變文叶韻、反復吟咏、與詩體相類、既曰守雌爲谿矣、又曰嘗德不離、復而言之、非謂爲谿之後、復有不離之功、既曰嘗德不離矣、又曰復歸於嬰兒、申而言之、非謂嘗德之外、別有嬰兒可歸也、下二者倣此、益天下事、非柔所能獨辦、固有時而用剛也。非晦所能獨理、固

有時而用明也。非賤所能獨成。固有時而用貴也。此聖人之所以必知其雄知其白知其榮也。然剛不生於剛而生於柔。明不生於明而生於晦。貴不生於貴而生於賤。是剛也明也貴也物之末也。子也。去道遠者也。柔也晦也賤也物之始也。母也。去道近者也。此聖人之所以必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也。聖人守此而天下之母歸之矣。天下之母歸之其子焉往。所以爲谿爲谷爲式。而天下歸之者。以此真嘗之德。不離於其身而已。

參類纂洪陽二註皆明暢原註解雄雌以尊卑與榮辱意合掌不如洪陽專以剛柔義詮之爲得。



無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註欲以有爲治民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無煩濁也人心惡多欲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爲治以有爲治之則敗其質性強執教之人則失其情實生於詐僞也上所行不必隨之也呴溫也吹寒也有所溫必

有所寒也、有所強大、必有羸弱也、載、安也、隳、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明君不可以有爲治國、與治身也、甚、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則天下自化、

司馬温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

百家類纂註、因其勢而導之者。易簡而理自得也。遠其性而爲之者。煩勞而物自擾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爲。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

陸農師曰、去甚、慈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爲天下

先也三者聖人所以取天下也

洪陽解求道一涉作爲執着必不得也至神至妙之事有爲便敗有執便失只是無爲乃可坐致耳凡天下物其行與隨也呴與吹也強與羸也載與墜也互相倚伏每每如此但當聽其自然聖人惟去其最甚去其奢濫去其太過而已此乃無爲中之有爲也唐虞恭已而猶兢業萬幾孔顏無我而猶自強不息固此意也

蛟門解此申上章之意取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

高帝約束而紛更之之取神器承樸散之器而言爲天下者必不得已而後有爲乃可蓋天下非常器神器也天下至大民心至神與道合機而後可以持此器雖有百人之聚不循自然必齟齬而不服雖有斗升之器失其嘗然必巇隳而不安天下者人之大利大害存焉御之有道則安富尊榮畢羅可致之欲而莫之窮禦御之失道則羣夷起於敦下敵國生於舟中左右前後莫非怨家勝負禍敗生於反掌蓋造化之所司宰鬼神之所栖執而

非人器也神也神則有莫之爲而爲者聖人亦莫之爲而爲則人與神合而可以持此器有爲則迹而不化人而不神敗矣失矣司馬溫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是也曷爲不可爲不可執也物理之嘗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呴而温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羸而弱或載而成或墮而壞不齊如此因其勢而導之易簡而理得遵其性而擾之煩勞而罔功聖人順其機而不敢逆循其變而無所埋特就中去其過當者而已而無敢多事所

謂以人治人改而止也所謂不爲已甚也必求如我之意而後已則紛更多事之憂生而勢亦不能盡如吾意豈老成之長慮哉

三子口義解天下神器豈人力所可得道盛德至天下歸之而不得辭而後可以有天下若萌取天下之心而強爲善以求有得決不可得矣此三句是譬喻也其意蓋言凡天下之事不可以有心求也爲者則必敗執者則必失是皆有心之累也故有道者之於物行者聽其自行隨者聽其自隨响

者聽其自呴吹者聽其自吹強者聽其自強羸者聽其自羸成者聽其自成墮者聽其自墮是皆自然而然而已行隨猶先後也載成也甚奢泰三者皆過當之名亦前章餘食贅行之意聖人去之者無心無累無爲無求也此章結得其文又奇甚奢泰三字只是一意但如此下語非惟是其鼓舞之筆亦申言其甚不可之意其言玄妙則曰玄之又玄則曰大曰逝曰遠皆是一樣文法讀者不悟其意故不見他文字奇處又多牽強之說

復所解、聖人抱樸爲天下王、大制不割、亦因其自然而治之、必欲取而爲之、不可得已、何也、小物寡衆、猶可以力取智得、若天下之大、有神以主之、神無思也、無爲也而爲之、則御之非其道矣、不可爲也、凡爲所以求成而適以敗之、執所以求得而反以失之、神器之重、尚可爲哉、隳而毀之、此皆物之自然、勢之相生、聽其自來、無所容心、安可執而爲之、奢非奢侈、泰非驕泰、總只是去其過甚者、蓋物有固然、不可強爲、事有適當、不可復過也、去之者

無心無累無爲無求也

參　此章大意只是無爲而治的意味天下神器指人說不指天下說似牽強甚奈泰分貼聲色服食臺榭殊覺瑣碎不如陸農師所解正合老子所重三寶五千言大義總不外此識者再詳之

有所寒也有所強天必有羸弱也載安也覆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明君不可以有爲治國與治身也甚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則天下自化

司馬溫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百家類纂註因其勢而導之者易簡而理自得也遠其性而爲之者煩勞而物自擾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爲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

陸農師曰去甚慈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爲天下

者聽其自呴吹者聽其自吹強者聽其自強羸者聽其自羸成者聽其自成墮者聽其自墮是皆自然而然而已行隨猶先後也載成也甚奢泰三者皆過當之名亦前章餘食贅行之意聖人去之者無心無累無爲無求也此章結得其文又奇甚奢泰三字只是一意但如此下語非惟是其鼓舞之筆亦申言其甚不可之意其言玄妙則曰玄之又玄則曰大曰逝曰遠皆是一樣文法讀者不悟其意故不見他文字奇處又多牽強之說

復所解、聖人抱樸爲天下王、大制不割、亦因其自然而治之、必欲取而爲之、不可得已、何也、小物寡衆、猶可以力取智得、若天下之大、有神以主之、神無思也、無爲也而爲之、則御之非其道矣、不可爲也、凡爲所以求成而適以敗之、執所以求得而反以失之、神器之重、尚可爲哉、隳而毀之、此皆物之自然、勢之相生、聽其自來、無所容心、安可執而爲之、奢非奢侈、泰非驕泰、總只是去其過甚者、蓋物有固然、不可強爲、事有適當、不可復過也、去之者

無心無累無爲無求也

參　此章大意只是無爲而治的意味天下神器指人說不指天下說似牽強甚奪泰分貼聲色服食臺榭殊覺瑣碎不如陸農師所解正合老子所重三寶五千言大義總不外此識者再詳之

儉武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註、人主能以道自輔佐者、不以兵國、順天修德、敵人自服、其舉事、如還、自責不怨於人也、還音旋、荊棘生焉、農事廢壞、不修也、凶年者、天應之、殘凶氣、即害良德、五穀盡傷人也、善兵者、當果敢而已、不

休。不以果敢取強大之名。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果敢推讓。勿自伐美。果敢勿以驕敖人。果敢至誠。迫不得已也。果敢勿以強兵堅甲以侵凌人。草木壯極則枯落。人壯極則衰老。枯老者。坐不行道也。不行道者早死。

百家類纂註。果決也。用兵者。但疾決而止。不敢以取強於天下也。詩曰。不留不處。孫武子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果而勿矜以下。歷言善用兵者之事。其叮嚀之意切矣。

洪陽解興兵逞強甚非美事有勝有敗其事好還擾亂而惡根叢生馳騁而精炁耗散果何益也然陰柔闇懦竟難集事我所謂柔道之善者惟此果斷之心而已不敢以取強也雖果而不可自矜雖果而不可自伐雖果而不可自驕雖果而不可自恃雖果而如不得已夫是之謂果而勿強也蓋一有取強之心便是壯旺壯則師老是恃兵強天下非以道勝矣不以道勝必致衰敗而早喪亡可不慎乎然則老子之果乃真柔也善也非陰柔顓怠之謂也喻意精矣

復所解佐人主而以強兵爲心、非知道矣、何者兵凶器也、迭相勝負、循環之理、未有勝而不復者、兵之所在、民事廢、田必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果、決也、決於自守、忍而不放之意、我謂柔道之善者、惟此果斷之心而已、不敢以取強也、果者在我、而不形諸外、無矜伐驕強之名、而其應也、嘗有不得已之心、乃果而勿強之道也、物壯則老必至矣、不知此理、而欲取強於天下、不知道者也、如知其非道、斯速已矣、

蛟門解蘇子由曰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楚靈齊湣秦皇漢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況以兵強者耶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不敢以取強故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皆所以勿強也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唯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冲未

壯故未嘗老死以兵強天下壯矣能無老乎能無死乎

叅　註解其事好還爲自責不怨於人殊蒙晦未醒不如從洪陽解直捷即左傳彊場之事一彼一此之意說得果斷中用柔之妙政見老子行兵作用與陰符意同　首句以道佐人主者似指人臣言註竟作人主能以道自輔佐者語氣不順　兵法曰克敵爲果致果爲毅故武王誓師之言曰尚廸果毅老子談兵亦稱果字却

主謙柔一邊。故又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註、祥善也兵者驚精神觸和氣不善人之器也不當修飭之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有

道之人不處其門也貴左主柔弱也貴右主剛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者異也恬淡不
土地利人財寶爲人君而樂殺人此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爲人主必專制人命發行刑誅尚左生位也尚右陰道殺人也偏將軍卑而居左者以其不專殺也上將軍尊而居右者以其主殺也上將軍
於右喪禮尚右死人貴陰也悲哀泣者傷已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死也喪禮處者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

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得已故哀痛之

洪陽解夫用兵能戰勝攻取豈不稱雄然兵凶戰危實爲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尚左兵尚右亦以其爲不祥之器甚不得已而爲之耳用兵之時只宜恬靜淡漠爲上雖能勝人而不自以爲美若以爲美是以殺人之事爲樂也蓋逆窮元和造物所忌若以爲樂豈可得志於天下乎死地求生亡地求存實與凶喪事同足

可與悲未可以爲樂也彼好勝逞強損人益已雖一時稱快而覆亡之禍不旋踵夫豈吉祥善事也哉喻意深矣

三子口義解此章全是以兵爲喻兼當時戰爭之習勝故以此語戒之佳兵喜用兵者也以用兵爲佳此不祥之人也以不祥之人而行不祥之事故曰不祥之器此天下之所惡故有道者不爲之且君子之居每以左爲貴而兵則尚右便是古人亦以兵爲不祥之事非君子所樂用必不得已而後

爲之不幸而用兵必以恬淡爲尚恬淡無味也即是不得已之意也雖勝亦不以爲喜不美者言用兵不是好事也若以用兵爲喜則是以殺人爲樂豈能得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亦此意也偏將軍之職位本在上將軍之下今上將軍居右而偏將軍居左是古人以兵爲凶事故以喪禮處之左陽也右陰也喪禮則尚陰幸而戰勝亦當以居喪之禮泣死者而悲哀之可也以勢而言下反居上故曰言居上勢此章之意蓋言人之

處世有心於求勝者皆爲內而不爲吉也
蚊門解王文定曰兵殺人之器物故惡其不祥而
有道君子不處也或禁暴止亂伐罪弔民不得已
而用之君子亦惛怛悲哀以喪禮處之以示吾不
嗜殺人之心蓋天道左東而右西東方盛德在木
主生也而人道之左省之西方盛德在金主殺也
而人道之右省之故君子平居吉禮則貴左所以
見其好生也有喪凶禮則貴右所以見其惡殺也
用兵貴右是以喪禮處之不得已之心見矣下文

又詳釋之、勝而不美、言雖勝人、而不以爲美事、按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義疏語、而傳習之久、混入於經者也、詳其文義自見、或者老子因古語而釋之、如此哉、

叅　兵既不得已而用止有此悲泣一念。托喪禮以行之。聊足慰上帝好生之仁耳。讀唐人一將功成萬骨枯。與少陵兵車行無不酸心墮淚。後世如曹彬之下江南、不殺一人。庶幾乎老子不得已而用之意矣。

聖德章第三十二

道嘗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既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註道能陰能陽能弛能張能有能亡故無嘗名也道雖小微妙無形天下莫敢有臣使道者也侯王若能守道無爲萬物將自賓服從於德也侯王動作能與天相應合天即下甘露善瑞也天降善瑞

則萬物莫有教令之者、皆自均調若一也、始道也、有名萬物也、道無名、能制於有名、無形能制於有形也、既、盡也、有名之物、盡於情欲、叛道離德、故自毀辱也、人能去道行德、天亦將自知之、天知之、則神靈佑助、不復危殆、道之在天下、與人相應合、如川谷與江海相流通也、

百家類纂註、道之始、本無名焉、萬物既作、而後有道之名、制作也、是朴散而爲器也、此名既有、則一生二、二生三、何所窮也、知道之士、當於此而知止、

則不循名而逐末矣、川谷之水、必歸之江海而後止、萬物必歸之道而後止、

陶周望解書云、道心惟微、即老子所謂小也、小者無之名故曰嘗無欲可名於小、二句見第三十四章、

洪陽解、道本無名、號稱至朴、這朴雖若甚小、天下莫敢不尊之、侯王能守朴素之道、萬物賓服、天地之和畢應、民不待教令而自均平、若不能守無名之樸而制作有名、則天下亦以名應之、作僞弄巧、

何所底止、若於此能知禁止、不使遷流、可免危殆、川谷之水、歸江海而止、天下萬物、歸道而止、故曰猶川谷之於江海、

復所解、道可道、非嘗道、名可名、非嘗名、即此義也、以其未雕未琢曰樸、樸即道也、以其曰希曰微、謂小、道雖至小、尊無二上、孰敢卑之而以爲臣哉、侯王尊者也、能不以樸爲小而守之、則靜爲動君、而動爲之臣、一爲萬主、而萬爲之賓、又孰有臣樸者哉、賓、服也、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

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萬物生。甘露則和之至矣。是天地之和應之。民在天下、自生自養、不待教令而自均平、始、即無名天地之始、制者裁其樸而分之、始本無名、樸散而爲器、則有名矣、名既有則一生二、二生三、何所窮已、苟逐於名而莫止、則殆從生、所謂不知嘗、妄作凶也、若知鎮之以無名之樸、則不隨物遷、何殆之有、此侯王守之道也、川谷之水、必歸之江海而後止、天下萬物、必歸之道而後止、

蚊門解天下之名寖多而樸寖散雖勢之所趨必爾而聖人於此有徽節焉從有名之後而不忘無名之意貴因循重改作宮室取其備燥濕止矣不求於麗飲食取其禦饑渴止矣不求其珍官屬取其任使令止矣不取其備故雖不能反芧茨土階汗尊杯飲之舊而不至爲峻宇雕墻酣歌極飲之失雖不能反結繩抱甕赫胥粟陸之治而不至爲桁楊接栉頭會箕斂之害雖非混沌之初而不至於去道遠甚故免於危亡之禍若一往而不知止

如迷子之去母愈遠則大亂之端而已豈不殆哉
故道爲天下之極不可斯須忘猶江海爲川谷之
宗百折而必東也樸不能不散而爲名水不能不
分而爲川谷顧名立而知止知止非樸亦復歸於
樸川谷分而爲江海江海非源亦復歸於源雖有
名期於不失無名之初此善以道治天下者也
參　河上註本文作天亦將知之故解註亦然
別本之字皆作止字於義爲近舊註本文作天
亦將知之別本以天字爲夫字未知孰是又舊

註叛道離德故身毀辱二語似無着落或亦反
辭不殆之義識者再詳之

辨德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註能知人好惡是謂智人能自知賢不肖是謂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謂明能勝人者不過以威力也人能自勝已欲則天下無又能與已爭者故爲強人能知足之爲足則長保福祿故爲富也人能強力行義則爲有意於道道亦有意於人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受天之精氣則可以久目不妄視

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無慾惡於天下故長壽舊本死而不妄者壽故註亦隨之別本俱是不亡者壽

洪陽解知人勝人外炫者也自知自勝內存者也自知能修性之道自勝修命之事泰然無歉充然有餘性天適矣毅然不撓確然不易立志堅矣精氣完固始終不失其所守非長生久視之道乎將見形神俱妙遺世獨立而超乎生死之外也

陶周望解自知者知其所也自勝者居其所也所

無修短故久所無存亡故壽。

羅什曰在生而不生曰久在死而不死曰壽。

復所解知人勝人外炫者也自知自勝內存者也。

智與力爲妄明與強爲眞入道之門皆由於此惟自見不明而爲物所勝所以不能入道凡不足者不知我之有也萬物皆備無待外慕不亦富乎志不足以帥氣則儉毅然不撓確然不易立志堅矣在生而不生曰久虛中證實所得不移無古無今浩然嘗住是謂不失其所在死而不死曰壽形神

俱忘、遺世獨立、超乎生死之外、
蚊門解摘、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死則亡、不亡則
不死、今曰死而不亡何也、請覆而喻之、今天下之
不死而亡者比比焉、有不死而亡者、豈無死不亡
者哉、昔有問龜山以顏跖之夭壽者、龜山曰、顏子
死而不亡也、朱子非之、曰龜山所謂不亡何物哉、
若曰天命之性、則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
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魂嘒猶有存焉、則物而
不化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二先生

之說、必有分矣、物而不化、則幽滯鬼耳、固非所以語顏子、顧今誦顏子名而莫不竦然敬者、意顏子猶在乎、古今公共之物。即顏子顏子者寓名耳。何必名回而字淵者。然後爲顏子哉。

叅　不亡或言性不亡、非精神魂魄不亡也、其實形性一理性依形而名者也。非達天人。合有無。知晝夜之道者。烏足以語此。

任成章第三十四　篇名未詳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註言道汜汜若浮若沉若有若無視之不見說之難殊道可左右無所不宜恃待也萬物皆恃道而生道不辭謝而逆止也功成不名有者有道不名其有功也道雖愛養萬物不如人主有所放取道

匿德藏名、恒然無爲、似若微小也、萬物皆歸道受氣、道非如人主、有所禁止也、

洪陽解、汎兮其可左右、言不着一邊、無方所也、物恃以生、而未嘗辭、功成而不自有、利被而不爲主、淡然無欲、雖若至小、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以言大、聖人有見於此、只常無欲而小、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而萬物必歸也、

三子口義解、汎兮其可左右、無所係着也、物物皆道之所生。何嘗辭之既生矣。何嘗居之以爲功。衣

被蒙賴也萬物皆蒙賴其利而道何嘗有主宰之心湛然而無所欲可謂之自小矣故曰可名於小道雖小而萬物歸之以爲主道亦不自知豈不謂之大乎惟其能小所以能大聖人之所以不爲大者故能成其大也此卽守其雌爲天下谿之意

蛟門解泥無止極之意道洋洋滿天下而無所不在可以左可以右執之者非也物之生也賴道以生六合雖大未離其內秋毫雖小待之成體往者資之求者予之而未嘗辭其勞物既生矣功既成

矣。而退然無端。寂然無言。曷常名其有。曰生曰成。其愛養萬物也甚矣。而若萬物之自生自成者。又未嘗爲之主。夫逸者易任。勞者多辭。孰能任資始之勞而不辭。不辭勞者必將名之以爲有。人亦將歸之以爲主。而其不名有。不爲主者。又多善辭而不任也。又孰能成而不有。愛而不爲主。惟道而已。故自其漠然無欲。至虛至無。而未始有秋毫纖介之形。數有所不能分。意有所不能致。則可名之爲小。然至於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廣廣乎納群象如

稊米。包四海如礨空。此其過穹窿浩博之狀。不可爲量數者。安得不謂之大也。聖人之心。亦如是而已。道惟不爲主。故道大。聖人惟不爲大。故聖人大。道如自謂生物。則與物相去無幾耳。聖人如自謂生民。亦與民相去無幾耳。道惟不爲主。故可以左。可以右。無之而非道。聖人惟不爲大。故可以左。可以右。無之而非聖人。

泰　舊註本文功成而不自有、洪陽從之別本有作功成不居者、自是老子現成語、不必辯常

無欲可名於小隨曰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上下呼應。小中見大。說得無欲中功用。如許。眞是芥子納須彌。舊註解兩主字前曰不如人主有所放取後曰不如人主有所禁止任意揣摩未免囫圇

仁德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註、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諭以移心歸往之也、治身則天降神明往來於　也、萬物歸往而不傷害、則國安家勸而致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則身安而大壽也、餌、美也、過客、一也、人能樂美於道、則一留止也、一者去盈而處虛、忽忽如過

客、補註樂、鐘鼓之樂、餌飲食樂餌可悅、然樂終食
盡、過客則止矣、孰若道之無窮盡、樂音岳、道出入
於口、淡淡非如五味、有酸鹹苦甘辛也、足得也、道
無形、非若五色有青黃赤白黑、可得見也、非若五
音有宮商角徵羽、可得聽聞也、用道治國、則國安
民昌、治身則壽命延長、無有既盡時也、
百家類纂註、太象、道也、不害、利也、聖人守道無爲、
而天下自往歸之、天下既歸、聖人復能利之、而使
之安寧均平舒泰也、既、盡也、今有鼓樂飲食於此、

輒能使行者之留止。爲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旨甘故也。乃若道者、則言之而無味。視之而無見。聽之而無聞。曾不如樂餌之可悅。然取而用之。則能及天下後世而無盡。

洪陽解、能執無爲之大象、則天下歸往矣、歸往而無所害、則安平泰也、夫張樂設餌於此、過客必慕之而止宿焉、此道淡無味、雖非可餌、無聲色、雖非可樂、然而用之不可盡、天下有不歸往者乎、

復所解、道非有無、無象之象、謂之大象、往者、行之

天下也、執此道而行之、天下就得而害之、惟不害則安矣、平矣、泰矣、三字總一意、張樂設餌於此、則聲色口腹之欲、可以誘過客而使之留、然亦蓬廬而已、非可久也、雖無聲色臭味之足以悅人、用之不窮、酌之不竭、瀰乎千萬年而不可既、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安平泰之所自出也、

蚊門辟、天垂象於上、顯其仁而不顯其用、示其道而不示其迹、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天下之民、優游於自得之場、陰陽和靜、鬼神不擾而無

天札之患。執不歸往哉。人皆歸往而聖人未嘗有作爲之害。以傷其性命之真。故安而無危。平而無傾。坦然道化之中。而享太平之福也。今夫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歡客哉。客過而樂餌皆止。無所用矣。若夫執大象以治天下者。未嘗令人喜。未嘗令人怒。是無味之味。無色之色。無聲之聲。而無用之用。不可以勝窮。故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未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舊註餌美也。過客一也。人能樂美於道則

一留止也查本文原無一字疑爲牽強費力不可從諸解皆依補註直作鐘鼓之樂飲食藥餌方於過客止說得通透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使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註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誕也先強大之者欲使遇禍患也先興之者欲使其驕危也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也此四事其道微其効明也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魚脫于淵謂去剛得柔不可復制也利器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

也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也

百家類纂註固云者言物之將喻必是本來已張然後喻者隨之此消息盈虛相因之理也示觀也

魚龍深潛則常活不可躁動而脫于淵不爾則爲人所制而菑害及之矣譬國能守柔則常安不可矜其威力以觀示于天下不爾則勢窮力屈而國家不可保矣

子曰解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足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

于用智也與管仲孫武何異。聖人與世俗其跡固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于此以勝物哉。

愚嘗解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心之爲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欲以止止之。轉止轉動。聖人知其不

可强止。故欲喻反張之。欲弱反强之。欲廢反興之。欲奪反興之。夫欲止動。以止止之。止不可得。必固反之。以動求止。自動觀妄。動已而竭。妄廢眞還。自然歸止。動雖欲動。動心不起。心既不起。止亦不生。此聖人喻心弱志。廢情奪欲之道。微而難見。故曰是謂微明。此之微明。既柔且弱而能勝天下剛强之欲。以其不離道母也。若離道母則如魚之脫于淵。則國之利器。亦不可示人。以此示人。人亦將有不信者矣。此篇世之解者。不循其本。多以孫吳之

兵說雜之此詩禮之所以發塚也

陶周望曰無此解幾難爲此翁出脫

洪陽解斯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故非張曷喻將欲翕之必令其張也非强曷弱將欲弱之必令其强也非興曷廢將欲廢之必令其興也非興曷奪將欲奪之必且姑與也其間消息盛衰至微至妙獨自知之耳至柔守弱可以勝剛强斂息深藏謹守界限如魚不可脫于淵澹然無欲韜晦秘密如國之利器不可示人而啓爭端也嗚呼微矣

三子口義解此章前八句皆是譬喻只是得便宜處失便宜之意喻飲也池也張者必弛強者必弱與必有廢得必有失與得也奪失也人惟不知自以爲喜而不知此理雖晦而實明故曰微明微猶晦也言雖微而甚易見也但能柔弱必可以勝剛強此亦守雌守黑之意淵喻道也魚喻人也人之不能外于道猶魚之不可脫于淵也國之利器若以示人益賊之招也道之爲用在我若自眩露而以求勝于物亦猶以國之利器而示人也此亦前

章善者果而已。不可以取強之意。

蚊門解、蘇子由曰、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于用智者也、與管仲孫武何異、聖人之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者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者、如商賈巧於射利也、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而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者、方相傾校軋、而吾獨待之以柔弱、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弊、此所謂勝

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自然耳、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方其托於深淵、雖强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爲哉聖人居於柔弱而剛强者莫能傷、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前而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哉、魚惟脫于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能勝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呂知常曰、天下之事、萬物之理、實者反虛、明者反悔、盛者反衰、張者反弛、陽

盛於夏而陰生於午陰凝於冬而陽生於子陰陽尚爾況其他乎惟聖人知倚伏之道則能探於幾先照於未兆秉理以制天下而妙於用權權者用也權所以濟實實者體也實所以行權將欲喻之弱之廢之奪之則吾固張之強之興之與之俟其幾發而後應之曲成萬物各盡其性既以實道人立知常之教又以權濟物得先知之吉可謂沉靜而明乎事幾其兆雖微其道甚明矣董思靖曰必固云者、言物之將喻必是本來已張、然後物之喻

者、隨之、此消息盈虛相因之理也、王文定曰、將欲者將然之辭。必固者已然之辭。薛君采曰魚潛深淵、則活躁動而脫于淵、爲人所制矣、國守柔弱、則安、矜其威力以示人、則勢窮力屈、而不可保矣、又曰老子此書、戒人之用剛也、而先儒多以權詐陰謀議之、則未然、夫仁義聖智老子且病之。況權詐乎。陳平本治黃老之術及其封侯嘗自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由是言之謂老子爲權數之學、是

親犯其所禁。而復爲書以教人。必不然矣。

叅　此章即陰符、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之意、後世范蠡、遂用其術以沼越、蘇張押閤之計、皆襲取之、陰謀陷人。豈老子本意哉。故錄息齋一解所論。堪爲猶龍解嘲也。洪陽謹守界限一語。殊太膚淺、

爲政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註、道以無爲爲常、侯王若能守道、物將自化、故于已也、無名之樸、道也、方將以化效於已、復欲作巧僞者、侯王當身鎭之以道德、侯王鎭撫以道德、民亦將不欲、故當以清靜導化之、能明是者、天下將自正定也、

洪陽解、無爲多落空。有爲多着相。爲此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守此無爲之道、天下將自化矣、物之觀　而化、必有動作、而爭名者、吾又鎭之以無名之樸、人能忘名醇朴、則無欲、無欲而靜、天下將自正矣、修身治人一也、

復所解、一於無爲。則墮頑空。一於有爲。則着色相。惟此道則無爲無不爲。守此無爲之道則不求化萬物而萬物自化。即我無爲而天下自化也。化萬物之變也、萬物俱作、相尋不已、我但以自然處之、

彼自紛紛。我自安安。所謂鎮也。朴則無欲無欲則靜侯王守此。天下不自正乎。不即勿字之意。指用功言也。

蛟門解。常無爲者。其本體也。而無不爲者。其妙用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惟無物然後物物。故貴無爲也。王侯無爲而萬物將自化。惟無爲之了一耳。朗患不化哉。顧人心好變而無事甚難。泰平久而驕淫漸生。荒穢多而彝孽漸起。加美於本質。增多於易簡。而名迹漸章。如嬰兒之長而情

實日起、固欲有所作爲矣、聖人辯之於早、防之於
漸、於是鎮之以無名之樸、凡一切有爲之法、如可
尚之、可貴之貨、可欲之事、可制之名、皆御而不
爲、而惟修玄默以鎮之、久則無知者無欲、有知者
亦不敢爲而欲作之心自靜矣、夫無名之樸、難言
矣、一着有爲、即爲有名、即非真樸、使聖人有欲樸
之心、而故執此以鎮天下、則上先有欲、而猶未免
爲之形、形何以使民化、故聖人雖鎮之以無名之
樸、而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淵然默運、不

知其功夫是之謂眞無欲夫是之謂眞靜故祇全而用大天下各全其性命之常而歸於聖人熙皞之天也是可見天下之勢常患於有爲聖人之心始終一於無爲上無爲則下亦無爲此所謂無不爲也後世紛更擾亂以至魚爛而亡者可戒矣

此章論治貴無爲薛君采曰自生民以來訖於唐虞詳推其年數蓋三四萬歲爾民之初生俗固朴陋要過萬餘歲耳其後二三萬歲之間生民之道當大備今驗之詩書而唐虞之質可考也聖

賢之治信有如老子所云者故淳素之風傳數萬歲不絕上周至於近代僅二千餘歲而風俗大敗其故知也乃後之爲治者承歷代文勝之弊曾不能改顧益甚之詩云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此之謂也

叅此章別無深義觀首篇以常道爲體常名爲用而極之於重玄此章以無爲爲體無不爲爲用而統之以兼忘本末相貫體用兼該也

深遠集參補註釋

相城程芳朝其相　晴川顧如華西畝輯
北平孫承澤北海同定　句容紀映鍾伯紫同較
濂水嚴正矩潔菴　同邑嚴光化客山同較

道德經下篇

論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　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

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註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是以有德也下德謂號令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功可稱以

以爲亂而乃亂之首也夫忠信之心荷極其益周自有不言而信者若夫卑體貌以示其敬善辭令以論其誠禮文雖多而忠信之心寖以微矣故曰忠信之薄禮之務施報非太上貴德之意也施而不應則攘臂而仍之鄉之揖讓適所以爲爭鬬之階也故曰亂之首前識猶言前知前識未必非道而乃道之華也非以爲愚而乃愚之始也夫道之至真務養其神明雖光耀天下而含章不發若夫用其聰明適知治亂豫言禍福此可以驚世駭俗

而反之身心無益也故曰道之華億度屢中遂將
狃之役神於外乃迷惑之本也故曰愚之始
洪陽解老子道貴自然德尚無爲若至仁義遂墮
名迹乃禮貴節目智生分別則去道德愈遠矣前
識者智也禮本治人反爲亂首智本明察反爲愚
始爲其淳厚眞實之意漓耳是以大丈夫捨妄從
眞故去彼取此也
蛟門解至人無爲大聖不作靜而與陰同德動而
與陽同波去知與故循天之理修之於身而天下

化不言而如神不規規爲仁義禮而仁義禮時出而不窮應物而無形是謂未始出吾宗上德也得無所得者也惟無所得是以有德也自此而下一涉於心思作爲可名可稱之境若仁義禮者皆爲下德僅能合天守道不失德而已自有得之之名而大樸始漓全體始析其去德也遠矣是以無德何言乎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夫無爲者非貴無爲也無爲而有以爲之猶不忘爲也至人之無也不以無爲爲有嘗是眞無爲者故曰上德無爲而

無以爲也何言乎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也下德有迹既已有爲矣而又未忘所以爲以心爲心展轉無窮故曰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仁義禮皆爲之者也第就中較量猶有差等上仁薰然惠利惻然惻怛性真自顯非有親疎應人之求非責其報故雖涉有爲而尚無所爲也降此而義去德遠矣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親疎之差知交輕重之接應劇分辯各一其宜區畛條葉毫不可越故曰爲之而有以爲禮去德尤遠矣中心懷而不論故疾趨

卑拜以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以外飾而諭內者也以情貌者也太上貴德相敬而不知其爲禮衆人之爲恭所以尊人也務施報尚往來而已施而不報往而不來則相望相校因之以忿爭矣故曰攘臂而仍之勢之所必趨也由是觀之道無在而德有在道降而爲德德無迹而仁有迹德破而爲仁仁無別而義有別仁壞而爲義義無飾而禮有飾義衰而爲禮謂之上仁上義上禮非假之者也而弊猶至此又況其假之

者乎故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忠信在中不言而飲人以和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撲而不明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禮立而文行實意衰矣實意衰故人懷輕鄙徂詐之心家爲淫僻離岐之俗而亂從起矣前識者所謂智也仁義與禮皆從此出故特揭之曰道之華而愚之首也無緣而妄意偶合而苟信一隙觀天一班窺豹其於大道譬虛空之一花耳駘蕩而不得

逐萬物而不返窮響兒影自以爲賢而不知此其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忠信而已矣何以前識爲浮游於上德而返自然之樸終不忍舍此而取彼也此老子之言皆爲明智者辯非與守管鑰繩墨者論也故善言孔老者當知其所以分所以合老子之言詳於上而畧於下孔子之教詳於下而畧於上孔子爲中庸言故其言多而畢其道廣而大老子爲智者言故其言簡而抗其道獨而尊

三子口義摘仍引也民不從而強以手引之強掣拽之也只是形容強民之意故曰攘臂而仍之道自然也德有得也自然者化有得者未化故曰失道而後德仁者有愛利之心比之德又下矣義者有斷制之心比之仁又下矣禮者有強民之意比之義又下矣老子之言仁義禮其字義皆與孔孟不同就其書而求其意可也若論正當字義則皆失之禮者忠信之薄言修飾於外而不由中矣其意以禮爲出於人僞故曰亂之首前識者多識前

言往行也、以多識爲智、則道之實矣、華者、務外也、以此爲智、反以自愚、故曰愚之始、曰厚曰實、只是務內之意、去彼取此者、言其不爲禮而爲道也、此者道也。

楊復所解、上德者有德、而不自知其能化。惟能化是以有德。不失者執而未化。執而未化則未可以爲有德。故曰無以有心也。無以爲、是無心而爲之也。有以則容心也。上仁以仁爲上德、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近於道、故亦無以爲、上義以義爲

下德義者宜也以義宜物則有爲矣又降而爲禮禮者理也禮以理物必得其理而後已一強之而不從必驅而納之於禮矣仍就也強之而就也道者自然而化德雖有德猶未化也仁有愛利之心視仁又下禮則強民視義又下矣治當生於厚厚則純薄則僞去純入僞亂自生矣知當起於明明則實智則華離實處華愚因之矣大丈夫絕仁棄義絕禮棄智而志於道德之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叅　獨內道德而外仁義以其自然之可尊也至禮智偏加掊擊猶龍翻駁處自有分別實由目擊衰周氣象都從浮靡與機巧壞之

法本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註致誠也裂言天當有陰陽弛張晝夜更用不可

但欲清明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爲天也、發言地當有高下剛柔氣節五行、不可但欲安靜無已、時將恐發洩、不爲地也、欲言神當有王相囚死休廢、不可但欲靈無已、時恐虧散、不爲神也、竭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爲谷也、滅言萬物當隨時生死、不可但欲生無已、時將恐滅亡、不爲物也、歷言侯王當屈已以下人、汲汲求賢、不可但欲高於人、將恐顛歷失其位也、孤寡矜孤獨、不轂矜不能、如車轂爲衆輻所湊、非耶

嗟歎之辭致就也言人就車數之爲輻爲輪爲轂爲衝爲轙無有各自爲車者故自名車以喻侯王不以尊號自名故能成其貴補註車合衆材以成然未嘗自有其衆材是數車之車無車所以成其車也猶侯王不自貴以成其貴琭琭喻少落落如多玉少故見貴石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爲人所貴如石爲人所賤當處其中也

百家類纂致至也車者總名也隨件而數之則爲輪爲轂爲輻爲衝爲軾遂無車車遂爲虛名矣如

玉如石則琭琭然落落然終不可易車則可有而可無玉石則一定而不可易可有可無則近於道虛而能化也一定不可易則不化矣莊子曰除日無歲亦數車無車之意

陶周望解衆緣會故有衆緣會故無數喪無喪以不一成一切即一也一者生天生地能鬼能神人得一則天地鬼神萬物皆賴吾一以成況侯王乎無者一之別稱賤下非無而近之所謂弱者道之用也

洪陽解天地萬物神明君主只以得一爲至失此則造化幾毀人物幾廢矣這個一若至賤至下而實至高至貴萬化皆本於此能爲萬象主實無名迹可以比數惟混然玄同方可含抱出來譬如折散車上物件而細數之那見名車惟是輻輳合一則名車耳若妄生分別強立名色竟有何用琭琭如玉美者自美落落如石惡者自惡總不如貴賤兩忘抱元守一爲至也

蛟門解一者何也混成之全體也天下莫不有對

待而對待之物各滯於方隅其寃爲大害之端惟陰通爲陽陽通爲陰柔通爲剛剛通爲柔至於幽明盈虛生死貴賤高下皆通爲一而莫見其分之之形者然後謂之一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神以之靈谷以之盈物以之生王侯以之爲天下貞皆此物也故曰致一言極之而無不一也夫王侯貴矣高矣不患其不貴而患其不賤不患其不高而患其不下貴則無位高則無民貴而能賤高而能下而後爲之致一試觀物理亦莫不然府史輿臺環

衛於下而稱貴人貴以賤爲本也失府史與臺無貴人矣木石基構隱築於下而成觀臺高以下爲基也失木石基構無觀臺矣故孤寡不穀者不祥微賤之稱而王公以之自謂循名責實豈復有矜誇高大挾貴恃賢處尊擁亢之意哉此非貴而能賤高而能下之謂耶今夫車一也極分而致數之則爲輻爲輪爲衡爲轂其名且百合百爲一而後成車之名散百而一一名之則輪耳輻耳不可復稱車矣猶之合天下之道爲一而後稱道散天下

之道爲一而後稱道散天下之道無道矣合天下之人爲一而後稱侯王散天下之人無侯王矣侯王烏可以離道而道烏可以離一哉一則無貴無賤不欲碌碌焉如玉之貴亦不欲落落焉如石之賤非石非玉爲天下璞斯可矣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反多之名也自一之名散而有諸子之紛紜安得知道者而與之論一也

參　聚衆物以成車不容斷數此喻一之至理

玉石貴賤分明便成角立此尤美惡相形之切譬

去用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註、反、本也、本者道所以動生、萬物背之則亡也、柔弱者道之所嘗用、故能長久、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於有也、天地神明、蝓飛蟠動、皆從道、無形故形、故言生於無、此言本勝於華、弱勝於強。謙虛勝盈滿也。

百家類纂註反者、復也靜也、靜者動之所由生、能

弱而後能強、專於強則折矣、動以靜爲用、強以弱爲用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老子之學、大抵主於虛、主於弱、主於卑、故以天地之間有無動靜推廣言之、

陶周望解歸根曰靜、反何以爲道之動、柔弱者宜無用、弱何以爲道之用、以有生於無也。無以劾動。故善反而至劾出焉。無以供求。故不用而大用興焉、

洪陽解反猶復也、靜極忽然生有。這是天機萌動

之初但順其自然專氣致柔切莫功長這是道之
用功處夫萬物皆生於有而萬有皆生於無人但
知從有生有而不知從無生有故能從有入無而
煉情歸性自能無中生有而玄牝立玄關露矣但
執有象者終信不及也

復所解反復也靜也靜者動之所由以生何者動
以靜爲用也能弱而後能強專於強則折矣何者
強以弱爲用也生於有即有名萬物之母是也生
於無即無名天地之始是也無必生有是故貴其

反。反者反於無也。有生於無。是故貴其弱。弱者無之似也。

蛟門解。反復循環。復通爲一者。道之動也。夫復命靜也。而更謂之動。何哉。道流行而不已。動而復靜。靜而復動。惟動而後能之靜也。故曰反者道之動。此道體本然之嘗也。濡弱謙下。不爲物先者。道之用也。語體則靜而復動。動而復靜。語用必以靜爲主。以柔爲德。故曰弱者道之用。此守道而不失其嘗之事也。何以明之。蓋天下之物。萬有不齊。矣皆

以兩合而始生。故曰生於有。然有不生於有而生於無。非一則兩不化矣。一何有哉。故反者自有而歸於無。道之體也。弱者雖有而處於無。道之用也。

參　老子之學。主於虛。主於弱。主於卑。是其宗旨所在。即河上註所謂本勝於華。弱勝於強。謙虛勝盈滿三語之意。

同異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聲希。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註、上士聞道、自勤苦竭力而行之、中士聞道、治身以長存、治國以太平、乃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戚、惑于惰慾而復亡之也。下士貪狠多欲、見道柔

弱、謂之恐懼、見道質樸、謂之鄙陋、故大笑之、不爲下士所笑、亦不足以明道、建、設也、設言以有道當如下句、明道之人、若闇昧無所見、進取道者、若退不及、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別殊、無所見類也、上德之人、若深谷、不耻垢濁也、大潔白之人、若汙辱不自彰顯、德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也、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質樸之人、若五色淸淺不明、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也、大音猶雷霆待時而發、喻常

愛氣希言也、大法象之人、質樸無形容、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

百家類纂註、不笑不足爲道一句解、嚴君平曰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故建言有之四句解、建言古之立言也、類絲節也、知道至於明徹、則黜其聰明、反若愚昧、行道至於進益、則損之又損、反若退卻、造道至於平易則清而容物、不欲小察

反若有窒礙而不均、建德三句、建德者無爲、故君偷隋而不競、眞實者去節故若渝變而不新、大方者不割、故無廉隅之可尋、善貸一句解、貸者與也、推以及人也、有道者、能以與人而不自有也、成者道之大成也、成已成物、而后謂之大成也、后章又曰、既以與人已愈多、亦此意也、

洪陽解、上士精進中士因循、下士不信、這個玄修之道。說出來。又多驚疑。所以說不笑不足以爲道。夫道雖以勤行爲上、却又不可溺名相、涉作爲故

古之立言者有云明道反若昧夷道反若類進道反若退上德若谷而虛太白若辱而汚廣德若不足建德反若偷質直反若渝此下又推出至大虛無的道理大方反無隅大器不易成大音其聲希大象本無形蓋大道雖顯用于有名而隱藏于無名凡天下事物必須急速用力方可成就夫惟道善能寬貸不迫且自然默而成之此正上士之所謂勤行者也

陶周望曰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建德若偷上士所

謂勤而行之者、蓋如此、宜中士聞而疑、下士聞而笑也、

蘇子由曰、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必知萬物之妄、廓然無蔽、卓然有見、未免于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爲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

蛟門解、夫道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惟上士能勤而行之、中士疑信半焉、下士直大笑之耳、使道不爲

下士所笑、則道亦下矣、烏乎道、古之立言者、蓋有之矣、正言若反、安得不笑之也、明道若昧、如愚也、進道若退、日損也、夷道若類、不見美也、上德若谷、虛能受也、大白若辱、與塵同也、廣德若不足、有若無也、建德若偷、用不勤也、偷惰也、質眞若渝、善化遷也、渝、變也、大方無隅、制不割也、大器晚成、無窺速也、大音希聲、塊孚之初也、道隱無名、有物混成也、夫大道者、不但能供人乏而已、供之而承終、其德、不但能濟人事而已、又泯然不加機匠之裁、故

日善貸且成也、

恭　夷道若類以渾同無所分別從舊註解爲正、類聚作類字解爲綵節殊不明若偷若渝、偷訓偷惰、猶可、渝訓若五色清淺不明、似未解、查鄭風舍命不渝、註渝者變也、義字可通、質眞、諸本皆作眞字、洪陽從直字近是、

道化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註道始所生者一一生陰陽與爲二陰陽生和清濁爲三氣分爲天地人也天地共生萬物也天地化人長養之也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剋心而就日萬物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

中有隨草木有空虛與氣通故得久生也補註董思靖曰凡動物皆止于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向暖而冲氣運乎其間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而王公反以爲稱者虛謙卑法虛空和柔損之而益者引之不得推之必還益之而損者增高者崩貪富者致患也人教我教者謂衆人所以教去强爲弱去弱爲剛我教衆人亦使去强爲弱去剛爲柔强梁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

者爲天所絕、兵亦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受命死也、父始也、老子以强梁之人爲教戒之始也、

類纂註、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萬物和氣聚而生萬物、吳幼清曰、萬物之生以此運氣、既生之後亦以此冲氣爲用、得爲不失其所以生之本人之所惡三句、蘇子由曰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不尚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轂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教父猶曰衆教之先强梁者不得其死當

時之人、雖嘗以此爲教、然不知其義、亦不以爲至切也、老子以爲教父、蓋知其所以然故也、

陶因望曰道不可名、强爲一、故曰道、生一非以道爲母、一爲子也、有一則二三以至于萬矣、然二三以至有萬者、即一也、非以一爲母二三萬爲子也、道無名、形狀似濡弱、子必類母、故以弱爲用、曰冲曰損、孤寡不轂、皆弱號也、

又子由曰、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爲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爲二

二與一爲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
洪陽解虛無生太極太極生乾坤乾坤生三才三
才生萬物從三而生各具陰陽二氣冲虛太和與
道同體凡有形者皆自無而生有復後有而歸無
人生在世只求盛美盈益都是趨危之道不知卑
弱貶損乃學道首務也故人情所惡惟孤寡不穀
而王公以此自稱損或受益滿或招損世人都能
以此言教人亦如我所說此義一般但盛心不忘
持盈最難識得破忍不過古人有言强梁者不得

其處惟道言諦說得痛快真切吾將以此爲教父前義更無以加也

蛟門解司馬温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物和氣合而生物董思靜曰凡動物背止于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植物則背寒嚮暖而冲氣運乎其間故曰負陰抱陽吳幼清曰萬物之生以此冲氣既生之後亦必以冲氣爲用乃不失其所以生之本一即道也而一之名滯于數似出于道之

後故曰道生一一不能不分爲二二又不能不
而爲一以成三三亦一也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
三故三卽一也卽冲氣也由是觀之未有天地先
有此一既有天地亦有此一有一成三而萬物始
生故物之所以生者一也一之名可尊可卑尊之
則爲無對之稱卑之又爲至微之稱孤也寡也不
穀也皆一之別名也故王公以爲稱天子自稱曰
予一人又曰冲人又曰朕朕者物之初倪也亦是
意也王公以孤寡不穀爲稱蓋至微至弱深自匿

損而不敢以尊貴驕人之意惟如此而後成王公之尊故物或損之以致益或益之而致損惟冲氣之在不在耳建言有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夫強梁所以爲益也而不得其死所損滋大此雖恒言至理存焉人以爲教吾亦以爲教豈徒以爲教而已哉始尊之爲教父嚴事之而不敢違也謂其致之一也

三于中義解一太極也二天地也三三才也言皆自無而生道者無物之始自然之理也三極既立

而後萬物生焉、萬物之生、皆抱負陰陽之氣、以冲虛之理、行乎其間、所以爲和也、人之所惡、莫如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此亦譬喻、有道者自卑自賤之意、葢謂天地人皆自無而有、萬物以陰陽爲質、而其所以生生者、皆冲虛之和氣、學道者當體此意、則必以能虛能無、爲貴、天下之物、或欲損之而反以爲益、或欲益之而反以爲損、損益之理、有不可常、如月盈則必缺、此益之而損也、既缺則必盈、此損之而益也、人之所教、猶言今世人之所以

設教、彼亦曰我之所教、皆義理也、但知求益、但知求勝、而不知剛者必折、盈不可久、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也、若吾以道教之、則皆在衆人之上、是世之所師者、又當以我爲師也、故曰吾將以爲教父、

叅、老子崇尚卑弱之教。五千言中。不啻諄諄矣。猶未甚作危言以悚人也。至是乃以強梁不得其死一言。推爲教父。倍爲機警。

徧用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註、至柔者水、至堅者金石、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神羣生也、吾見道無爲、而萬物自化成、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于人也、不言之教、法道不言、師之以身也、無爲之益、法道無爲、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萬民、不勞煩也、天下人主也、希能有及道無爲之

治身治國也

蛟門解摘蘇子由曰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柔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于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而有未嘗覺求之于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爲故能役使衆强出入羣有

洪陽解兩强必相敵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有形則有碍惟天下之至無可以貫金透石而入于無間夫至柔至無只是無爲的道理吾是

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世人但要處强求勝執有自盡殆相拒而不相入矣故不言之教默而信之無爲之益默而成之天下鮮能及之也

三子口義解堅者易折柔者常存以至柔而行於至堅之間如水之穿石是也無間無縫罅也無有即無形也如人身營衛之間可謂無間而氣脉得行之無隙之隙而日月之光亦入之此皆無有入於無間也此兩句譬喻也以此而觀則知無爲無不爲者至理也不言而教自行無爲而功自成此

皆至道之妙用而天下之人知不及之故曰天下希及之有益有功用也

復所解强者馳騁役使也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柔能役之剛則易折柔則常存而無有能入之空虛無物之地皆道之所貫也役使衆强出入無有皆益也而以無爲得之以是知道以無爲爲宗其教以天默而信之

叅　道家宗旨不離一柔弱虛無字樣拈出不言之教與無爲之益眞覺受用不盡

立戒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註名遂則身退。財多則害身。好得利則病于行。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遺禍患。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承上愛名愛財言。生多藏于府庫。死多藏于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掘塚採柩之禍。

薛君宋曰。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無求者也。無求奚辱。知止者慮後進之有損。知幾者也。知幾奚殆。

洪陽解與我名者愁我身不知孰爲親也益我貨者傷我神不知孰爲多也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不知孰爲病也世人逐逐營營只是貪多無已時耳不知愛惜甚者所費反大藏蓄多者所亡反厚少得便知足少有便知止何殆辱之有此乃長久之道也

三子口義解名貨皆外物也無益于吾身則雖得雖亡何足爲病而不知道者每以此自病愛有所着則必自費心力以求之愛愈甚則費愈多此言

名也。貪而多藏。一旦而失之。其亡也必厚。無所藏。則無所失。藏之少。則失亦少。多藏乃所以厚亡也。此二句發明下三句也。惟知足者不至于自厚。知止者不至于危殆。如此而後可以長久。此三句。却是千古萬古受用不盡者。

復所解烈士徇名而至殘生滅性。不知身之親於名也。徇貨而至于殘生滅性。不知身之多于貨也。所得者小。所失者大。孰爲病乎。愛有所着必費心力以求之。愛愈甚。費愈大。此言名也。貪而多藏。攻

之者。衆其亡必厚藏之。少亡亦少矣。此言貨也。營營逐逐。以不知止足耳。知萬物皆備。自反常足。于外無求。何厚之有。知吾之所止。止于至道。非道不爲。何殆之有。以是爲常。常故能久。

蚊門。解負道寄德。配天地。澤萬物者。身也。貴愛其身。豈可在名利之下哉。危身而取區區之名。求沽沽之利。惑矣。人知亡之病而不知得之病。甚于亡也。未得而患得。既得而患失。營營百爲。自此始耳。

豈若至人之齊得喪。爲無病哉。故甚愛名者。失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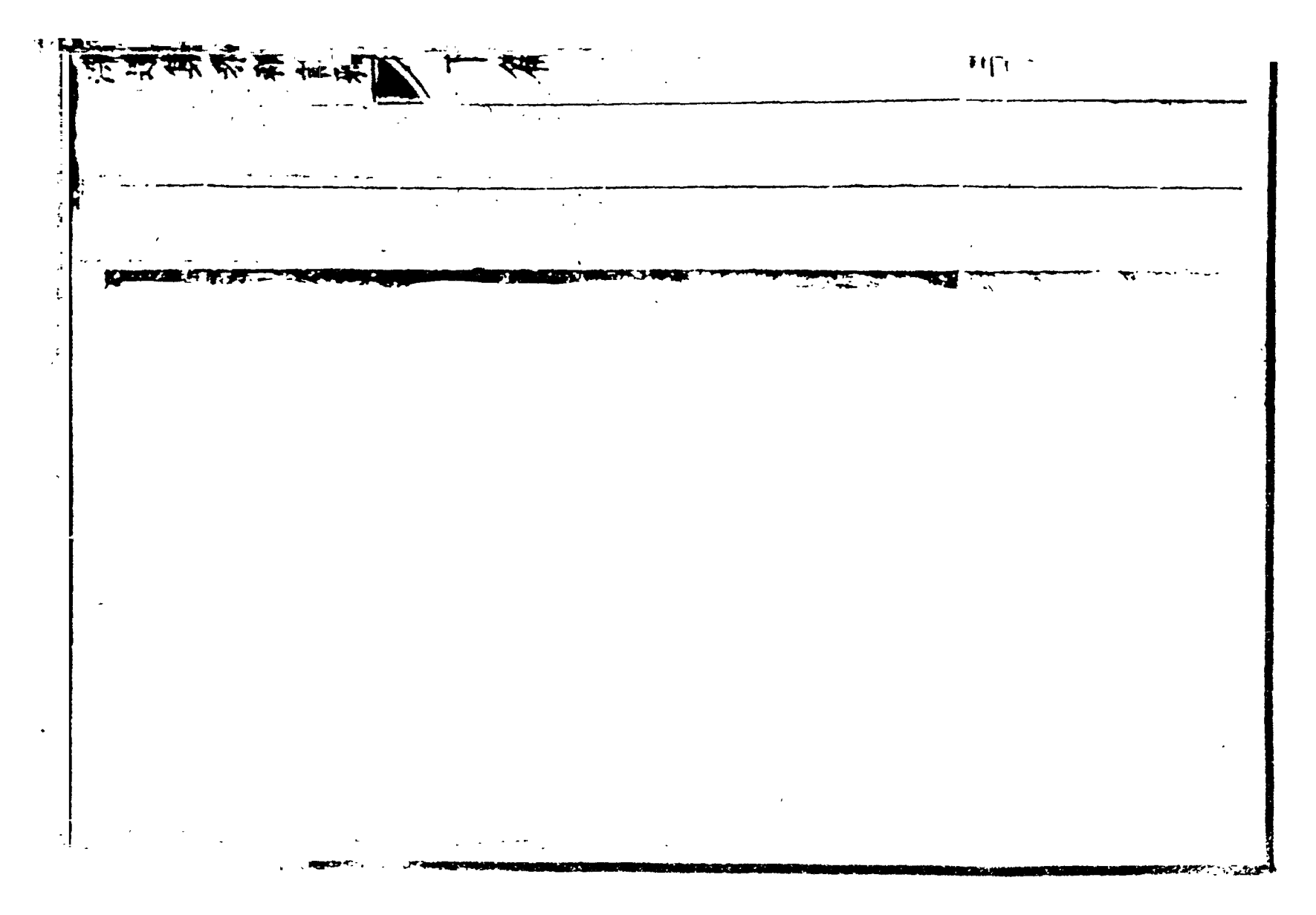
大名甚愛利者。失其大利。甚愛生者。失其大生。螘蛇螫手。壯士解腕。豈不愛腕哉。愛腕則舉身費矣。項羽有功當封。刻印刓。恐弗能予。愛一印而舉國費矣。財者民命之所關。多藏財。則多妨命也。其亡能不厚乎。故多藏於室。必有請劫之憂。多藏於地。必有發掘之患。惟知予之爲取。知寡之爲得。知藏于民之爲藏者免矣。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知止者。懼後增之爲累。故可以長久。嚴君平曰。聖人上原道德之意。下揆天地

之心崇高顯榮吉祥盛德深閎浩大尊寵窮極莫大乎生萬物陳列奇怪珍寶金玉珠璧利深得巨莫大乎身禍世之匠亂國之工絕逆天地傷害我身莫大乎名生憍長溢困民貪國擾濁精神使心多欲叛天違道爭爲盜賊天下不親世多兵革莫大乎貨故得之與亡或病或利得名得貨道德不居神明不留大命以絕天不能救失名失貨道德是祐神明是耶名顯自然富配天地故細身大名未可與論至道也輕身重國未可與圖利也

叅　首二句說身重于名貨然後以甚愛多藏

儆人貪愛一念末三語則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之棒喝也



洪德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註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時道德大盈滿之君如冲貴不敢驕富不敢奢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時大直謂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如屈者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大巧謂多才術如拙者亦不敢見其能大辯者智無疑如訥者口無辭勝極也春夏

陽氣躁疾於上。萬物盛大。極則寒。寒則零落死亡也。言人不當剛躁也。秋冬萬物靜於黃泉之下。下則熱。熱者生之原。能清靜則爲天下長。時正則無終已時也。

躁字作動字用。如諺所謂春米凍殺子也。

洪陽解成則缺。缺則敝。惟大成則嘗若缺。而其用不敝耳。盈則虛。虛則窮。惟大盈則常若虛。而其用不窮耳。大直若詘。不輕發也。大巧若拙。不輕炫也。大辯若拙。不輕言也。躁靜之極。能勝寒熱。神志精

專造化可移嘗清嘗靜斯爲天下之正道可以大成大盈此也。

蛟門解此與建言有之章語意相類天地之大而傾於西北不滿於東南世事盡然佛家謂之缺陷世界故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海之大也有尾閭以洩之百川趨之不知何時滿而不虛故曰大盈若冲其用不窮水之趨於東也百折而不回也當其折也烏得不謂之屈故曰大直若屈至人之於道無所不能矣無所不知矣非其時則一事不以

加諸身。言不以出諸口。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若庖丁解牛。視止行遲。謋然而已。而曷嘗見其有事時然後言。或不言而心成。虛往而實歸。曷嘗見其有言。若露巧呈辯。斤斤與小兒輩爭多。烏稱丈人行。故曰大巧若拙。大辯若訥。且夫躁動則陽生而勝寒。靜處則陰生而勝熱。顧恒陽則發洩而無餘。嘗靜則清虛而不擾。至人不以彼易此。而守清靜。為天下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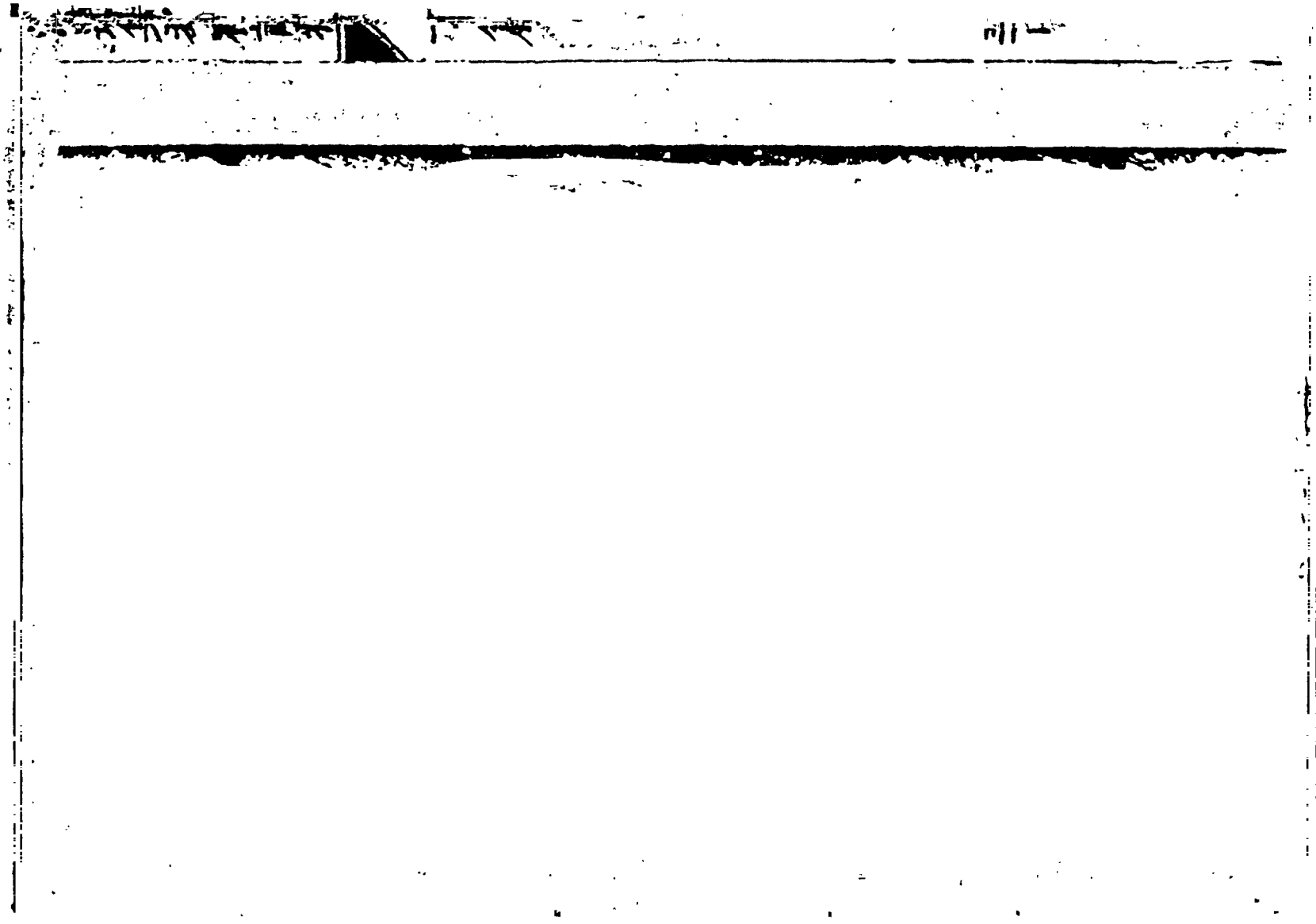
復所解成則缺。缺則敝。惟大成嘗若缺。其用日新。

而不敝、卽敝則新也。盈則虛、虛則窮、惟大盈嘗若虛、其用日給而不窮、卽窒則盈也。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卽枉則直曲則全也。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易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寒暑天地之氣也、躁之極、可以勝寒、靜之極、可以勝熱、神志精專造化可移、然滯於偏而非其正也。惟嘗清嘗靜不有不無、不動不靜非成非缺非盈非冲無所不勝天下正矣。正卽爲天下式也。

三子口義解有成則有缺大成者嘗若缺則其用不敝矣有盈則有虛大盈者嘗若虛則其用不窮矣前章曰窪則盈敝則新即此意大直則嘗若屈然枉則直也曲則全也大巧者嘗若拙然不自矜也大辯者嘗若訥然不容言也躁之勝者其極必寒靜之勝者其極必熱躁靜只是陰陽字言陰陽之氣滯於一偏皆能爲病惟道之清靜不有不無不動不靜所以爲天下之正猶曰爲天下之式也

參　都是退步一邊說話是其衍教大意老子

所以爲藏身之固躁勝寒靜勝熱陰陽互藏其宅可苞括周易六十四卦之理



儉欲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天下有道

註人主有道兵甲不用却走馬治糞田治身者却陽精以治其身人主無道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可欲好淫色也莫知止富貴莫自禁止也欲得欲得人物利且貪也知足之足守虛根也常足者無欲以累其心故常足也若欲心

既萌、所以爲罪爲禍爲咎也、

蘇子由曰、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爲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以善走之馬却以糞田。即不貴難得之貨之意。戎馬生於郊。言爭戰也。

洪陽解、人典貪欲便不寧靜。有道之世。清靜無爲。走馬何用。無道之世。好大喜功。戎馬滿郊。罪禍咎殃。貪欲爲本。故知足者眼前便是此眞足也。嘗自足矣。若足於此又歉於彼非眞足也。既得生厭。未得生羨。寧有足時。

三子口義摘戰爭之事皆自欲心而始知欲心既萌何時而足唯得是務所以爲罪爲禍爲咎也惟知足者以不足者爲足則嘗足矣此又發明前章知足不辱之意

蛟門解天下有道則馬不用於追奔逐北而還却於田疇糞灌之事天下無道則久事戎行以軍爲家馬不孕於國而孕於疆場之外矣有道無道利害若此原其所以分在人心足不足之間而已自天下有可欲之物則教衺民爲奸而令善民有禍

莫大之禍、由此而生、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人上不屬天、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惡能絕可欲之物哉、顧用衣犯寒。用食充虛不啻足矣。而衆人之心無窮。得其一。復徼其二。羸於身。復欲貽其子孫。積長餘於無用之地。而爲遠計以待不可知之人。及夫事去、更以多財爲累。厚藏爲崇名高而持以無歸。功震而終焉殺身。此豈物之罪哉不知足故耳然所謂知足者非有程數等期之可預定也。待足而知足、無足期矣。咎莫大於

欲得惟有欲得之心故內愁五藏歷四支外嬰世網博奇禍咎孰憯焉由斯而言人不可以不知足知足則嘗足矣人心排下而進上任其進上則名高蒼冥而不知極富苞四海而不知廣樂淫晝夜而不知倦戾干彗孛而不知改能排抑則肘見踵決而不爲貪糧絕色菜而不爲困名銷聲埋而不爲辱顏黧色焦而不爲苦嘗足在我故也人皆有至足者存不求於內而求足於外闇矣然則吾於物嘗稱足於道嘗稱不足可乎曰道不可止亦不

何遽特不足之心而凌躐焉強從事焉津津乎有惡若士人之心焉亦學之大患當於勿助勿忘之間求之可也

秦歸馬放牛便是垂衣裳而天下治世界秦皇漢武窮兵黷武起於不知足一念所以卒致海內虛耗垂戒深矣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註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已身知人身視內戶而知外宇所以見天下也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炁相貫不假窺牖而見其出也由內以觀外所觀益遠所知益少也聖人不上天不入淵不行而知不見而名能知天地以心知之聖人更小知大察內知外上無所爲則下無事家給人足萬

物自化成也聖人之道其爲用也不行而自知不求見而自名不爲而自成

百家類纂註吳幼清曰不待行出而已如徧至其處故能悉知天下之事不待窺見此物而能名其理故不窺牖而見天道也惟其不行而至不見而明故不待有所作爲而事無不成也

章安曰出戶而知其所可知爾窺牖而見其所可見爾天下之大天道之廣豈可以知知以見見乎出戶則離此而有所知其知能幾也窺牖則

即彼而有所見。其見豈遠也。聖人密運獨化。不以知知。故無所不知。不以見見。故無所不見。天下者、物之所在。使然者也。天道者、天之所在。自然者也。其粗在物。其妙在道。皆不離當體而盡。夫知見何事於出。何待於窺。出戶則有行。窺牖則有見。聖人不行而本乎智。不見而本乎心。故天下之事、皆可得而知天、道之妙、皆可得而名。能知能名。故不爲而爲。成其所自成也。

洪陽曰、退藏於密。可通天下之故。養明於晦。可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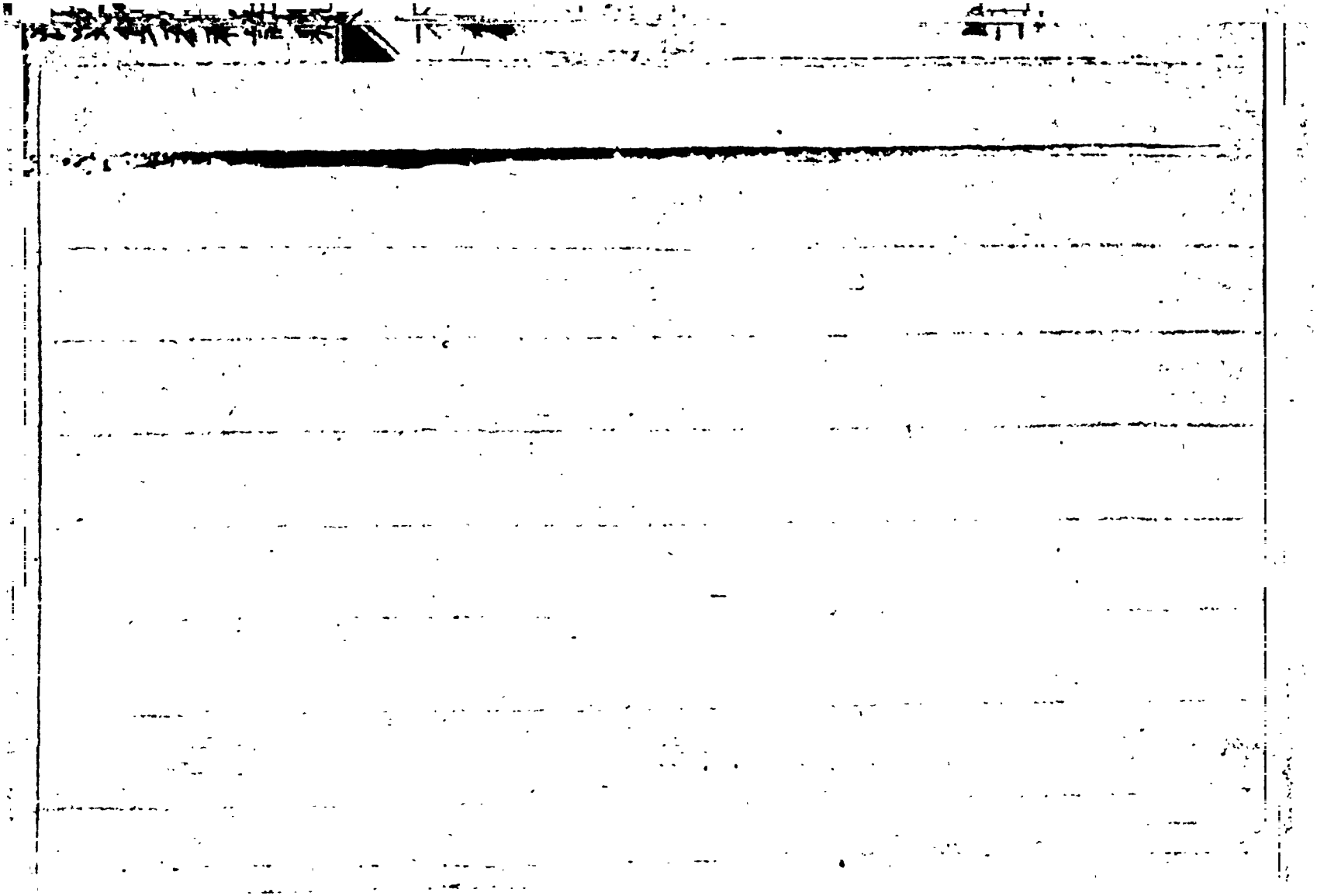
造化之微區區狗外知見淺矣聖人之心安坐而四海几席瞑目而萬象森羅不假修証而成正果是此道也

蛟門解得其宗者可以超見聞之域蘇子由曰性之爲體充遍宇宙而無遠近古今之異聖人所以不出戶牖而無不知者性全故耳世人之性分於耳目內爲身心之所紛亂外爲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復性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性之所及非特

能知能名蓋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矣呂知善曰
通古今之治亂者何必履而後知達人物之短長
者不待驗而後用聖人以已同乎萬物以心同乎
大劍未嘗動足而察知人情未嘗矚目而宴覽天
象知人知天知道何適而非我也
復所解天下大矣天道遠矣乃不出戶牖而知之
見之知人知天知其理也蓋知之以不知者其知
神見之以不見者其見大若必待出而知窺而見
跬步之外便成障蔽力愈勞知愈少矣聖人之心

安坐而四海几席瞑目而萬象森羅知不在形故不必行名不在色故不必見成不在事故不必爲三子口義解天下雖大人情物理一而已矣雖不出戶亦可知天道雖隱陰陽變化千古嘗然雖不窺牖亦可見若必出而求之則足迹所及所知能幾用力愈勞其心愈昏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亦設喻以發明下旬而已不行而自知不求見而自有名不爲而自成聖人之道其爲用也如此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亦此意也

參外知外見其識自不能弘遠聖人養明於內鏡則几席而有千里之照何必出戶窺牖乎。



志知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嘗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註學謂政教禮樂之學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以至恬淡如嬰兒無所造爲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爲也取治也治天下當嘗以無事不當勞煩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

百家類纂註爲學者貴博故多聞多見務日有所益爲道者貴約故去健美黜聰明務日有所損損也者損私心而反無爲也至於無爲則同乎道矣內而聖外而王天下之事皆其度內耳

羅什曰損之者無麤而不遣遣之至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亦非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

洪陽曰爲學要求日益若爲道則要求日損緘聰明黜知慮到無爲田地能無爲則無不可爲矣雖

取天下至大之事亦以無爲得之不自聰才智但屈群策而已恃才自用便無包括宇宙之量

三子口義解爲學則日日求自益爲道則日日求自損故前言絕學無憂蓋言道不在於見聞也大慧云讀書多者無明愈多亦此意也黜聰明墮肢體去智與故則損之又損則可以無爲無不爲矣取天下者必以無心有心者反失之三代之得天下何容心哉因當時戰爭之俗借以爲喻其言亦足以戒此書多有此意無事有事即無心有心也

蛟門解不知道之大原出於一而徒求之於聞見之多世俗之學大率如此譬如市廛百物皆居以應人之求可以利物不可以潤身可以美觀不可以食實所謂終日數他寶自家無一錢吾未見其眞有益也爲道者不然脫落支葉眞探本根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而吾不免爲衆欲之所圍繞何以爲道是故懲忿窒欲崇雅黜浮日惟二三之德是去以求其所謂一者而已故謂之日損日損者學之大益也然損者

對有之稱也非絕無之名也損而猶存可損之物與其能損之名其損未盡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所損然後蕩然曠然一絲不掛與太虛同其無爲無爲矣豈患其頑空斷滅而無能爲哉眞無之中妙有出焉太虛之內萬物生焉懸鑑而萬物畢明懸衡而萬物畢平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惟無爲則無不爲雖無不爲而實無爲故四海之內莫不歸之以爲王何也以無事待有事者事日理以有事待有事者事日梦有事則心

見於外而物惡之無事則心見於外而物安之故有事不足以致天下而無事者天下自來也其端始於日損損之時用大矣哉取猶致也

黎　學者人治之事道者一定之理學不日益則罔成功道不日損則涉滿假損之一字原是五千言中骨血兼說爲學日益邦與說命遜志時敏之義相符

任德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註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以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百姓爲善聖人因而善之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善故謂之德善下二句解同上聖人在天下怵怵常恐怖富貴不敢驕奢爲天

下百姓渾濁其心若愚闇不通池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爲聖人視聽也聖人念百姓如嬰孩赤子長養之而不責望其報也

百家類纂註喋喋安靜也渾其心謂於善否信誕同以善信待之不分別也聖人之爲此不惟躬自厚而已亦將以至仁至誠之道而感化天下也不測其故皆大異之故注其耳目觀聽聖人之所爲聖人則皆孩之知其無知若皆孩童耳

洪陽解忘我故公忘分別斯德全是以聖人在世

民有心思化以返渾沌民有聰明化以還赤子
三子口義解無嘗心者心無所主也以百姓之心
爲心則在我者無心矣善不善在彼而我嘗以善
待之初無分別之心則善嘗在我在我之善我自
得之故曰得善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此
意同信不信者在彼而我嘗以信待之初無疑間
之心則信嘗在我在我之信我自得之故曰得信
矣子曰不億不信亦此意也其曰吾亦善之亦信
之者非以其不善爲善非以其不信爲信也但應

之以無心而已慄慄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私自足之心故嘗有不自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而不露其圭角此皆注其視聽於聖人而聖人皆以嬰兒待之故曰皆孩之此無棄人之意也

復所解聖人之心與道爲體道無嘗心亦何嘗因百姓之心以爲心已百姓有善不善信不信而聖人皆善之信之曷嘗有嘗心哉亦以百姓之心爲善信也是謂同得之善而非一已之善同得之信而非一已之信故曰得慄慄無分別之意天下之

人各一其心。聖人則合天下之人。渾爲一心。無善不善信不信之分也。百姓方注耳目、以聖人爲視聽、聖人一以嬰孩遇、彼亦不矜。此亦不愠。雖有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其以百姓爲心如此。何嘗心哉。

蛟門解、百姓之心、天心也。聖人與天合道。與百姓同心。而不以已之心與焉。此所爲聖人也。今夫人雖有善有不善。而原其本心。未嘗不善。人雖有信者。乃天下之已心。而無不善不信者。則天下之天

心也聖人以天心應物而不以巳心應物故不問人之善惡而一以善遇之不問人之誠僞而一以誠遇之天下方熾然作分別想無同異中有同異聖人第渾然無分別想有同異中無同異惵惵然嘗恐天下之有分有別也身建極以爲之先含弘廣大平易安靜圓通寂照澹泊虛無取天下之心而歸之於大陶冶之中彼百姓方竦耳瞪目設靈機礪智刃岌岌然將從事於鉤鈲析亂之途而聖人遇之不以口舌爭不以聲色加一如始孩之童

而已始孩之童無不善不信也即有不善不信非其情也無知故也長者之於孩提善信因而成之不善不信則寛柔教之以歸於善信已耳豈以其不善不信而屑屑焉與之較哉天性自然不待勉強聖人之於天下亦如此而已以天性遇物而握造化之眞機轉移妙用從此出矣若屑屑焉與天下較善不善信不信則聖人翻爲百姓所轉何以爲聖人

發　各解已無不明惟原註作怵怵解爲恐怖

諸本皆作慄慄解爲安靜查老子之言皆主虛靜無爲返一世於淳龐書中兢惕一邊殊少從安靜之解爲是復所訓作無分別意相同

貴生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註出生謂情欲出于內、竟定息靜故生、入死謂情慾入于胸臆、精神勞感故死、生之類各有十三謂九竅四關也其生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香嗅口不妄言味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神不妄

施動之永地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違道作天
妄行失紀嘗聞善養生者譬如履平地兕虎不能
侵害雖入軍中兵甲自無傷損以虎兕之威兵刃
之凶無從加害以其不犯十三之永地言神明營
護惡物不敢害也

百家類纂註出生入永此四字一章之綱領也生
从之機有竅出則爲生入則爲永出者超然而脫
離之也入者迷而自沮沒也能入而出惟有道者
則然天有十二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十二

者終始之全也十二而下又添一數便是下三分明只一個一字不謂之一而曰十三此政其作文字之奇處言人之生亦皆原于此一一者機也即其幾而求之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久視養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盡徒者言其類也生者我所以生也生生者我所以養其生也養其生而過于厚所以動即趨于死地此亦輕其身而後身存無而後能有虛而後能盈損而後能益之意

陶周望解九分是生亦一言蔽之曰生生之厚一

分是出離生死亦一言蔽之曰無死地
洪陽解出生路則入死路矣大約生死分數十分
中常有三分本當生而自致死地者又每每有之
是死者常十分之六矣所以然者何哉每以其愛
生過厚耳蓋善養生者兵戈虎兕不能加害亦以
其心忘生死故也此章即莊子黃金注脣蓋生之
說若假述延生乃喪生之本也
三子口義解摘一字本難言且以一念之強名
之亦未爲的切却要自體認也民之生者言人之

在世其所以動而趨於死地者皆在此一念之初纔把得不定動即趨於死地矣動非動靜之動乃動靴之動也之往也死地死所也夫何故者發問之辭也此數語爲今古養生者學問之祖故老子於此說得亦鄭重說到此處又提起個蓋聞言我聞古之善養生者雖陸行於深山而不遇兕虎入於軍旅之中而不被兵甲惟其無心則物不能傷之兕所以不能觸虎所以不能害兵所以不能傷惟其無心故也莊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亦是

此意夫何故又發一問言物之所以不能傷者以我能虛能損能無而無所謂成地也此章凡下兩個夫何故其意甚鄭重乃老子受用之妙處所以如此申言之昔有某寺前一池惡蛟處之人皆不敢近一僧自遠來初不知之行至池邊遂解衣而浴見者告之曰此中有蛟甚惡不可浴也僧曰我無害物之心物無傷人之意遂浴而出老子之說似於虛言以此而觀則其言亦不虛矣

蛟門解生死對待出于生即入于死可不慎諸類

天下之人而觀之重生者十有三不重生者十有三雖重生而不知生生之道動輒墮于死地而不知避者亦十有三何言乎動之死地蓋生生可也而生生太厚則愛之而反爲害所謂害生于恩也呂不韋曰山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疆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我性之斧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蹶多陽則痿衣燀熱則理寒理寒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

則中大輗中大輗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得乎。故善持生者。無死地。無死地者。雖人道之患不能傷。而況陰陽之患哉。此章十有三之說。或言九竅四關。或言六府七火。或言十惡三業。或言七情六慾。或言坎離一周十二辰。消而再始。或言五行生始數爲十三。皆傳會無取。而子由則謂生死者九。而不生不死者一。亦巧矣。直當謂十中居三。三分其十。各有一耳。又此章本爲攝生發。若乃不生不死之說。未暇及焉。

復所解、出謂自無而入於有、入謂自有而歸於無
即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有乎出、有乎入之謂、徒、
類也、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出此則入彼矣、生
之徒、煉形住世者、死之徒、狗欲忘生者、動輒而之
死地、斷滅種性者、十之三、十分之中居其九矣、富
貴利達、聲色臭味、皆所以養生者、養生而過於厚、
所以動而之死地也、夫有生則有死、是生固死之
地矣、虎兕甲兵、將安避、之善攝生、則無生矣、故兕
之角無所投、虎之爪無所措、兵之刃無所容也、無

从地、謂無地以受之也、蓋明於道者不以物害已、非謂其薄之也察其危安謹於禍福莫之能害也

參　養生家大旨不外廣成子慎內閉外四字足括丹家千言老子出生入从數語都從此體出各解無不詳明而洪陽更爲直捷爽朗單豹巖居而竟爲虎食豈非生厚未能脫離生从之驗耶出生入从總由生生之厚四字衛生過甚而反以戕生故養生以冲淡爲最要無从地即莊子所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之說十有

三畢竟以九竅四關爲有着落



養德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註道自然也無也凡物皆自無而生德則有迹矣故曰畜之物則有形矣故曰物形之勢則有對矣故曰勢成之陰陽之相偶四時之相因皆勢也尊道貴德者言其超出乎萬物之上也命或作爵非

也莫之命者猶曰莫之爲而爲者非有聽使然則爲常自然應如影響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皆言既生既有之後其在天地之間生生不窮皆造化之力也然造化不有之以爲有不恃之以爲功雖爲之長而爲主宰之心此所以爲玄妙之德

百家類纂註管子曰虛無無形之謂道化育萬物之謂德後皆極言道之曲成萬物之功有如此者然雖生之而不自私雖爲之而不自恃雖若長之

而任其自然未嘗宰制此其爲德非人之所能測矣

陶周望曰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德與物與勢皆即道也故生畜長養亭毒養覆俱歸諸道也

洪陽解道生發生德主畜養物形其形勢順其成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然道之所以爲尊而德之所以爲貴者皆莫爲之使而常自然故生畜長養成熟雖本于道之自然至于生之而不有爲

之而不恃、長之而不宰、是謂玄妙之德、亦出自然而無所矯揉造作也、

復所解、前曰失道而後德、此又以尊道貴德並言、究竟來道者、眞精之體、德者妙物之用、體可以兼用用不可以兼體。自有差等。

蛟門解、道生之、虛無杳冥。物之祖也。德畜之、太和氤氳。物之母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先而言、物形之聚而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物既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此二句、既物生之後而言、

凡天下有形有勢者皆本於道德故道德尊矣貴矣物無生而尊貴者如天子之尊貴必命於天諸侯之尊貴必命於天子惟道德者莫之爵而常自尊貴豈復有上哉故道曲成萬物而不有其功天下之至妙至妙者

黎　道生德畜而物形勢成此道德之所以爲尊貴也豈非玄妙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註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即有名萬物之母也、母造化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後知有萬物、又當知有造化殆者危也知此則終身無危殆之事兌口也、人身則有口、人家則有門、皆以喻萬物所自

出之地、前言玄牝、便是此意、塞其兌、閉其門、藏有于無而不露、不勤不勞而成功也、易曰、兌爲口、兌從內出、有門從外入者、開其兌、出而用之也、濟其事用之而求益也、濟益也、如此則其危不可救矣、所見者大、能斂而小、則爲至明、所主者剛、退而守柔、則爲至強、即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也、襲者藏也、常者不易也、襲常者、言藏其用而不窮也、

陶周望解今所謂天下者何始乎、知其所始則得其母矣、得其母然後知萬事萬形、皆心所生而無

非心也安有知子而不復守其母者乎

洪陽解此章言神氣要相守又示閉固飲藏之法也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即有名萬物之母所謂先天氣者是也既得此氣當合我神神氣相守終身不殆然又當隄防韜晦可免後殃若塞上兌閉下門則不勞而成功若開其兌濟其事則凶危而難救不見大而見小是之謂明不守剛而守柔是之謂強明爲體而光爲用若暫用光照復歸貞明能顯能藏無遺身殃矣襲藏也常真常之道也是

謂能藏、眞藏之道者也、

蛟門解、萬物各有始、始於道、道者萬物之母、萬物其子也、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既知其子、復守其母、蓋在末而不忘本。當流而不忘源也。故雖樸散爲器、而未嘗不爲樸。一分爲萬、而未嘗不爲一。故聖人愼其所以出之者。人之有口、家之有門、皆所以出也、塞之閉之、以守其母、終身不勞矣、開之以濟事、逐其子而不反、終身不救矣、曰小、曰柔、皆指母、言見此之謂明。守此之謂强。光者明之用。明者

光之體。以感通爲斯須之用。以退藏爲真常之體。
暫而應物者光也。物去而旋收。以歸于了了之知。
暁止而止時行而止。故常定常明。何殃之有。襲重
也。襲常。常而又常也。
復所解。萬物自無而有。必有始之者。是其母也。所
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也。既得其母以
知吾之精氣神之所從出。既知子之所從生。則綿
綿若存。子母相抱而不離。守其母也。所謂常無欲
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也。子母相維終其身

無危殆矣、出而用之、用之而求益、兌口也、門即玄牝之門、皆物之所自出者、閉而塞之、用之不勤、所以守其母也、開而濟其事、則離其母矣。所以凶禍。所見者大。能歛而小。則爲至明。所主者剛。退而守柔。則爲至强。即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也、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用而復之、則神藏於淵、不外炫矣、何殃咎之遺、襲、承也、常道也、常無常有之謂、襲常、則大道在我矣、

參　塞兌閉門。通是知子守母柔。小。皆。是。母。道。

故爲襲常一開兌濟事便說凶危難救其言未免已甚然老子隄防韜晦之術實實縝密如此光照未嘗不用也然暫用即歸貞明能顯能藏所以謂之體用俱全人不用其光人不用其才稽康不聽孫登之教所以卒致禍殃

益證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註介大也言使我介然有知于政事我則行于大道躬無爲之化唯獨也獨畏有施爲夫道意欲賞善恐僞善生欲信忠恐詐忠起也夷平易也徑邪不正也大道平易而民好從邪徑也在朝興宮室臺榭廢農事不耕治五穀國無儲積外服華飾尚

武勇多嗜欲無已時是由劫盜君足而百姓不足非道時王不行大道故也

百家類纂註老子自言使我少有知識行于大道惟以岑張爲畏也後世之俗大抵習于岑詐故老子自謙之甚以深警之除潔好也盛修宮室以爲觀美然不務本而無蓄積故田甚蕪而倉甚虛入不知大道而自矜聰明自誇聞見此好徑之徒也豈知至道故曰非道哉

陶周望曰朝甚除者飭外也田蕪倉虛內也服

文采、居華也、帶利劒、勇敢也、厭飲食、不去奢也、資貨餘、不去泰也、奢華泰敢者、不畏施也、所謂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者、此也、

洪陽解、若使我少知而行此道、只是兢兢保嗇收斂、惟發施炫露是畏、而已蓋施發于外、總是蹊徑粉飾盜夸之務、殊非道也、

三子口義解、介然固而不化之意、至道無知無行、若固執而不化、有知而有行、則凡所施爲、皆有道者之所畏也、故曰惟施是畏、夷平也、大道甚平、人

之求道不知適正好行斜徑之路譬如有國家者治其朝廷則甚整除治也爲宮室臺榭之類也朝廷雖美而田畝皆蕪倉廩皆虛而且以文采爲服佩帶利劒厭足飲食積其資財務爲富强此如盜賊之人自誇其能是豈可久此譬喻語也言人不知大道而自矜聰明自誇聞見此好徑之徒也豈知至道故曰非道哉老子之文如此等處可謂工絶

蛟門解王文定曰介然猶言忽然有頃之間也施

誇張也書病商俗曰敝化奢麗驕淫矜誇夫以商周之際猶然春秋可知矣老子蓋傷之也故教之曰夸奢之害莫不待見之明行之久者而知其可畏也使我忽然有覺而欲行乎大道唯此之畏矣大道平等本無內外人已之分而爲民上者往往好由邪徑以逞狂心故其朝甚除也其服則文采也其佩劒甚利也其飲食則饜飫而其資財則有餘也然奪民之時而田野荒蕪竭民之財而倉廩虛空不恤矣所謂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

于爾萬姓者也夫有道者當哀多益寡稱物平施而今乃損不足以奉有餘如此是乃劫奪徹厝之雄耳何以稱君大學曰君子有大道驕泰以失之此之謂也

復所解介然少頃之間使我介然之頃能知此道能行此道而其施爲之際尚競競畏謹而不敢爲道不可爲也不矜不伐濡弱卑下此爲大道蕩蕩平平亦甚易簡而民乃好邪徑不達所趨矣譬之治國者朝雖修潔整治田卒汙萊民時奪矣倉廩

空虛國本耗矣粉飾其外敗絮其中方且服文采以炫人帶利劒以威衆豐飲食聚財寶如盜賊之自誇于人豈得謂之道哉民之邪徑亦猶是也參

韓非作笑

參　河上註云僞善詐忠政是蘇長公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虛墓之意盜夸二字形容妙甚比孟子摹寫求富貴利達乞哀昏夜驕人白日一輩人更毒

修觀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餘修之于鄉其德乃長修之于國其德乃豐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註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用者不可得引而拔也善以道抱樸者則精神不可得引而脫也建善抱樸世世以久則子孫祭祀祖宗無絕時修道于身

愛氣養神、益壽延年、乃爲長久、修道于國、則君信臣忠、仁義自生、禮樂自興、其德如是、乃爲豐厚、人主修道于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其德如是、乃爲普傳、以修德觀不修德之人、則知修道者昌、背道者亡、我以五事知天下如此、

百家類纂註、首二句以喻樹德深而守道固也、子孫祭祀不輟、言德盛而流澤遠也、

洪陽解、善建立者、決不可拔、善抱持者、決不能脫、蓋行得定見得透、子孫可世守之爲祭祀不輟也、

以此修身、以及家鄉國天下何往不善然其道不過就事求之能反觀而已反觀于我而天下之理筦是矣。

蛟門解、爲天下國家禍福之來無不自其身召之者。非偶然也聖人善建善抱而不拔不脫、以至于子孫、亦席其餘蔭、祭祀不輟、德厚流光故耳、葢道之眞、可以修身道之餘、可以治天下國家、以眞修身者、淸虛恬淡、不以一物累其心、與天合德。寂感無二。至精至微。此所謂眞也。卽中庸所謂誠也。晉

人放浪形骸之外爲任眞失之遠矣曰餘曰長曰豐曰普皆和裕寬柔廣大周徧之意道無所不容容乃天然後能覆載萬物普利衆生眞之妙用也執此以往以一身觀萬身以一家觀萬家以一鄉觀萬鄉以一國觀萬國以一世之天下觀萬世之天下而知其不異于此治之裕如矣其建于我抱于我而雖子孫不拔不脫也固宜總此章之意而言最要在眞之一字莊子之論眞甚多曰古之眞人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喜怒通四時與物有

宜而莫知其極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可味矣

叅　此章言家國天下積厚流光統由于善建善抱與儒者之言不甚相遠

玄符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註含德茂畜而不露也厚者至也含德而極其至則如赤子然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言物莫能傷之亦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之意補註吳幼清曰毒蟲蜂蠆之屬以尾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

屬以爪足搏按曰據攫鳥鷹隼之屬以掌距擊觸曰搏赤子之骨至弱其筋至柔而手之所握其固不知有雌雄之事而其峻亦作者精氣盛也峻赤赤之命原也補赤子陰也終日啼號而其嗌不嗄者心無喜怒氣本和也嗌咽喉也嗄氣逆也赤子純一專固故能如此而有道者亦然只是不動心也和者純氣之守也知此至和之理則可以常久而不易矣知此常久之理可謂明于道矣生不可益強求益之則爲殃矣祥妖也故曰益生曰祥早

已者止已速已之而勿爲也

百家類纂峻赤子陰也號啼也嗌咽也嗄聲嘶也

蘇子由曰無執而自固無欲而自作是知精有餘而非心也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嗄故知心不動則氣和也祥妖孽也生本自然惟黍之以無爲可也益生者以人而助天是爲妖孽而禍生矣氣不冲和惟守之以柔弱可也心使氣者以心而動氣是乃剛强而暴其氣矣

洪陽解含德之厚無知無識比于赤子諺謂猛虎

不食嬰兒能無畏也是以毒害不能加骨弱筋柔而神氣收斂掌握堅固他不知牝牡之合而朘作其精全也終日啼號而聲不啞其氣和也知此和能合造化太和之氣是曰常知此常而以和養恬大真炯然是曰明若向此中添一助長之意是謂益生無益反害是不祥矣一念從邪情勝火動是心使氣而爲强也將壯必氣耗而衰老是不道之爲也不道之爲小人得之輕命不早已乎大抵人生只慾忿二端爲害赤子精至無慾和至無忿未

能舍德之厚且從慾忿窒欲上做工夫

妙門解人生而耳目聰明漸以漏發其德日薄惟赤子無知不悅生不惡死與物而往與物而來其天守全其神無窮天德之象也無傷物之意故物亦不得而傷無疾走之跡故物亦不得而薄是以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骹赤子陰也嗌咽也嗄咽破而聲嘶也無欲而自固無欲而自作精有餘而非心也終日號而咽不嗄聲不嘶心和而氣不傷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天以沖氣予人而

人保存之以爲性命之常惟此和耳知此者謂之明不知此者反自然之道加作爲之害以人助天以故滅命則爲妖爲孽而謂之祥又爲心使氣而謂之强夫物忌太盛至于壯則去老不遠而死將及之矣今謂之强則壯矣血氣之勇一發而索然立盡正與含德之厚相反如飄風驟雨豈能久乎故曰不道故曰早已惟含德之厚者形全精復與天爲一

參　洪陽解早已作死字與舊註已而不爲徵

別還當依註爲是人有七情喜怒則精不完而和內乖赤子之竣作不本于情欲故曰精全啼號不生于喜怒故曰氣和人能終身不損此精不傷此和即是長生久視之理何必爲益生反致害而不祥

玄德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註首二句。謂道不容言也。閉塞之者。藏之于密也。挫解之者。磨礱之。使無圭角。條理之。使不紊亂也。韜吾光明。混彼昏暗。同其塵垢。不自辨別也。有此玄同之道。則天下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言

其超出于親疎利害貴賤之外也、此道之所以爲天下貴也、

百家類纂註、玄同者、大同于物、深不可測也、

陶解、嚴君平曰、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茸非茸、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能別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音味尚爾、況妙道乎、

洪陽解、心中了了。本無可說。胡談亂道、只因不知。塞兌、三緘其口也。閉門、括囊無咎也。挫銳靡爭也。解紛、省事也、和光、韜晦也。同塵、鏟禾也。這纔是玄

同之士也。這等的人不可得而親疎，不可得而利害，不可得而貴賤，超然物表，與造化遊，天下孰能尚之，不爲天下至貴乎。

叅　通篇大意，只一不言兩字。所以爲玄同。令人不可得而親疎。展禽之和。不可以肖老氏之玄同者。彼猶未泯詞說，人得而親疏利害貴賤之也。其不言與理。盡闡發于莊子知北遊一篇。可謂千古秘笈。

淳風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註以者用也言治國則必有政事奇者詐也言用兵則必須詐術二者皆爲有心無爲而爲則可以得天下之心此者今也以今所見知天下人主以

無心無爲可以此道也忌諱者厲禁也令煩則刻生禁多則下詐民不能安業故貧利器者權也人善便利之用則民皆犯分上下不寧視者炫于目聽者惑于耳民多權用故國家昏亂技巧工匠之巧也謂刻畫宮室飾金鏤玉雕服章下則化上奇物滋起法令者乃禁令法制也如桎梏機械等物是機心既勝機事愈生故法令愈嚴而盜賊愈盛此言有心之害聖人謂我無所改作而民自化我好愛靜而民自歸正我無徭役民安其業故富我

去華飾、民多質樸、天下自治也、

洪陽解以正治國、以道全形也、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無爲而無不爲之理也、吾何以知治國用兵取天下之然哉、以此道而知之耳、

若不知無爲而故多事、反滋擾亂、故天下多忌諱、則防察嚴急、而民愈貧困、利器淫巧、而上愈昏迷、好奇者衆、法令滋彰、則盜賊多、蓋多事自擾其弊如此、故聖人云無爲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彼有棄正趨邪、誤徇

情識而敝弄精魄者。奈之何哉。

三子曰義解、以正治國、言治國則必有政事。以奇用兵、用兵則必須詐術、二者皆爲有心、無爲而爲則可以得天下之心、故曰、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有心之不可而無心之爲可。以此道也。忌諱、防禁也、利器、人世便利之用也、技巧、工匠之巧也、奇物如桔槔機械等物是也、機心既勝、機事愈生、故法令愈明而盜賊愈盛、此言有心之害。皆譬喻語也、故古之聖人、但曰無爲好靜、無事無欲而天

下自治矣、

蛟門解正者道之常也奇者道之變也無事者道之眞也以正教爲治則足以立有國之經以奇謀用兵則足以應一時之變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惟體道者恬愉無心順物自然而天下歸之矣上古之民熙熙恬恬相與交樂乎天交食乎地忘帝之力而不知其所爲何忌何諱後世則好繁其令以爲要束多拘攣之格無昭曠之道急縛之如牛馬然若

柳子種樹傳所云者其民動觸忌諱奔命之不暇而暇治其事哉故彌貧古之人有什百人之器而不用舟舉無所乘甲兵無所陳其治益醇後世則惟利器之是務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斗斛以量之權衡以稱之符璽以信之將以明民也而有知有欲民心益亂國家于是乎瞀眩而不知所從適矣技巧本以便事然梏棹之用力寡見功多也漢濱丈人猶耻之以爲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奇衺淫巧從此起而明白素樸之風息

也法令本以防盜然子產鑄刑書而叔向以爲譏民徵于書而有爭心其弊將至乎姦宄不勝而法禁數潰民無所措手足盜賊益多而法亦莫如之何矣聖人知其然故一以無爲無事坐而化之而天下自治蓋秉要執本以爲天下極也

叅　後世之所以治天下者全不講求身教一切歸于法制禁令而民莫之畏也朝下一令而暮置之暮下一令而朝置之世之所謂明君哲相率以智術籠人而犯法終莫能禁止盜賊終

莫可帖息老子實實見得春秋以後世界若江河下流之難挽如此故痛發此議論然孰肯尊奉其說以樸靜無事返風俗于淳龐救末劫以羲農者乎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此必不可得之勢也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註悶悶林林似若不明其政教寬大而民醇醇富厚自相親睦其政教急疾以察察爲明則民不聊生缺缺日以睽薰倚因也夫禍因福而生人遭禍而能悔過自責則禍去福來福伏匿於禍中人得

福而爲驕、則福去禍來禍因福而藏伏也福禍相生莫知其窮極人君不正其身其無國也奇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復化上爲詐善人皆復化上爲妖祥人君迷惑不正以正其日固堅人遠矣聖人行方正率下不以割截廉清無欲不以已害人肆申也聖人雖直而已從人不自申之知之明當如暗昧不以曜眩惑民

百家類纂註醇醇愿慤也駾駾殘也復反也奇衰也後之爲政者大抵以道化爲汪濶而其心於刑

各鑿薄之術、民之迷、其日固久、豈不信哉、
洪陽解、渾沌則神全。攪擾則散亂。不知昏乃所以
爲明也。明乃所以爲昏也。這箇根源誰人曉得。誰
人不在求正、不知正反爲奇。善反爲妖。人多迷惑
此理固蔽日人矣。是以聖人端方而不割。清廉而
不劌。直守而不肆。韜光而不耀。斂華就實。泰然無
事。則德豈有不全。神豈有不完者乎。故曰神仙伎
倆、無多子、只是人間一味呆、
二子曰義解悶悶者、不作聰明也。察察者、煩碎也、

醇醇、自樂也、缺缺、不足也、此亦有心則爲害、無心則自治之意、禍福無常、更相倚伏、孰知其所極止、正者、定也、其無正耶、言倚伏無窮、不可得而定也、天下之事奇或爲正、正或爲奇、善或爲妖、妖或爲善、是非利害莫不皆然、此亦禍福倚伏之意、世人迷而不知、徒分奇正、徒分妖善、其迷蓋非一日矣、惟聖人之爲道、雖有方而無隅、雖有廉而不劌、雖直而不可伸、雖光而不見其耀、割、削也、無隅則不削矣、廉、上廉遠地之廉、不劌不傷也、廉利則易傷、

肆、伸也、不伸、不見其直也、耀、光之焰者也、此皆藏有於無之意、

蚊門解悶悶非以爲治也、而其民醇醇、察察將以爲治也、而其民缺缺、以是知民非治之所能治、而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也。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止。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於萬物之表。而攬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寧悶悶而無奇。無察察而爲善。豈知悶悶無奇、乃

所以爲奇察察爲善正所以爲妖也世人不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爲止彼方且自以爲福而不知禍之伏於後方且自以爲善而不知妖之起於中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聖人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於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所謂悶悶也

叅　苦心苦口此老悲憫一念直覺無賴欲返世界人心於悶悶醇醇而不可得也說禍福相倚一段的是痛切

守道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註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嗇則能有而無能實而虛宜其可以治人宜其可以事天人君治理人民當用天道順四時治國者當愛民則不爲奢泰治身者當愛精炁不放逸早先也服得也夫愛民財

愛精烝則能先得天道、先得天道、重積德於已也、
克、勝也、重積德於已、則無不勝、無不克勝、則莫有
知已德之窮極、莫知已德有極、則可以安社稷、福
國治民、而天下始矣、母、道也、元烝之祖、是矣、人能
保身中之精烝、不勞五神、則可以長久如樹根之
深則枝體固堅、乃長生久視之道也、
百家類纂註、嗇儉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治
人之嗇也、郊用特牲、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席用藁
秸、事天之嗇也、早復、猶言先事、凡儉嗇者、未有不

足之患而豫爲不足之計故曰早服早服則積累之日久故重積德歸非曰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倦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早服祇根也有國之母謂嗇也上一節言嗇之可以治國此一節言嗇之可以養生

洪陽解嗇儉也早服猶預圖也治人事天之道以飲嗇精神爲主若將散失而後收拾則已遲矣惟

能飲嗇方爲先事預圖則所以積者日厚是之謂重積德也水積能負大舟風積能負大翼德而重積何所不能又何窮盡乎無窮盡則可以保守本原生生不息而可以長久矣簡緣省事保精嗇氣黜聰明絕智慮則眞元完復根日深而蔕日固長生久視之道曷以踰此

蛟門解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托於天智以思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則智識亂故外

無以應事酬物而治人內無以存心養性而事天若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煩不極其聰明智識之力則身治而天人皆在我矣故曰莫如嗇多費者每悔於已匱之後少費者嘗積於有餘之時故曰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則思慮寧靜而故德不去孔竅開虛而新和日生故謂之重積德若已損而後嗇纔足以補失耳德愈積則神愈靜故無爲而人自歸之不召而自來不謀而自成故曰無不克深矣遠矣莫見其端矣故曰莫知其極凡有國而

不免亡之者不可謂有國有身而不免殃之者不可謂有身必安其社稷而享其天年者是謂有國有身此至人之事故曰可以有國然則嗇之一言有國之母也生生無窮化化無方故曰可以長久木有曼根有盾根盾根曰柢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曰根木之所以持生也嗇者保性命之常完聰明虧智之德其眞可以合天其餘可以治人此廣成軒轅授受之旨也故爲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三子口義解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嗇則能有而無能實而虛宜其可以治人宜其可以事天早復者言嗇則歸復歸於根極者早矣早不遠也復返本還元也德至此則愈積愈盛矣重愈積之意也克能也德愈盛則於事無不可能也莫知其極者用之不窮也用之不窮則可以爲國而長久母者養也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治國者如此養生者亦如此養生而能嗇則可以深其根固其祇可以長生可以久視根柢元氣之母也久視精神全可

以久視而不瞬也今之服氣者或有此術然非老子之學可以驗老子之言此章乃以治國喻養生也

叅　早服二字註解爲先得猶未明斷諸本有作復字者解爲返本還元不如洪陽先事預圖斂嗇精神不待散失而後收拾之說爲暢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註鮮魚也烹小魚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其鬼非無精神邪不入正故不能傷人則鬼不敢見其精神非鬼神不能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之鬼與人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

得全其精神故德交歸焉

陶解程俱曰聖人不傷民固也而能使鬼神亦不傷人何哉蓋人之在道道之在人猶魚之在水水之在魚也亦何生死之辯乎方其以道治天下天下之民其生也泊焉所以善其生也其死也寂然所以善其死也寂然而已鬼安得而神乎生也如彼死也如此尚安得有靈響祟厲之爲哉

洪陽解智海圓明莫生波浪然則六欲不起縱有魔事不相妨法亦無所施也不被情牽不遭法

縛心法雙忘全德在我矣。

蚑門解天地固有嘗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民莫不悅生而惡死趨利而避害固有然矣奚俟上之督勸而駈迫哉惟上之人好繁其號令而多其作爲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仇之而天下始春春然入於亂故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擾擾則傷人撓則傷魚故曰治大國若烹小鮮韓非子曰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事大

衆而數摧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摧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端非尚功利雖未得老子之大亦可觀也故録之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治天下使人各安其自然血氣治而舉動理內無痤疽癰痔之疾而外不逢不若之害物無妖孽鬼無靈響故曰其鬼不神鬼神在天地

易當一日亡而獨不神於聖人之時者非鬼不神也和氣薰徹通於幽冥凡三辰百靈載在祀典者既莫不聰明正直各秩其序而諸妖象災祥神姦物怪亦皆恬寧竄弭從變化何傷人之有顧鬼神所以不傷人者非鬼神之故亦以聖人在上建玄德儲休祉興法無更偏令無出若烹小鮮無擾於天下則聖人未嘗傷人矣鬼神豈傷聖人之人哉夫鬼爲厲則鬼傷人人驅禳則人傷鬼民犯令則民傷君君刑戮則君傷民是兩相傷而不已也乃

幽明上下兩不相傷故稱至德者交歸於聖人之世焉而其道始於不擾於以見自然之功化弘矣

黎　大青只一不擾魚擾則糜民擾則亂鬼神為祟多起於上治之煩擾故三苗昏虐民無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由是妖誕斯起舜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故明明棐常鰥寡無蓋此即兩不相傷故德交歸之義也

謙德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嘗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註下流者自處於卑下則可以合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陰屬牡陽類也陰之勝陽以善安靜謙下國無大小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下者謂大國以

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以義相取、補註、以取、謂取、人、而取、謂、取、於、人、大國之意、不過欲普畜天下之人以爲強盛、小國之意、不過欲鐫刺求入於人、則兩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必以謙下爲宜矣、

百家類纂註、下流爲下、並上聲、以下或下、並去聲、下流、江海也、交、會合也、言大國之道、擬之於物、如彼下流、及天下之牝也、王輔嗣曰、小國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修下則天下歸之。故

曰大者宜爲下也

洪陽解、安靜自卑可以取勝禮下於人必有所得凡稱大國者、不以高強爲事如水之下流百川畢趨合天下之交守天下之雌蓋牝者嘗以柔靜而勝剛壯彼之靜卽下也故大國能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能下大國、則取大國、大或下以取小或下而取大國之取、不過欲兼畜而併包之也小國之取、不過欲乘間而投入之也爲小爲大、此兩者皆以下而各得其所欲、故欲爲大者宜爲下而靜是

取勝之道也、

蛟門解、大國者強足以兼安天下、富足以兼養天下、小國之所趨往、猶衆水之下流也、下流者、天下之交也、於物則天下之牝也、牝之道、嘗以靜牡、以靜下人、大國之於小國、亦宜如此、且人無不以善下而取人者也、大國能下小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大國、則大國納之、大國以下而取人、小國以下而取於人、下之有益於國也如是、夫既已稱大國矣、復何求哉、不過欲執牛耳爲盟主、示廣大以

明得意兼畜天下而已彼爲小國者亦無多覬覦也不過欲恭禮弊修職貢入事大國免侵陵之患以保其社稷而已此兩者各求得其所欲則大者宜爲下蓋小國之不免於恥分也大國德之則委心而聽事不德則改而事他人犧牲玉帛陳之境上以待來者惟其德我者事之而已矣大國失一小國則德業虧損而天下攜之此豈大國之福哉故曰宜爲下老子此論姑以利誘人之入於道耳上言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嘗德不離知其爲

嘗德而守之則老子意也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天無所不覆而聖人以之兼畜人一物有傷皆引以爲憾又何任喜怒作好惡而輕以聲色加人哉文王之所以三分有二以此周非嘗人思慮所及矣

復所解大國之人宜自處卑下以合天下之交守天下之雌交會也大國者諸小國之交會如水之下流爲衆水之會也牝不先動以求牡牡嘗先動

以求牝。動求者招損、靜俟者受益、故曰靜勝、動求者居上、靜俟者居下、故曰爲下、大國不恃其尊謙卑以下小國、則能致小國之附、取致也、謂致其來附也、小國甘處於卑、俯伏以下大國、則能得大國之見容、以大字小曰以取、以小事大曰而取、大國之下小國、欲含容以兼畜之、小國之下大國、欲與順而入事之、兩者皆能下、故大小各得其所欲、然小者素在人下、不患其不下、大則尊矣、恐其不能下、故曰宜爲下。與大國者、下流相應

參　下能納上、牝能勝牡、此即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之術、但老子只言其理後人效之便涉陰謀縱橫押闔之徒一味傾險矣

爲道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註奧藏也道爲萬物之藏無所不容善人以道爲身寶不敢遠不善人所保何者道遭逢患難猶自知悔市人之相與以利交也亦能爲其美言以求悅人有一善可尊者人亦推敬之可以加於人之

上。人之不善者、知道之士、其可棄之、不善當以道化之、故人君中立置三公九卿、欲使教化不善之人、拱璧以先駟馬、聘賢之禮也、單辭厚禮、求賢而致之、三公之位、不若能謙以求此道、道本在我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求則得之矣、有罪以免者、言一念之善則可以改過、道有賢愚、悟則得之、故爲天下貴、

百家類纂註、美行之行去聲、曰言善人之事異乎清曰、嘉言如美物之可翫、卓行可宗高出衆人之

上、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古者進物必有
以先之、駟馬陳於外而執拱璧以將命、故曰拱
以先駟馬、坐跪也、獻人以拱璧駟馬、此世之所謂
至貴者、然不如以此道與人、言道之貴雖物之貴
者弗如也、惟此道以求所欲則必得、以免有罪則
必免、豈非天下之至貴耶、古之人所以貴夫此道
也、

洪陽解、此章贊道之至尊至貴也、這箇大道、萬物
所藏、善人以此爲寶、不善人得此自保、美言合道

可以爲市尊行合道可以加人人或不善反求於道即可保身如何自棄何可見棄故天子三公至貴拱璧駟馬至富不如坐進此道尤爲高耳古之所以貴此者不曰守至虛而萬物供其求入至無而萬民從此銷耶蓋學道可以集靈可以滅罪故爲天下最上第一等事也

復所解室西南爲奧尊者所居之處固有營尊者道之可尊可貴其萬物之奧乎道不遠人何智何愚善之有之則寶之愛之不善之人雖不能有此

道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亦可以自保市人以利來者亦能美言以相悅行旅於道有可尊人亦推載之可以加於人之上人雖陷於不善不因其不善而棄之天子三公至尊貴者朝聘之享駟馬陳於前執拱璧以將命雖貴猶未貴也不如坐而進此道之猶足貴也古人必貴此者道可以遷善可以改過善與不善皆必由之曰求以得所謂善人之寶曰罪以免所謂不善人之所保此所以爲天下貴而古之不得不貴也道之可貴非所謂萬物之

奧乎。

蛟門解、奧有深義、又爲尊者所居、道酌而不竭。尊而無上是萬物之奧也。善人得之、則安富尊榮、瑚璉球琅不足以喻其寶矣不善人得之、亦足以反禍爲福。而依之爲安也。豈非萬物之奧與。曷言乎不善人之所保也、今夫市人惟刀錐之利是視耳。然投以美言而市交可合。人心僨驕而不可係者也。然臨之以尊行則俛然屈焉。由是觀之、天下豈有生而不善者亦豈有不善而終不可化誨懷服

者惟無美言尊行爲之導耳不善人胡可棄也且天下均是人也而立一人焉爲天子又求天下之賢人君子而置之爲三公相與出賦稅而養之鞠跽而事之此何爲哉使天下皆善人則無君無相而可惟天下不皆善人而不善人無所保故嚴事之以爲君而親就之以爲師是固立天子置三公之所自來也棄不善人非天與人意也古語有之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豈不曰天下之求者衆矣而供之者

寡惟道則資人之求而使之各得其所欲天下之欲免罪者多矣而在宥者寡惟道則善貸人之罪而咸與之新故爲天下貴也今棄人於不善則道欲應人之求而固寢之道欲貸人之罪而吾固廢之惡乎可

叅　贊出道妙眞實受用處可以濟欲消譽與尚書之論福善禍淫惠吉逆凶大易之教人寡過曲禮之釋回增美及釋家果報之說皆同猶龍誘人爲善之大旨深且婉矣

恩始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註無爲而後無不爲故曰爲無爲無所事於事而後能集其事故曰事無事無所着於味而後能知味故曰味無味能大者必能小能多者必能少能德者必以德報其怨也圖難者必先易能爲大者

必先於其細聖人不自大而能謙能卑所以成其大輕諾者多過當故必至於失信以易心處事者多至於難成曰易非輕易也聖人猶以難心處事遂至於無難況他人乎

百家類纂註爲無爲者一言已盡矣事無事味無味皆爲無爲之事也引而伸之文辭之體耳夫心愈爲則心愈亂國愈爲則國愈擾德愈爲則德愈不眞道愈爲則道愈不近爲之之害蓋無往而可惟易之以無爲則夫數者之理各反於自然斯可

以坐而得之矣。昔嚴君平有言、譬夫萬物之托君也。猶神明之居身。而井水之在庭也。水不可以有爲清也。神不可以思慮寧也。至哉言乎。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大小多少二句、視小若大、視少若多、犯而不校也、

洪陽解、爲其無爲、事其無事、味其無味、視大如小、視多若少、視怨若恩、只因簡易反已處做工夫。圖難不求諸難而求諸易。爲大不求諸大而求諸細。非避難而自諉也。蓋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

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有見於此。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也。一言輕易許人、尚難全信、多易必然多難、是以聖人凡事克難。故終無難也。只是清靜澹泊慎重精細的意思。

三子口義解摘、自味無味以下、皆譬喻也、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只是上意申言之也、聖人不自大而能謙能卑、所以成其大、輕諾者多過[illegible]、故必至於失信、以易心處事者、多至於難成、此亦借喻語也、但添一夫字、其意又是一轉、前言易矣、

恐人以輕易之心視之、故如此幹轉曰易非輕易也、聖人猶以難心處事、遂至於無難、況他人乎、此意蓋謂前言易者、無爲無事而易行也、非以輕易爲易也、

蛟門解聖人非無爲而爲無爲、非無事而事無事、非無味而味無味、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若擊鼓而求亡子焉、亂人之性也故聖人貴無爲也、涉於有形則有大小、繫乎有數則有多少、物量無窮付之素定、可以大而大可以小而

小可以多而多可以少而少有萬不同皆以道一之俄然而人有怨於我則付萬物於無心視天下與我一而皆以好遇之若太虛之微曀任其起沒於青天白日之中而吾無芥蔕於心也圖難以下又皆舉抑畏慎重之言以明無爲之旨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是以聖人不爲大而爲細惟不爲大自能成其大矣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嘗難之而不敢易惟難之故終無難矣是可見聖人所以爲之者皆抑畏慎重於微眇幾希之

間而未嘗有爲之之心故曰爲無爲也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此四句疑古疏語非經本文

叅　難事從易處做大事從小處做總是不肯向費力邊上一味在簡易處着脚也

守微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嘗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註、方其安時、持之則易、及至於危、則難持矣、事之

未萌、謀之則易、及其形見、則難謀矣、脆而未堅、攻則易破、及其已堅、則難攻矣、微攻則易散、及其已盛、則難散矣、事必爲於未有之先、治必謀於未亂之始、合抱之木、其生也必自毫末而始、九層之臺、其築也、又自一簣而始、千里之行、必自發足而始、有爲於事、廢於自然、有爲於義、反於仁、有爲於色、廢於精神、執利迺害、執迷失道、聖人不爲華文、不爲色利、不爲殘賊、故無壞敗、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無所執藏、故無所失、民人爲事、嘗於功

德幾成而貪位好名奢泰盈滿而自敗當謹終如初則無敗壞之事聖人惟其如此於事事皆有不敢爲之心而後可以輔萬物之自然爲以不爲執以無執故無敗

蛟門解周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蓋國家閒暇之日易以興功人生少壯之時易以持行萌蘖未堅則易摧悔吝未著則易返故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此所謂圖難於其易也千霄蔽日之材初生於槎枒耳不輕意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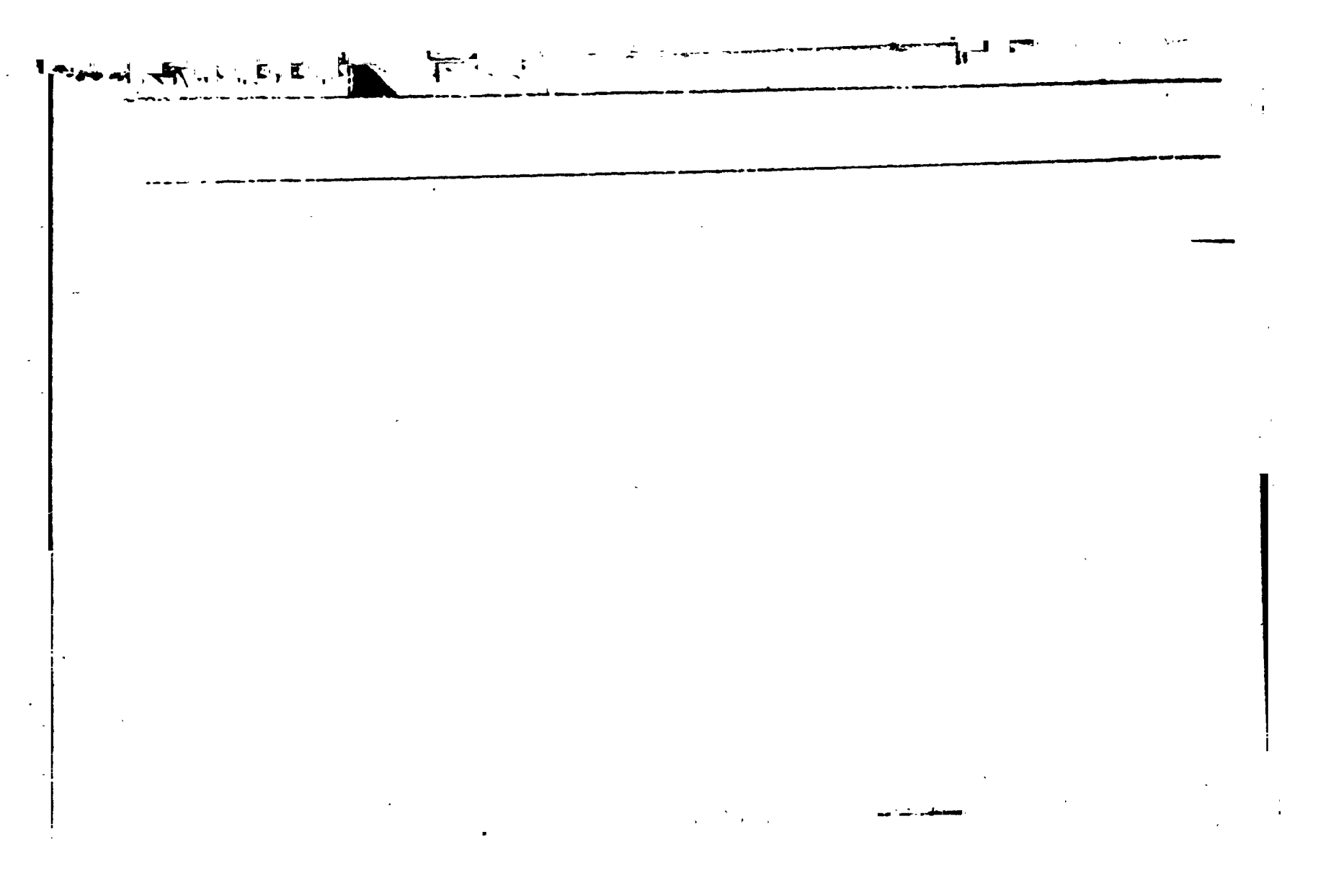
故有合抱矣三休九成之臺初起於畚簣耳不輟累土故有九層矣九州四海之遠初起於門屏耳不已蛙步故有千里矣此所謂爲大於其細也以上皆謹始之事以下復言愼終之事言聖人貴無爲蓋以無爲則無敗無執則無失凡民不然不忘其有爲之心故雖幾成而嘗敗之物理有自然循其自然而無廢時行其無事而無怠心日愼一日謹終如始則無敗事聖人非無欲也欲人之所不欲衆人之所賤聖人之所貴也若夫難得之貨有

不欲矣聖人非無學也學衆人之所不學衆人之所過聖人之所習也若夫奇衺之學有不學矣惟天下之大嘗爲自然聖人欲不欲學不學以佐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所謂無爲者如此所以謹始愼終無敢怠荒者如此夫敬愼之事近於有爲無爲之言近於廢荒乃老子之言無爲如此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簡與敬本一事也舜稱無爲而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將以兢業佐無爲耶豈兢業之後有無爲耶已爲道者識此矣

復所解危而持之則難矣已動而謀之則難矣堅則破之不易著則散之難矣安也未兆也即未有也脆也微也即未亂也大本於小也下者高之自也近者遠之基也爲本求其成而反敗之執本欲其固而反失之爲之於未有我固無爲也爲以不爲故無敗治之於未亂我固政執也執以無執故無失事必有所由始民之從事每至垂成而憤者以不能愼之始也使知大生於小高起於下遠始於近愼終於始又何敗之有衆之所不欲者聖人

欲之衆之所貴者聖人不貴之難得之貨身外之物皆是衆之所不學者聖人學之衆之所過而不視者聖人反而視之復收視却聽也萬物之自然事未有未亂之始也輔卽反以相天之謂安於性命之當而不敢有所作爲夫豈有爲之執之之病哉

參　前說謹始必於未然後言愼終故於幾成總之以無爲無執爲根本



淳德章第六十五

上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註智巧多則民愈難治以智治國者反爲國之害亂之所由生上下相詐妄作威權不使智謀之人治國之政事則民能守正直而不邪飾上下相親君臣同力故爲國之福兩者智之爲賊不智之爲

福則亦可以爲天下法矣深矣遠矣者嘆美之辭也能知此法則可謂玄妙之人深不可測遠不可極也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已玄德施與人也玄德與萬物反異故能至大順順天理也

百家類纂註濂溪先生拙賦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佚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政刑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周子之意與此章之旨相近故朱子謂其言似莊老云

洪陽解今之稱善治者率以明智爲先然不知古

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不是用術去愚弄他蓋與之渾沌相忘云耳夫民之所以難治者正在智多若以智治之奸僞百出國之賊也不以智而以無爲順治之則上下相安太平之福也這兩項關於治亂從古皆然都可爲楷式者嘗念及此不用明智而渾然自得是謂玄默之德矣此玄德不是淺近最爲深矣遠矣世只知與物相狥而治若這玄德是不與他計較與物相反而治也妙雖不見其尅核之功終成太順自然之化也

蛟門解古之善爲道者以恬養知以性開天不欲自見其賢爲光耀以炫世抱朴而已夫其自治尚爾而況其治人乎哉故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惵惵焉爲天下渾其心而使民淳淳惟恐民之好智而鑿其天性之樸也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也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語此而溺於小智以一察爲好循習之久奸僞日滋竊術以自便巧文以避誅而上之人始無如之何矣上以智御下下

以智應上巧言孔壬奸臣賊子始則侵權怙勢若螟螣之賊心而不知終則凶圖禍謀若梟鏡之反賊而不制患皆始於尚智也不謂國之賊而何若破觚爲圜琢雕爲樸開天之天而不開人之天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其民雖有鄙野之譏而與草木共蓁蓁鹿豕共豝豝。天下享清靜寧一之福以此示彼孰得孰失故曰知此兩者亦楷式也知楷式者非復流輩中人矣故曰玄德焉

三子口義解聰明道之累也聖人之教人嘗欲使

之晦其聰明不至於自累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愚字下得過當秦之愚黔首此語誤之故晦翁所以謂之勞攘也智巧多則民愈難治故以智治國者反爲國之害蓋上下相尋皆以知巧則亂之所由生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兩者智與不智也能知智之爲賊不智之爲福則亦可以爲天下法矣能知此法則可謂之玄妙之德深矣遠矣者嘆美之辭也反者復也與萬物皆反復而求其初則皆歸於大順之中矣大順即

自然也。

參　知之賊民毒於猛獸。不如留得渾池一泓。與民相安於不識不知之中。孔子亦云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此與猶龍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之言有殊解乎。謂之玄德也固宜。司馬遷稱老子爲深遠。即取義於此。

後巳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民不厭。以其不爭。故云天下莫能與爭之。

註、江海以卑、故衆流歸之、若民歸就王、

百家類纂註、吳幼清曰、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而爲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陶解、老子之言、多半是術、姑以此誘聾俗耶、

蛇門解江海之王百谷也百谷非聞江海之名蓋其德而來也然而貫金觸石潰山駕陵馳騁而爭赴無還心者以江海之善下也由是觀之下之爲善大矣百害不能傷多智不能取不爲而成不召而來默然無聲而握萬物之機矣聖人無意乎爲民上爲民先也而天生聖人民必歸之以爲王聖人不能避也第爲之上必以言下之曰孤寡曰不穀而憂勤憫勞之意溢於詔誥之間則天下既聞其言而信其心爲之先必以身後之不傷財不害

民而謙卑柔下無一毫尊貴之態則天下又被其德而安其治是以處上處前而終不厭無厭人術亦善下之而已王文定曰老子亟稱於水爲谿爲谷攻堅攻強不爭則喻之上善兼畜則取其下流一書之中葢屢致意焉

三子口義解百谷之水皆歸之江海江海爲百谷之尊而乃居百谷之下此借物以喻自卑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之意以言下之如曰愚夫愚婦亦能勝予是也以身後之稽乎衆舍已從人是也

聖人非欲上民欲先民而後爲此也其意蓋謂雖聖人欲處民上民先猶且如此況他人乎語意抑揚稍過當耳聖人雖處天下之上而民不以爲壓已雖居天下之前而民不以爲害已舉天下皆樂推之而不厭者以聖人有不爭之道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不重不壓也一章三是以亦猶繫辭一章數是故也

末　陶以術言便有牢籠天下之意不如吳幼清解之大雅

三寶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註、老子言天下謂我德大我則佯愚似不肖惟獨名德大者爲身害故佯愚似若不肖無所分別無所割截不賤人而自貴肖善也謂辯惠也若大辯

慈之人身尚自貴行察察之術所從來久矣言辯惠者惟如小人也非長者老子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護愛百姓如赤子爲慈賦儉若取之於已爲儉執謙退不爲倡始爲不敢爲天下先以爲仁故能勇於忠孝天子身爲節度故民日用廣不爲天下首先故成器長猶得道人之長也今世人舍其慈仁但爲勇武舍其儉約但爲奢泰舍其後已但爲人先所行如此動入死地夫慈仁者百姓親附并心一意故以戰則勝敵以守衛則堅固天將救

助善人。必學慈仁之性。使能自當助也。

百家類纂註。戰交物而動也。猶莊子曰。與接爲搆。日以心鬬也。守。猶莊子曰純氣之守也。人能以慈爲主。則外可勝物。內可自守。故曰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救。佑助也。衛自衛其身也。能以慈衛。天所佑也。

洪陽解老氏之學。最惡強大。和柔簡約謙退乃爲大於細的道理。天下都說我的道理甚大。有類不肖。惟其大。所以似不肖。若肖久矣。其能細微矣。我

有三語。珍重而保守之。一曰慈柔。二曰儉約。三曰退後。然慈實能勇。儉實能廣。退後而能成其器長。是爲可貴耳。若捨慈而務勇。捨儉而務廣。捨後而爭先。此趨死之術也。蓋慈之爲道。以戰則勝。有不忍殺之心。以守則固。有不肯捨之意。天將救助其國。但默啓其君。以慈柔自衛。可無敗矣。儉約謙退亦然。

蛟門解夫道曠然無形。頹然無名。充周萬物。而與物無相似者。所以爲大也。若與物相似。亦一物耳。

何以稱大哉。道以不似物爲大。故其爲德亦閒然以鈍爲利。以退爲進。而與世不相似。世俗貴勇敢。尚廣大。誇進銳。而吾之所寶。曰慈柔曰儉約曰靜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世以勇決爲賢。慈柔爲不及事。而不知勇決易挫。慈柔不可勝。其終至於勇也。世以廣大爲觀。儉約爲陋。而不知廣大易窮。儉約易足。其終至於廣也。世以進銳爲能。不敢先爲恥。而不知進銳多辱。不敢先者。樂推於世。其終爲器長也。使我捨慈而從人之勇。捨儉而

從人之廣捨後而從人之先以靳肖於世吾死久矣烏可謂之道哉夫慈兵之入於敵境也不踐禾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屋廬人知有所庇矣誰不倒戈以迎者其自爲守若子弟之捍父兄也又誰能困之者不俟陳兵於原野而勝負之數已斷矣蓋天道好生意嘗在救民也天方救民而吾之慈與天合則必命之爲天吏以行其保衛之仁慈者天命之所歸也戰必勝守必固宜矣不謂之寶而何

三子口義解大似不肖當時有此語也故老子舉以爲喻亦前章不穀孤寡之意天下皆謂者言天下皆有此嘗語也夫惟大故似不肖至大者必以至小之心處之肖象也慊然似無所肖象自小之意也若自以爲有所肖象則爲細人矣非大人之量也此二句乃老子以當時俗語如此發明也一本於謂我下添道字其細下添也夫字皆誤也三寶其道可寶而用之也我有者人人有貴於己也惟慈故能勇惟儉故能廣惟能不敢先故爲天下

之長、左傳曰晉公子廣而儉、正用此語、儉、收斂也、廣開器也、亦小而後能大之意、器形也、成器即成形也、凡在地之成形者、我皆爲之長、故曰成器長、今人捨慈而用其勇、捨儉而用其廣、捨後而用其先、此非保身之道也、故曰死矣、戰交物而動也、猶莊子曰與接爲構、日以心鬬也、守、猶莊子曰純氣之守也、人能以慈爲主、則外可勝物、內可自守、故曰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救、佑助也、衛自衛其身也、能以慈衛、天所佑也、此語隱然有讖責今人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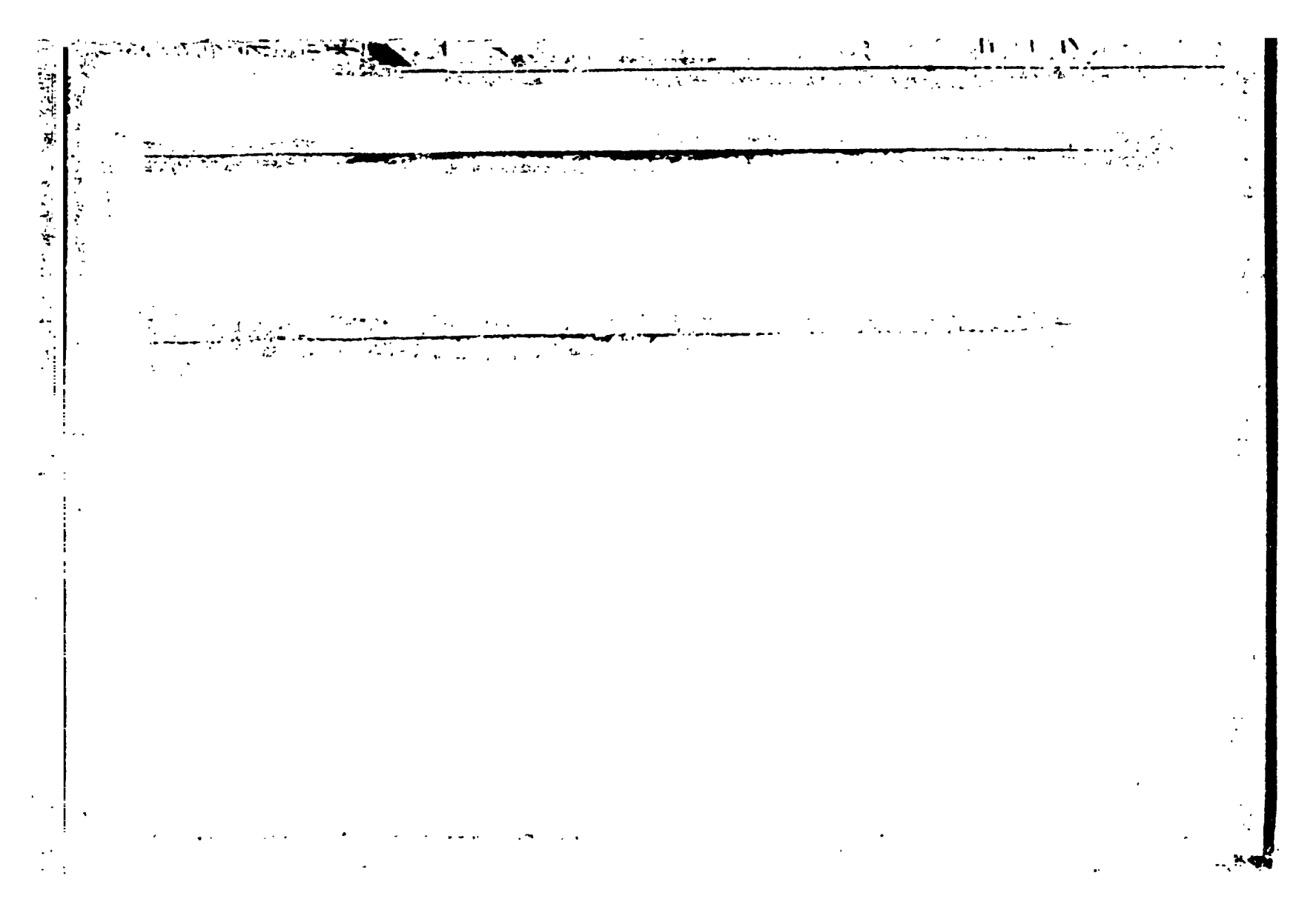
之意能者天誘其衷則不能者天奪之鑒矣前言三寶此舉其一能慈則二者在其中矣

復所解天下見我之道大而謂其不肖不知惟其大故似不肖蓋肖者有所似道爲物祖體道者物當似我我豈似物乎有似則彼必大而我小矣我之所珍重而保守之者有三慈一也儉一也不敢先一也此三者世之所謂不肖者也夫慈爲柔弱矣而能勝剛是能勇也儉爲不費矣而用不可既是能廣也不敢爲天下先爲後人矣而用之爲官

長、皆從我者也、是能器長也、今捨慈而務勇、捨儉而務廣、捨後而務先、此趨死之術、非保其之道也、戰、物交而動、所謂與接爲搆、日以心鬬也、奇純氣之守也、人能以慈爲主、外可勝物、內可自守、以慈爲衛、天必祐之矣、救、佑也、佐也、捨其慈則死、保其慈則生、慈乃所以衛吾生、三寶之所自始也、一慈立而三寶畢舉矣、

黎　釋氏亦有三寶之說、如法寶壇經、歸依自性三寶、佛法僧是也、其言未免空而無着、老氏

三寶則慈儉退皆與六經孔孟之言相合慈故能勇即是仁者必有勇儉故能廣即是與奢寧儉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即是無伐善施勞孔老學術初不相背即此可見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註言貴道德。不好武力。善以道戰者。禁邪於胸心。絕禍於未萌。無所誅怒也。不與者不與敵爭而敵自服也。善用人自輔佐者。嘗爲人執謙下也。古之極。是乃古之極要道也。

洪陽解武勇忿怒爭鬪。夫豈用兵善道。只是處下

不爭。以弱制強。是致人而不致於人之術也。豈但用兵。參元化。合太古。無踰斯理也。

蛟門解、呂知嘗曰、不尚文而尚武、其失爲暴、不尚武而尚文、其過爲弱、未若文武兼備、剛柔相濟、亨賓擇士、禮法具修、故善爲士者、體之以慈仁、用之以德義、誅暴亂、振困苦、而不以威武陵孤弱、故曰不武、善戰者雖有甲兵不得已而用之、苟在應敵、非樂殺人也、猶以悲哀泣之、喪禮處之故、曰不怒、善勝敵者、在德不在爭、不以利動、因勢而取、天道

不爭、故能善勝萬物、水性柔弱、故能馳騁堅強、故曰不爭、善用人者、以謙不以力、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學之而後臣師之而後用用將帥之臣則比之爪牙跪而受鉞拜而推轂先盡其禮而後用其力也故曰爲之下聖人全此四善以德懷遠物竭其能人盡其用與天合德是古道之極致也

三子口義解士士師之官也武猶曰健吏也作士明刑豈以健吏戢而怒忿兵也不與不與物爲對

用人爲之下、即前章以下取國之意、四者之善、皆不爭之喻也、不爭之德可以配天、可以屈群力、用天下、自古以來、無加於此、故曰古之極、

叅　言戰法甚精、纔是聖人神武不殺。總歸於能用人。而不自用。故推爲古之要道、

玄用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註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託已設其義也主先也不敢先舉兵客者和而不倡用兵當承天而後動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爲進閉門守城爲退彼遂不止爲天下賊雖行誅之不行執也雖欲大怒無臂可攘也雖欲仍引之心若無敵可仍也雖

欲生持之若無兵亦可恃用也何者傷被之民罹罪於天遭不道之君愍忍喪之痛也幾近也寶身也敖輕敵者近喪身也哀者慈仁士卒不逮於死百家類纂註吳子曰為主擇兵端以伐人為容不得已而應敵不敢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行上加字下有杭無行無行列也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此老子贊美古語之辭謂用兵者果能如是則雖用兵猶不用也哀即慈也蘇子由曰聖人以慈為寶輕敵則好戰好戰則樂殺人所以幾喪吾

寶也故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閔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已

三子曰義解用兵有喜者亦舉當時之語以爲喻也用兵者不敢爲主而爲客重於進而易於退以不行爲行以不攘爲攘以無求敵而引敵以無執而爲執此皆兵家示怯示弱以誤敵之計仍引也引敵致師也如此用兵方有能勝之道若輕敵而自矜自眩則必至於喪敗不爭而勝寶也輕敵以

求勝則喪其寶矣故兩敵之國抗兵以相加能自哀者嘗勝哀者戚然不以用兵爲喜也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則非哀者矣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書中借喻處其例甚明

蛟門解兵以先舉爲主後應爲客聖人之兵沉幾密用雖有敵至坐觀其變而應之大抵有意於爭爭之未必勝無意於爭爭之未必負機謀進止其有待焉儼然如客而不敢爲主以先唱歛然退尺而不敢進寸以啟敵古兵家之言至言也是

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雖用而猶之無用雖怒而猶之無怒雖爭而猶之無爭雖動干戈而猶之無動干戈未嘗有殺人之心而無失吾寶者也仍就也夫德則無敵於天下不德則天下皆吾敵烏可輕哉好兵樂戰則吾心與物相刃相劘草芥元元生意先盡慈寶於是乎幾喪矣喪吾寶即戰勝何獲焉故兩兵相加有哀憐勿喜之心者先勝蓋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哀者得天故也

復所解兵家嘗有是說肇兵端以伐人曰主不得

之而應敵曰客主嘗道嘗勢客嘗順嘗逸所以客
客毋主進則其氣銳嘗躁嘗騎寸者難進之意退
則其氣歇嘗靜嘗單尺者易退之意以順待逆以
逸待勞以單待騎以靜待躁皆非敵也如仍執亂
虜之仍戰必整其行列攘臂以執兵前進以仍敵
不行雖有行如無行不攘雖有臂如無臂不執雖
有兵如無兵不仍雖有敵如無敵其過敵慎重如
此所以嘗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聖人以慈爲寶輕
敵則好戰好戰則樂殺人喪其所以爲慈矣輕敵

則不知主客之分不審進退之勢所以喪寶出兵以喪禮行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臨事而懼所謂哀也當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　土地人民政事有國之寶輕敵則喪吾身有至寶持而寶之則得輕而用之則喪猶是也

叅　註解行無行滕棚不明洪陽曰不行爲行無臂爲攘無敵爲敵無執爲執亦近圖圖惟幼清如無行列解之文義始顯老子談兵每極簡

重不敢爲主而爲客、即兵應者勝、因敵加諸已、不得已而後動也、輕敵致禍、老子猶以爲戒、況於他人乎。

知難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註老子言吾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我所言有宗祖根本事有君臣天下世人不知者

夫惟聖人也是我德之暗不見於外窮極微妙故無知也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匿寶於懷不以示人也

類纂註言有宗事有君謂道德也以此接天下之變以此明得失然否之論以此著禍福成敗之應則道德者乃其言之宗事之君也王輔嗣曰知我益希我亦無匹

蚊門解聖人之言最易最簡勿知易行而天下莫之知莫之行也何也言非吹也必有所以言事非跡也必有所以事言有宗事有君不知其君與宗者謂何而汎汎乎求之如捕風係景耳何能知言何恠乎其無知也莊子曰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

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嘗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皆取先已獨取後、人皆取實已獨取虛、人皆求福已獨曲全、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嘗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古之博大眞人哉、此足以觀老子之宗矣、

秦　道德本易知易行之事、故爲言行宗君而人每不見信、是以老子有知希之嘆、然殊不爲

介意也懷玉而被褐光韜於內庸何傷

知病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

註知道言不知是乃德之上不知道言知是乃德之病夫惟能病若衆有強知之病是以不自病也補妄知者性之病也知妄知爲病而病之斯無妄知之病聖人無此強知之病者亦其嘗若衆人有此病以此非人也故不自病夫聖人懷通達之知托於不知者欲使天下質樸忠正各守純性小人

不知道意而妄行強知之爭以自顯著所傷精神

減壽消年也

類纂註知而無知者性之本也物至知知者性之動也眩於物交之知而不察眞知之爲無知世之通蔽也故知道者能復反於不知斯爲上矣上篇所謂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即此意也不知道者方且執妄知以爲知妄知在心斯爲病矣妄知者性之病也知妄知爲病而病之斯無妄知之病矣知不知者正聖人之事也聖人無妄知之病由其以

妄知之病爲病、故妄知之病去矣、
陶解、有知不知、則不知知矣、夫知知之、未嘗知矣、
而知此未嘗有知者卽知也、聖人不免也、故深病
而力汰之、至於兩忘而病始去、以聖人能病病也、
若小人且認病爲藥、而守堅之、故病日沈錮、不可
療耳、
洪陽解、無所不知而不自以爲知、乃眞知也、一徹
萬融、不生分別上也、實無所知而顧自以爲知、乃
妄知也、眞明蒙蔽、識神展轉病也、若知妄知爲病

而病其病則妄疾齒矣聖人所以無病者以其能病多知之妄是以不病也譬目本明也世人妄療益皆聖人本無目病但養目力治以不治故終無目疾耳諺曰眼不點不盲耳不掏不聾豈惟耳目心亦有之

蛟門解王文定曰上章嘆人莫我知又恐人強矛知以爲知則弊愈甚故示之曰知之而自以爲不知養之以晦者此真知也上也不知而強以爲知居之不疑者此妄見也病也人能知病之爲病而

求愈之庶幾有可知之理而妄見之病除矣雖所謂聖人者未必皆生知也亦或有妄見之病矣以其不安於病而病之所以病去而卒造乎眞知之地耳言此以接引世人亦猶孔子之告子路也然孔子謂知之爲知之而老子乃以知不知爲上何耶蓋知有涯而道無涯道固非知之所能盡也故曰雖聖人有所不知焉知而自以爲不知非眞知者不能也故老子上之若孔子爲子路發耳抑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豈非所謂知不知上者

哉

參聖人無妄知之病故能保其真明終身不墮自用痼疾此即孔子誨由是知一段直捷工夫

愛已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註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愛精神承天順地也無狹謂心居神當寬泰不當急狹也無厭謂人所以生者爲有精神託空虛喜清淨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僻滿腹爲伐木厭神夫惟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濯垢恬泊無欲

則精神居之不厭也是以聖人自知已之得失不自顯見德美於外藏之於內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不自貴高榮名於世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

類纂註生本有定分衆人不知命故厭之惟聖人自知其生順受天命不自衒鬻而有慕外之念居本有餘裕衆人不安土故狹之惟聖人自愛其居不擇地而安之不自尊大而有出位之思去彼取此謂去衆人之狹厭而取此止足之道也

三子曰義摘不畏刑者當遵刑章首之言借喻也
蛟門解威可畏者大威則人禍天刑之慘者也狹
小也厭棄也居所以安身者生所以養身者民心
好變而樂難或忿爭健鬬以嗜殺或驕奢淫佚以
縱情始莫不謂之無傷而禍卒長始莫不謂之無
害而禍卒大至於亂人之國亡人之天下天網折
地維缺如秦漢晉宋之際皆始於不畏一念耳故
曰大威至矣又戒之曰人之居取其裁容足矣毋
狹其見在之居而別求廣大以自後也人之生取

其載給足矣毋狹其見在之生而別求豐盛以自益也如是則達生委命知足嘗足既不厭其所生自見無生之可厭滿目前無非適意樂生之物矣是以聖人知分命之不齊達道德之嘗足和光同塵未嘗操上人之心而自見以求異於衆也內懷知希之玉外持不爭之寶深根寧極未嘗懷出位之思而自貴以求顯於衆也真樂無所待於外外物無所動其中故去彼厭狹之私而取此不厭之道歟以之治已則百福鬥來以之蒞世則萬世永

賴矣

狹其所居是心胸室於喜怒無廣大氣象厭其所生是精神困於嗜欲無受享天機聖人不自見不自貴胸次何等廓大何等安閑

任爲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漏

註勇敢有爲即殺身也勇於不敢有爲則活其身此兩者謂敢與不敢也活身爲利殺身爲害天之所惡惡有爲也誰能知天意之故而不犯聖人之明德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德而欲行之乎天

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天不言萬物自動應以時天不召萬物皆負陰而向陽禪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事修善行惡各蒙其報也天所網羅恢恢甚大雖踈遠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陶解天之道不爭而善勝故敢者天所惡也然心易高氣易浮勇於不敢雖聖人猶難之故多舍利而趨害去活而即殺豈非天刑難解天網真漏乎禪然善謀類纂作坦然善謀

陳明卿曰天之所惡其網更密。

蛟門解夫見義爲之謂勇自勝之謂強至人之所謂勇勇於慈勇於仁耳勇於敢則不慈不仁殺機既動安能庇其身勇於不敢則慈仁得天安得不活其身此物理之大常也然天下事亦有出於常理之外或以敢而反生者或以不敢而反死者世人疑之遂謂天道無知而豈知天故未易測也人之所以失歡於天而天之所以惡人者未可以一端舉雖聖人猶難言之矣非難言難爲人一一言也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惠天道之

難知也雖然天豈終難知哉不與物爭於一時而勝之以久不諄諄與人言而應之如響不待禱求請召而歆然來格繟然舒緩不迫而其經營謀度之處非人思慮之所能及王法雖密猶有幸而逃誅者天網踈濶恢恢大矣豈但漏於吞舟之魚然要於終而必勝之吉凶禍福之報各稱其業毫釐無爽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覩其大全則曰天道無知耳天豈不可知哉

叅　首二句說得利害斬然然未免近怯懦矣

喜末有善勝善應自來善謀四語皆秉天道以出者行兵固有勝算在我而不在於區區勇敢剋敵之間者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註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慾傷神貪財殺身民不知畏之也人君不寬刑罰教民去情慾奈何設刑罰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者當除已之所賤尅教民去利欲也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爲奇巧乃應王法執下殺之誰

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司殺者、天居高聽下、司察人過、天網恢恢、踈而不失也、天道至明、司殺者嘗猶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斗杓運移、以節度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勞而無功也、人君行刑罰、猶拙人代大匠斲、則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代天殺者、失紀綱、不得其紀綱、還受其殃也、

類纂註、上言殺人之無益、此言殺人之有禍、吳幼清曰、司殺者天也、惟天爲能殺人、惟大匠爲能斲

木人欲代天殺人猶代匠斲木也代斲者手必多傷代殺者身必多害也

洪陽解民嘗畏死爲句肆情狥恣揀死不顧須念生死事大嘗自省惕或遇情慾橫發即宜斬斷愛根自然邪慾不生群魔屏息矣但慾火勝熾遏抑甚難非慧劍迅利果決剛明鮮不因阻滯而生患者此須大匠手方能之若是心地未淨志力不堅勉強爲之是猶代大匠斲未有不傷手者矣故曰夜來鐵漢自思量長生不死由人做正此意也

蛟門解任刑者、欲以死懼民而已、曾不知民心之不畏死也以其所不畏懼之、其事甚不德、而其術亦踈矣、若使民嘗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民孰敢爲奇以取戮哉、今執戮不已、而爲惡者如故、民之不畏死明矣、葢萬物生於天而殺於天。惟天司生。亦惟天司殺。人與人等耳。無殺人之權也。人而殺人、是代司殺者殺。譬以拙工而代大匠斲。鮮不傷其手矣。烏能不殺其身哉。

三子口義解、此章言人之分別善惡、自爲好惡至

於泰甚者皆非知道也故以世之用刑者喻之言用刑者不過以死懼其民而民何嘗畏死使民果有畏死之心則爲奇衰者吾執而刑之則自此人皆不敢爲矣故曰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今奇衰者未嘗不殺而民之犯者日衆則民何嘗畏死哉司殺者造物也天地之間爲善爲惡嘗有造物者司生殺之權其可殺者造物自殺之故曰嘗有司殺者殺爲國而切切於用刑是代造物者司殺也以我之拙工而代大匠斲削則鮮有不傷其手者此

借喻之中、又借喻也、此章亦因當時嗜殺、故有此言、其意亦豈盡廢刑哉、天討有罪、只無容心可矣

叅　生殺之權、全操於天、故曰天討有罪、非人君所得而擅用也、苟一人誣誅、不符於天討、便是代匠斲木矣、秦時用法刻礉、刑及師傅、渭水流赤、所以殃及子孫、二世而亡、嗜殺人之報、爲何如哉、洪陽解、別是一意、姑備録之、

貪損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註人民所以饑深者以其君上稅食下甚多民皆化上爲叛道違德故饑民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爲也是以其民化上有爲情僞難治人民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厚貪利以自危以求生太厚之故輕入死地也夫惟獨無以生爲

務者爵祿不干于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貪生也

類纂註生生之厚者役志多則勞生而害和平用物弘則營利而忘禍敗此其所以輕死也無以生爲者所謂外其身而身存其賢於貴生者遠矣

洪陽曰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廢凡貪生益生之事皆伐性戕命之爲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警之忘形順則長養太和緜亳不掛性立命固不待資蓄無事調服而長生之道在我矣

蚊門解上食稅多則損不足以奉有餘故民饑上有爲以御下下亦有爲以應上文繁而姦不勝故難治生生厚者或輕以其身試於爭并或輕以其命試於服食去死轉近惟忘生者賢於貴生莊子曰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三子口義解食稅之多言取於民者太過也上之有爲言爲治者過用智術也上貪利則民愈饑上

好智則民愈難治此兩句亦借喻也凡人過於自愛反以喪其身飲食太多亦能生病此其一也過於自愛自養欲以謀生故曰求生之厚輕用其身以自取死故曰輕死忘其身而後身存故曰無以生爲者賢於貴生賢猶勝也

復所解取之太多則民不勝其求而饑因之上好智則巧僞滋多所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也神太用則竭太勞則廢凡貪生益生之事皆伐性伐命之爲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所謂

忘其身而後存也。賢、勝也、貴生、即益生、求生之厚者

叅　養生如養花木然。有不用灌溉而自活者。順其性也。無以生爲一語。是攝生妙訣。求生之厚。只如栽花者多用糞水。與花性不宜。返致枯稿。如宋人之揠苗也。讀此覺一切修煉之可廢。如鉛龍永虎。姹女嬰兒。丁公黃婆與黃芽白雪等名。皆妄也。食稅之多、即所謂賦重民貧。有爲難治、即所謂一法立。一弊生也。

戒強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註人厚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也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也柔脆和氣存也枯槁和氣去也強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衆弱爲一強故不勝木強大枝弱共生其上也補註共音拱通共柱也荀子曰強自取柱木強者則支柱嘗爲衆木所壓

兵強者敗亡。嘗爲弱小之所乘。嚴君平曰、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爲王。強木不得處上。柱、音主、

陳明卿解、末二句、興物造工、大木處下、小物處上、天道抑強扶弱、自然之效、

洪陽曰、剛強必氣銳。銳則必耗折而無餘蓄。柔弱必氣歛。歛則必收縮而有餘藏。自古修身處世。統人群。與大業。幾見剛狠之人。能善終者乎。故柔非懦怯之謂也。乃強而能忍。與物無競。而謙卑遜順

原闕

戒強章

之謂也

三千口義解柔弱堅強皆借喻也老子之學主於尚柔故以人與草木之生死爲喻徒類也是以而下又以兵與木兩喻之兵之恃強者必不勝木之初生者皆柔久而堅強至於拱把則將枯矣故知道者以柔弱爲上堅強爲下

蚊門解人物之生也天地冲和之氣在焉故柔弱柔脆可以屈伸其死也冲和去之而爲堅強爲枯

強也、誰能居有餘之位自損爵祿以奉天下不足者乎、惟有道之君能行也、聖人爲德施不恃其報也、功成事就、不處其位也、不欲使人知已之賢匿功不居榮、畏天損有餘也、

類纂註聖人爲而不恃若無能者功成而不居若無功者正不欲自見其賢也此非聖人以私意而過爲謙天道當如是爾、

洪陽解天道至平宛如弓弦高則抑低則舉有餘則損不足則補可見天之道常損有餘以補不足

人道反是嘗損其不足以奉有餘竭而後已惟有道者能以有餘而奉天下是以爲而不恃不自逞也功成不居不自足也不欲見已之賢能不弄巧也柰何損不足以奉有餘世人日遠於道而不自悟乎

蛟門解弓人調適弓幹使之和平則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天道平等和之以陰陽均之以四時揚善遏惡虧盈益謙故惸獨孤賤者恃之有生而恣睢暴戾者不得其死故曰天之道猶張弓也人

之道則不然裒聚窮賤之財以媚尊顯者之心下則箠楚流血取之盡錙銖上則多藏而不盡用或用之如泥沙損不足以奉有餘與天道異矣誰能與天合道損有餘以奉不足惟有道哉故聖人嘗出其身以任天下之勞而亦不自恃其勞以要天下之我尊也勞而有功亦不自名以要天下之我德也予人多而不求其報利物弘而不責其償蓋天生賢才以供一世之用非欲使之自有餘而已聖人以其有餘奉天下承天意也見賢則私其賢

於已傲然若以爲非所當爲而爲之有自功之心譬之私主人之錢以爲恩假虎之威以爲權可耻甚矣豈聖人之所爲哉薛君采曰古之人其才過人者則思以其才濟物而未嘗挾以自大也故役其賢智以養人後之賢智者則自計其有以躬享佚樂爲適然而役愚不肖以養已

三子口義解天之道惡盈而好謙猶弓之張者不久則必弛也高者必至於自抑有餘者必至於自損而自下者必舉自屈者必伸自損者必益是天

之於物每每然也而人之爲道何爲而不然乃欲損人而益已欲以天下之不足而爲一已之有餘失天意矣唯有道之人乃能損我之有餘以奉天下故曰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易言損益亦是此意此亦借以喻道也聖人所以雖有爲於天下而不以自恃雖功成而不居其功雖有至賢之行而不欲以此自見此爲道曰損必至於損之而又損也

象天道如彼人道如此只在損益不同耳惡

盈好謙何可以不法天道

任信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註圓中則圓方中則方擁之則止決之則行水能懷山襄陵磨鐵消銅莫能勝水而成功也舌柔齒剛齒先脣亡知柔弱者長久剛強者折傷莫不知也耻謙卑好強梁莫能行也君能受國垢濁者若

江海不逆細流則能長保其社稷爲一國君主也
君能引過自與民受不祥之殃則可以王有天下
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爲反言
類纂註傳曰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如勾踐入宦於
吳而越卒以霸呂后不報嫚辱之書而匈奴和親
即其效也正言若反者世俗之人但謂受辱者爲
庸人今聖人之言乃如此聖人之正言非真若反
也由世俗之情觀之則若反耳
洪陽曰水德喻柔弱極切舉知之而不能行者只

是氣量小擔荷不來有觸便發有蓄便露總爲捺他不下容受不起淺隘小器耳故惟柔能大惟大能柔保社稷君天下道不外此益至尊至貴反在能至卑至賤也

蚊門解今夫水指之則勝踏之則勝以至於藏垢納汙處衆人之所惡柔弱無加矣然而漂大堤潰大山發大石怒濤驚波所至無強土使高陵爲池深谷爲丘者皆是物也其細則鍛金碾玉皆以水資是攻堅強者莫勝乎水無以易之矣故人無以

柔弱爲垢剛強爲榮無以柔弱爲不祥剛強爲一篇
天地藏疾山川納汙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正言若
反世人覩其迹不覩其眞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
蓋已自倒置已自蒙蔽耳胡不於水觀之也
泰通篇只一柔弱意引水爲喻即前所謂爲
天下谿也受國之垢受國之不祥夏臺羑里湯
文之典實肇於此

任契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任刑者失人情必有怨及於良人也一人吁嗟則失天心安可以爲善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文書法律刻契合以爲信也但刻契之信不責人以他事也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無德之君背其契言司人所失天道無有親疎惟與善人則與司契者也

類纂註蘇子由曰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左契所以與右契所以取史記曰事成操右券以責蓋左契待合而與之右契所以責取也責謂責取言聖人惟施與於人而不責取其報已有德於人而忘之則人有怨於已而忘之從可知矣徹謂徹法以公田與民而什一取之視執左契者異矣有德司契但與人而不取於人無德司徹雖與

人而必取於人也

洪陽曰、恩怨未忘安得爲善聖人只守在我之誠信以孚契於人而不責之於人也故有德之人惟以誠孚無德之人便有分別一生分別便有不善而人不親矣不特以人心爲然皇天無親惟善是與

陳明卿曰善惡太明終非盛德

蛟門解王文定曰人胥爲有怨哉物我相形而責望不已怨之所生也大怨既成然後從而解之此

其中惡能無介蓋人我之相勢固未能遽忘耳是烏可謂善哉春秋輸平尋盟之事率如此契券也嘗札而中分之執左者以待合執右者以來合右嘗有求於左而左無求於右右者嘗動而左者嘗靜也聖人盡其在已而不校乎人其象如此則與世恢疎恩怨兩忘而化於道矣斯乃可爲善也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中庸曰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皆與此合徹明也恩讐分明之謂也自人言之司契疑不若司徹之爲得也然天

雖無私當與善人司契者不責於人而嘗爲天之所與矣聖人非教人取報於天也理如是耳復所解人有怨於我而我必欲與之和雖無報怨之心而猶知有怨是執而未化餘怨尚存豈爲善道契者刻木爲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以表信此契在我物必可索聖人執此而不責報於人盛德之至也有德者主此契而無求索之心無心而忘者無德者以較計爲心必求明徹而後已有心未忘者

三子口義解恩怨兩忘方知至道人有大怨於我而必欲與之和雖無執怨之心猶知怨之爲怨則此心亦未化矣雖曰能與之和此心未化則餘怨尚在安得謂之善道此誠理到之言亦借喻也左契者如今人合同文字也一人得左一人得右故曰左契此契在我則其物必可索聖人雖執此契而不以索於人忘而化也此亦借喻之語有德者則司主此契而無求索之心無德者則以明白爲主徹明也猶今人言必與之討分曉也有德司契

者善人也天雖無私親而此等有德之人天必佑之故曰嘗與善人

叅　難消者怨雖和猶未免芥蒂不能如氷解凍釋也聖人司契而不責報於人嘗人司徹而必取償於人無心渾同者自然無怨有心分別者則恩怨相兼也

獨立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轝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註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爲小儉約不奢泰民雖衆猶若寡少不敢勞之也使民各有部曲什伯貴賤不相犯也器謂農人之器而不用不徵召奪人良時也一本無人字君能與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

則民重死而貪生也。政令不煩，則安其業，不遠遷，徙離其嘗處，清淨無爲，不作煩華，不好出王遊衍也。甲兵不陳，無怨惡於天下也。使民復結繩去文反質，近無欺也。甘其蔬食，不漁食百姓也。美其惡衣，不貴五色也。安其茅茨，不好文飾之屋也。樂其質樸之俗，不轉移也。不相往來，共無情欲也。

類纂註：相望，相聞，言其至近，不相往來，無求故也。

蘇子由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敝，將以無爲救之。故於其書之終，願得小國以試之，而不可得爾。

陳明卿曰老死不相往來可謂情至之極

洪陽曰才高意廣則好大喜功適意一丘而萬物莫能奸其志忘形一榻而衆術無以易其業此眞得也彼經營不足伎倆日增辯博矜誇精神馳騖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

蛟門解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敝思以無爲捄之故願得小國而試焉什伯人之器言人之器甚少而猶不用無事也樂其生故重死安其居故不遠徙奔走之道絕故舟車無所乘爭奪之機息故甲

兵無所陳民淳事簡故結繩可復雖疏惡陋陋而自以爲至是故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雖相望鷄犬雖相聞而民無營無謀至老且死不相往來與閒萬山阻重谿風馬牛不相及者無異也蓋機事盡忘於胸中情知不出於域外安恬愉靜淳樸簡質自飲食起居耕田鑿井養生送死之外無一事於願不豐於求甚給豈知世有所謂榮華聲色達官貴人之可羨欲哉而況於爭奪攻取戰伐之勞乎自非至人御世冥心大道以

皇王之治治之易能及此今衰世末俗雖不能盡以此治治之安可無此意也

三子口義解小國寡民猶孟子言得百里之地皆可以朝諸侯一天下之意老子蓋曰有道之人若得至小之國不多之民并而居之使有什伯如今人之保伍也人人皆有可用之器而不求自用是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安於自退也重死而不遠徙小人皆畏罪不爲惡而各安其居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不致遠以求利也雖有甲兵而不陳列

不恃力以求勝也舍書契而用結繩復於素樸也
茹食美衣安居而樂俗隣國雖近鷄狗之聲相聞
而老死不相往來各自足而不相求也此老子因
戰國紛爭而思上古淳樸之俗欲復見之也觀其
所言亦有自用之意

叅　此真極治世界嗚虖安得生如許世界省
人多少酬酢禮尚往來一語真覺多事矣

顯質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已爲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註信者如其實不美者樸自質也滋美之言者孳孳華詞不信者飾僞多空虛也善者以道修身不務文也辯者謂巧言也不善者舌致患也山有玉掘其山水有珠濁其淵辯口多言亡其身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之元也博者多見聞不知者

失要眞也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也既以爲人施設德化已愈有德既以財帛布施與人而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也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傷害也聖人法天所施爲化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類纂註信者不美言之實者不假虛飾也善者不辯善其事者不事口辯也知者不博知其要者不務多識也抑此三者推其極致非天與聖人莫能盡即其切近則人皆可以與能也此固老子爲書

之大旨是以二篇之中蓋屢申之至於卒章而復以是終焉嗚虖深哉

洪陽曰美善博皆求多於已而求勝於人也聖人以此爲人以此與人而無損於已爲人與人皆利益之事天道但利人而無害聖人雖有爲而不爭今有人焉內冲虛而不盈外卑下而不爭雖曰未學遠道不遠矣

蛟門解呂知當曰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淡而能久美好之言華而悅人其猶醴也酌而易

絕故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於心者貴乎能行而不求辯守素樸也辯於口者貴其能言而滯於是非未必是也故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道者明於理而達於根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矣何必博乎博者通於物務於事文滅質博溺心求彼是而已矣所謂多則惑也故曰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聖人演道德以爲人人受其益而德愈彰如鑑之照而

不疲分浮贏以與貧貧受其賜而財愈有若井之汲而不竭故曰聖人不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道好生而惡殺春夏生之育之秋冬成之熟之成人之善而不成人之惡與人以利而不與人以害故曰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法天以爲用善利萬物而無形人已兩忘彼我無迹夫何爭哉故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王文定曰自邃古迄於三代之末其間若聖與賢甚衆也其所建設興衰治亂之迹其所圖畫是非取舍之故甚夥

也而老子未嘗以一語及之疑於不博矣先虛無則後名迹上無爲則下有爲厚忠信則薄禮文寶慈儉則盜誇靡崇樸素則賊智慧生冲和則死強梁福止足則禍貪欲好謙下則惡盈滿正言若反者不一而足也疑於辯矣然聖人非不博無所事博也非好辯不得已也學者知其不博乃博而辯實不辯然後知其言爲信言矣篇末丁寧之意其在此也夫

叅　辯博皆老子所最厭也莊子括之曰文滅

質博溺心然二子自處亦何嘗不辯不博所以云救也申之曰聖人不積學問但以自擁而不公諸世如守錢奴尺布斗粟不肯貸人有何受用如此方見聖人之大老子學術之高

道德經深遠集註釋跋

予嘗覽宋史藝文書目見紀註老莊者不啻數十家如徐玄三家老子音義一卷河上公老子道德經注二卷嚴遵老子指歸十三卷王弼老子注二卷又道德畧歸一卷陸修靜老子道德經祕說一卷傅奕道德經音義二卷唐玄宗注老子道德經二卷唐玄宗道德經音疏六卷成玄英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七卷杜光庭道德經廣聖義疏三十卷僧文儼道德經疏義十卷趙至堅道德經疏三卷張惠超道德經志

玄疏三卷陸氏道德經傳四卷扶少明道德經譜二卷谷神子注經諸家道德經疏二卷李若愚道德經注一卷喬諷道德經疏義節解二卷道德經小解一卷陳景元道德注二卷蔣之奇老子解二卷又老子繫辭解二卷老子黃庭內視圖一卷晁公武老子通流二卷唐道士張君相集解老子道德經三十家注六卷葛玄老子經節解二卷無名氏道德經內解二卷尹先生注老子道德經內節解二卷王頤老子道德經注二卷李榮老子道德經注二卷李約老子道

德經注四卷碧雲子老子道德經藏室纂微二卷老子道德經義二卷無名氏老子指例畧一卷集注老子二卷呂知常老子講義十三卷劉驥老子通論語二卷徽宗老子解二卷司馬光老子道德經注二卷蘇轍老子道德經義二卷趙令穆老子道德經解二卷程大昌易老通言十卷則是古人所纂注不獨重六經而遺道家也然史止存書目而不載篇章其發明意義亦無可考吾邑

顧西巖侍御先生博綜經史無弗貫穿然以前人述

備退謝不敢即出以示人而性情所寄獨於老莊有偏嗜亦其平生志趣素有蟬脫名利超然物外之意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近寄予書云將以老子集解公之國門君盍爲我序之予久困山林僻處甕牖而　西巘每念之不置知予亦有斯好不以車笠異觀而不問也曩予爲　西巘在鵞城舊刻古文評訂數十則　西巘輒有多中肯綮之褒至五千言一書古今所共推爲秘笈者其何敢率意未覩全書即爲操觚乎然即　西巘舊刻讀莊一吷參會而論斷之

其必有以發明猶龍奧旨者善哉晉人李克學箴之言曰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爲教一也特受命而僭爲之跋以附不朽云

康熙四年乙巳孟秋

同邑同學教下弟嚴光化客山父拜題并書



